



周文祝唐

傳傑四

續集

程瞻廬著



行印局書眾大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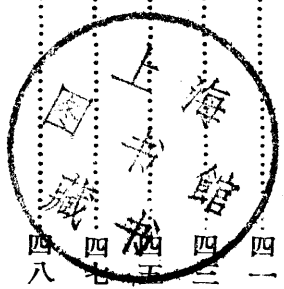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52408

唐祝文周四傑傳續集 第三集回目

第二三回	妃白儂青大娘逢才女	描鸞繡鳳四妹拜針神	三三三
第二四回	門內到奇人九娘愁慮	閨中添雋侶諸美歡迎	四〇一
第二五回	羅秀英持贈碧玉釵	余美顏願作試金石	四一七
第二六回	翠袖邊玉腕齊玉腕	羅裙下金蓮比金蓮	四三五
第二七回	笑盈盈樓上謔嬌音	情切切房中添俊侶	四七三
第二八回	寄家書苔岑逢舊友	出奇案杯酒話人妖	四七一
第二九回	失貞操閨女抱羞慚	存野心奸徒施祕密	四八九
第三〇回	花枝綽約心醉佳人	月色迷離魂驚男子	五〇五
第三一回	求佛佑九空念觀音	試夫心大娘授祕計	五二三
第三二回	評顏色合喚白頭公	認眉痕懷疑紅粉女	五四一



第二十三回 妃白儷青大娘逢才女 描鸞繡鳳四妹拜針神

假使唐解元不上鎮江去遊金焦二山。那麼突然來了一個美貌女郎。登門求見。他便要憶及仲熊的一席話。這個女郎便不容升堂入室。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假使唐解元不上鎮江去遊金焦二山。那麼這個美貌女郎。便不會登門求見。上回書中。描寫船埠一帶的閑人。貪看唐家九美。七張八嘴。議論紛紛。看似閑文。實則也是一個緊要關鍵。若沒有昨天的一番熱鬧。怎會有今夜的美貌女郎進門。原來這個女郎。昨天也在稠人之中。飽覽唐家九美。而且知道唐解元此番出門。須有十天八天的勾留。他便認爲這是一個大好機會。所以便有今天的登門求見。自古道「大風起於蘋末。」無論什麼事。總有一個來由。只是人家不曾覺察罷了。且說入內稟報的便是家僮唐興。他吃了唐家的飯。也有三分像着主人。他旁的本領沒有。他品評美人的眼光。再要精確也沒有。他只須會見一面。便可給一個精當無比的分數。他在最近的幾天以內。曾把二

爺的兩位娘娘。和大爺的九娘娘。各批着一個分數。而且寫在一張梅紅名片的後面。二爺的兩位娘娘。大娘娘羅雪明名下。批了一個八分三釐。二娘娘憐香名下。批了一個七分六釐。惟有大爺的九娘娘秋香名下。却批了一個九分九釐。他批評時不過偶爾遊戲。曾給唐壽看過。唐壽還贊成他的一雙眼睛。確是一副很精當的天平。一天。唐興唐壽偶然口角。唐壽吃了一些虧。懷恨在心。便偷着這一紙分數單。到大娘娘那邊去告密。說唐興大膽妄爲。竟敢批評主母的姿色。見於筆墨。現在取得他的親筆分數單在此。請大娘娘查察懲辦。陸昭容是一位御下很嚴的娘娘。家僮有罪。動不動便要責打家法板。唐興唐壽都曾嘗過這風味。現在唐壽告發。至少也須責打唐興一百下家法板。打的一蹶一拐。這是唐壽意想中事。唐壽呈上這分數單時。大娘娘早已柳眉倒豎。杏眼圓睜。燄燄地無名之火。大有一觸卽發之勢。但見他把上面所載的分數。看了一遍。柳眉不倒豎了。依然是眉含山黛。杏眼不圓睜了。依然是眼如秋水。吩

咐唐壽把唐興喚入。只是很和平的說了他幾句。叫他以後不得再有這般的無禮行爲。饒過他一回。以後不再饒恕。唐興連稱不敢。磕頭退出。退出以後。痛罵着唐壽。你要害我。自有上天保佑。可恨作惡人。只是枉費機謀。唐壽心中奇怪。向來大娘娘對於家僮。一經有罪。從來不肯輕饒。怎麼今天看了這一紙分數單。反而轉怒爲喜。「一粒骰子擲七點。」倒惹那唐興說的嘴響。怎知大娘娘所以轉怒爲喜。爲着這些分數單上所批的幾分幾釐。再要正確也沒有。便是大娘娘批評分數。也不過和唐興一般無二。而且對於九娘娘批一個九分九釐。尤甚合於陸昭容的心理。只爲陸昭容見了秋香以後。當然「我見猶憐。」很佩服唐寅的目光不錯。但是經他嚴格品評以下。覺得自己的八個姊妹。姿色都在九分左右。惟有九妹的姿色。好到了九分九釐。爲什麼不給他一個十分。却要在十分之內。減少一釐。連那品評分數的大娘娘。也說不出所以然之故。現在見了唐興所下的批評。也是一個九分九釐。這便是一英雄所見。大

略相同。」爲這分上。大娘娘的燄燄地無名之火。就此下降了。現在稟報的。又正是那個具有審美正確眼光的唐興。說什麼啓稟列位娘娘。門外來了一個美麗女郎。登門求見。大娘娘聽得美麗兩字。出於唐興的口中。便不詢問這女郎的來歷。却問女郎怎樣的美麗。唐興回答一句。這女郎十分美麗。陸昭容聽了。不勝驚異。忙道。快請這女郎進來相見。唐興答應而出。其實唐興說的十分二字。是一種普通名詞的十分。和分數單上的十分不同。分數單上的十分。是悉心評量而得的結果。所以美如秋香。十分中還欠缺着一釐。至於普通名詞的十分。使用得很寬了。很好便是十分好。很重便是十分重。這個十分。便不是悉心評量的十分了。只因大娘娘誤會了唐興的話。却把普通名詞的十分。當作悉心評量的十分。以爲美如秋香。唐興只評他九分九釐。門外的女郎。竟勝過了九妹秋香。似這般的美人兒。怎肯失之交臂。所以不管這個女郎見得見不得。毫不思索地要請他進來相見。二娘娘羅秀英道。這個女郎有些突如其

來。不如遣人問明了他的來歷。才請他內堂相見。九娘娘秋香也道。大姊還請三思。大爺出門。家無男主。似這般來歷不明的人。還是緩見爲妙。大娘娘笑道。你們太小心了。要是有一個素昧平生的男子。登門請見。無論有來歷。沒來歷。我們只好拒絕不見。現在來的是一個女郎。女人和女人相見。有什麼妨礙。正在討論時。唐興又來稟報。那女郎隨後便來了。九位娘娘注意向外看時。其人沒有進門。已聽得弓鞋瑣碎的聲音。知道女郎便要進門了。九成堂上十八條視線。都集於中門左右近。陡然間眼前一亮。有一個美貌女郎。款款盈盈。從中門外走將進來。陸昭容暗暗道。一聲唐興小廝的眼光。果然不弱。列位看官。要知進來的是怎樣一個美人。編書的却有幾句六言讚禮。

不少不多年紀。不長不短身材。不肥不瘠嬌軀。不纖不穠香腮。不卽不離態度。不新不舊衣衫。不亢不卑神氣。不村不郭丰裁。不似南都粉黛。無非北地裙釵。不見輕狂半點。十分姿色應該。

這是大娘娘陸昭容所下的考語。以爲這女郎足有十分姿色。其實未必有這滿格的分數。一者大娘娘有了先入之言。預存了成見。唐興的眼光是不錯的。所以一見之下。便以爲確有十分姿色。二爲大娘娘習見的美人。都是南方人。於北地胭脂。委實難得相見。中國的美術。都有南派北派之分。每派各有優點。而亦各有缺點。美術是這般。美人也是這般。陸昭容看慣了南派美人。陡然來了一個北方派的燕趙佳人。婀娜之中。帶些剛健之氣。眼光一經變換。便是有八分姿色的。也要當做十分。所以見了這女郎。便不覺心滿意足。認爲這是閨閣中的良友。編書的說時遲。在那裏交代大娘娘的兩種心理。事實上那時快。這女郎已被衆美人迎至九成堂上。讓他上坐。他再三不肯。他說。此來有求於九位娘娘。並不是到府上來做上賓。論理便該侍立。要是九位娘娘憐念我鞋弓襪窄。不耐久立。只須賜一末座。已是意外的光榮。他說到鞋弓襪窄。九位娘娘當然要注視他的裙幅以下。一經注視。九位娘娘都是自愧不如。原來九位

娘娘雖都是纖纖蓮鉤。但是多少總有些假借。只爲江南婦女的纖足。並不是真正的三寸金蓮。弓鞋雖然三寸。但是墊底的東西。總不能完全撤除。俗語叫做裝高底。九成堂上的九位美人。誰都脫不了高底的假借。不過分些厚薄罷了。若說純粹的三寸金蓮。不假高底。自然纖小。惟有這位女郎了。陸昭容性情豪爽。見他既不肯自居於貴賓之列。要是彼此相讓不已。非但苦了他的裙下雙鉤。便是九成堂上的九雙金蓮。也要陪着他受苦。於是吩咐侍婢。移一張座位在下面。那女郎稱謝以後。方才和九位娘娘同時就坐。陸昭容又看出了那女郎的特別優點。只爲他們的九姊妹。雖然雪膚花貌。畢竟乞靈於脂粉。惟有這女郎不施脂粉。却是天然的姿色。面龐兒白裏泛出紅來。丫環送茶。他伸手去接。他的玉腕和丫環的手臂相比。竟顯出白的程度來了。他的玉腕比那上白棉花。丫環的手臂。還比不上次白棉花。昭容問及他的姓名籍貫。他說姓余名美顏。山西大同府人。雖然生長山西。但是隨宦入京。父親余上達。是個小京

官。不幸被寧王所害。口外充軍。自己又被寧王看中了。派人送往江西。以充王宮姬妾。幸而到了南京。寧王謀反發覺。業已失敗。自己便可免受姬妾之辱。但是一身飄泊。無家可歸。想到有一個族叔在蘇州閶門內中市經商。不辭長途跋涉。來到貴地尋訪。誰料時運不濟。族叔因商業折本。挈眷回鄉去了。說到這裏。很有些歎歎感歎的模樣。衆美人聽了。都是憐他的遭遇。陸昭容聽他說是大同人。不禁暗暗點頭。怪不得他的裙下雙鉤。如此纖小。原來大同的纖足。是著名於全國的。俗語說的好。一蘇州頭。揚州脚。一可見蘇州婦女的特長。只在梳頭。不在纏脚。蘇州脚比不上揚州脚。揚州脚比不上大同脚。纏足和地理有關係。大同地方的小脚。才是全中國的真正小脚。每逢六月六日。大同婦女有晾脚會的盛舉。纖足婦女同坐門前。供人欣賞他們的裙下雙鉤。有了這般的提倡。纖足。所以大同婦女的小脚名聲。當然爲中國各省之冠了。陸昭容暗暗點頭。便是欣賞這名不虛傳的大同小脚。羅秀愛忙問余美顏道。余小姐。既然

投親不遇。爲什麼來到這裏。要與我們相見。余美顏道。自憐生不逢辰。遭了種種的挫折。縱有薄技在身。不難自謀生活。但一個弱女子。身在客邊。又沒有可靠的親戚。長此飄零。怕有什麼意外之變。今天冒昧登門。便要請求諸位娘娘。量才錄用。美顏不才。做一個自薦的毛遂。但不知諸位娘娘肯錄用否。陸昭容聽到量才錄用四個字。可見他自命不凡。非但有貌。并且有才。倒要試他一下。看他擅長些什麼。忙道。余小姐。你要我們量才錄用。不知你擅長的那一門。余美顏笑答道。娘娘休笑。難女自誇。凡是女子家應有的技能。難女大概略知一二。這句話出口。九成堂上的衆美人。都吃了一驚。暗想他小小年紀。誇下這般的大口。誇張儘他誇張。是真是假。只須考試他一下。便可辨別魚龍。陸昭容道。你會得吟哦麼。余美顏道。吟風弄月。是閨中的消遣方法。雖不精通。略知一二。陸昭容道。那麼有一個對仗在這裏。請教大才。我的上聯是卽景生情。只爲素昧生平的余女士。今日登門。是出乎我們意料以外。這個上聯。叫做

或入門中。

余美顏道。難女是山西人。多少總帶些山野之氣。我便對一句。

人來山畔。

陸昭容笑道。我的上聯還有一句。只爲或入門中是一個闕字。所以我說。

或入門中。毋踰我闕。

余美顏道。大娘娘添這一句。大有拒絕我入門的意思。但是難女登門。實出於一片至誠之心。難女的下聯。也可添上一句。叫做

人來山畔。欲會羣仙。

衆美人聽了。都欣賞他靈心慧舌。而且羣仙的仙字。又正是人來山畔。可謂巧不可階。但是陸昭容心中。還要難他一難。方才的拆字格。既然難他不倒。換一個複字格去難他。一定可以難倒他了。於是思索片時。便道。余小姐。我還有一個上聯在此。再來請教大才。只爲蘇城通關坊內。有一座金姆橋。橋邊種着幾

株金線柳。我的上聯。叫做

金姆橋邊金線柳。

余美顏道。難女住在北京時。北京附近有一座玉泉山。這是燕京八景之一。玉泉山下。有一個花園子。花木繁盛。難女便得了這下聯。

玉泉山下玉簪花。

昭容點了點頭道。對得很好。但是我的上聯。却有兩句。叫做

金姆橋邊金線柳。金線柳穿金魚口。

昭容以爲添了這一句。便難倒了余美顏。誰知余美顏並不爲難。輕輕的道一句難女對就了。難女的下聯。也有兩句。叫做

玉泉山下玉簪花。玉簪花插玉人頭。

只這兩個對聯。對得陸昭容心悅誠服。便站將起來。又要請他上坐。說道余小姐是一位才女。才女不可屈於下位。快請上坐吧。慌得余美顏連忙避席。堅稱

不敢。他說。大娘娘偷再客氣。難女只好侍立在旁。坐都不敢坐了。昭容見他如此。便不再相強。他待昭容坐定以後。方才輕移蓮步。又走到末座邊坐了下來。九娘娘秋香道。請問余小姐。你會猜謎之戲麼。余美顏道。隱語廋詞。也知一二。只是不大高明吧了。秋香也是卽景生情。見他移動蓮步。又穩又輕。便引用一句弓鞋詩道。「兩瓣秋蓮落地輕。」請打藥名一個。秋香話才出口。余美顏已不假思索地答道。這謎底敢是「薄荷」吧。秋香讚不絕口道。敏捷之至。敏捷之至。二娘娘羅秀英是喜填詞的。前集四傑傳中。他曾填着「蝶戀花」調笑秋香。又香豔。又滑稽。傳誦人口。歎爲驚才絕艷。他想余美顏未必件件都能。般般皆會。不如試他一下子吧。忙道。余小姐你解得填詞麼。余美顏道。詞爲詩餘。難女也知一二。不過閨閣填詞。未免才弱。不慣唱「大江東去」。只慣作「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罷了。羅秀英聽他答覆的話。句句在行。便知道他填詞一定擅長的。但是一時要尋個題目。何從尋起。他舉目四顧。忽見屏風上的

兩幅美人畫。是出於沈石田的手筆。他指着「停琴待月」的一幅道。請你照着這畫意。填一首小令吧。余美顏道。小令有單調。有雙調。請問娘娘。要填單調。還是填雙調。羅秀英暗思。雙調易於貼切。單調難於精工。笑說道。簡捷一些。填個單調也好。余美顏略一沈吟。忙道。難女填的單調小令「深院月」。要請娘娘指政。於是曼聲吟道。

邀夜月。寫愁心。獨坐花陰鳴素琴。一曲求凰彈未得。眼前恨不到知音。

羅秀英非但佩服他的敏才。而且在這「眼前恨不到知音」七個字。知道他別有寄託。要是再不加以青眼。便見得我們不在知音之列了。便笑着說道。余小姐錦心繡口。令人欽佩。但是屏風上還有一幅蕉窗聽雨圖。請大才一并題了吧。余美顏道。再要難女貢拙。不敢違命。換題一個詞牌吧。秀英想換了詞牌。只怕他避難就易。便道。不如仍用前調。以歸一律的好。但是余美顏略一沈吟。又另誦着一首「深院月」道。

眠不穩。夢難成。風透羅幃。淚結冰。試聽芭蕉庭畔雨。一敲一滴到天明。

這一種悲楚之聲。確乎是個遭難女子的口吻。羅秀英聽了。非但佩服。又起了憐憫之心。那時四娘娘謝天香素號針神。繡出的禽鳥花卉。一時無二。他想余美顏擅長文墨。未必擅長針黹。於是也來試他一下道。請問余小姐。你既有錦心繡口之才。但不知可有壓線運針之技。余美顏答道。娘娘問及我可會刺繡。說也慚愧。難女未遭家變時。家中雇着繡娘。悉心教導。雖然沒有描鸞繡鳳之才。但是「刺成枝上將雛鳥。繡出花陰捕蝶貓。」一經運用針線以後。便可栩栩欲活。只這幾句話。便說得謝天香將信將疑。果然照了他這幾句話。他的刺繡本領。竟高出本人之上了。只爲謝天香雖然善繡。也不過在工細兩個字上用功夫。若說栩栩欲活。談何容易。余美顏既這般誇張。謝天香便要看一看他的刺繡成績。這幾天。謝天香正在閨中繡一幅耄耋富貴圖。準備送給一位長親。作爲壽禮。原本是唐寅的粉本。牡丹臺畔。有一頭狸奴。正在那裏捕蝶。貓蝶

諸音耄耄。牡丹便是富貴花。所以叫做耄耄富貴圖。謝天香用着精細工夫。先把牡丹花和蝴蝶繡好了。這幅畫的結晶處便在一頭狸奴上面。尤其是狸奴的眼睛和毛色。倘使眼有精神。毛色靈活。這狸奴便栩栩欲活了。狸奴繡的活潑。那麼牡丹和蝴蝶也都增加了許多精彩。倘使這頭狸奴繡的索索無生氣。那麼蝴蝶既失卻活潑。牡丹也減少精神了。謝天香繡這狸奴。不敢輕於動針。只繡了小部分。所有緊要所在。還遲遲沒有下針。現在聽了余美顏自稱會得「繡出花陰捕蝶貓。」他便想着了這幅未完工的「富貴耄耄圖。」忙遣丫環把堂樓上的繡綉具。一齊搬到九成堂上。要試一試余美顏的刺繡本領。無多時刻。一切繡綉具都已布置整齊。果然會者不難。難者不會。余美顏一經配色穿針。才下幾針。已使謝天香暗暗心服。但見他運針如飛。沒多時候。已把個捕蝶的貓繡成了。誰都見了要喝彩。妙在一雙貓眼睛。注視着雙飛的蝴蝶。背毛聳動。筋骨開張。好像要躍向空中一般。謝天香連連的道着佩服。口稱

要拜余小姐做繡師。在這當兒。秋香拉了拉大娘的衣服。輕輕的說道。大姊。和你到裏面去商量幾句話。陸昭容便推託更衣。攜了秋香的手。到裏面冷紅小築中去談話。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余美顏混入唐府。爲本書之重要節目。惟其重要。故於數回前及二十餘回前。已作伏線。周仲熊南下。兄弟杯酒談心。對於若輩之伎倆。早已略露端倪。此伏線之近者。第一回唐解元題踏莎行。經老祝數言惡謔。亦卽余美顏得以混跡唐府之起因。此伏線之遠者。余美顏之入門。始於第二十三回。余美顏混入唐府之先機。則固始於第一回之踏莎行也。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是以君子慎其始。

唐家九美。當以秋香爲中心人物。余美顏混入唐府。竟將諸美瞞過。是諸美遜於憐香也遠矣。正續四傑傳中。旣以秋香爲主角。衆美不察。猶可說也。秋香不知。不可說也。然使秋香果與憐香同其精明。則余美顏必至被黜。美顏

被黜。則下文安有種種雲譎波詭之事哉。本回結尾。秋香曳昭容之衣。欲與大姊商量數語。於是乎九成堂上之九美。固不盡傀儡美人也。作者迴護秋香。可謂無微不至。

大同人妖案。見於明代檔案。其事本非鑿空。祝枝山野記中亦曾載之。今借此奇案。作爲本書波瀾。妙在有聲有色。使讀者急於展閱下回。

黎錦暉
張簧編

口

琴

的

吹

法

一册定價
大洋五角
(七折)

本書編者黎張兩先生。爲當今音樂大家。所著音樂書籍。無不風行海內。本書爲其最近所輯。共分五大章。一二兩章說明口琴之基本學識。如口琴之歷史構造及音符譜表拍子等等。極爲詳盡。三四兩章指教口琴之吹演法。在一般之吹演法外。加入編者個人演奏口琴經驗所得之種種技藝。俾使學者得在最近期內學成演奏口琴之法。第五章乃爲選曲。有最近風行之新曲四十隻。以便學者按譜演奏。全書內容完善。編製週到。且以淺顯之文字。敷述高深之學理。能使雅俗共賞。不致學者因文字之程度。而有參差。此尤足爲同類書籍中之別出特點。備有口琴者。均宜人手一編。

上海大衆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
各大書局
均有代售

第二十四回 門內到奇人九娘愁慮 閨中添雋侶諸美歡迎

冷紅小築便是九成堂後面的一個小軒。只爲庭院中有兩株楓樹。天氣冷了。楓葉卻紅了。所以銀杏扁額上題着文徵明手書的冷紅小築四字。陸昭容攜着華秋香的手。同到裏面。並着肩坐在一張湘妃榻上。昭容悄問道。妹妹喚我進來。有何商議。秋香道。請問大姊。你對於余美顏。留他不留他。昭容道。這般才色兼全的女子。覓都沒有覓處。他既前來投奔。那有麾諸門外的道理。愚姊的意思。是要留他在這裏。秋香道。留他在這裏。作何名目呢。昭容道。凡是閥閱人家。都有門下清客的。我們留着他。便把他當做女清客看待。要談文學。便談文學。要論針黹。便論針黹。豈不是好。秋香道。大姊的意思。要留他住在那裏呢。昭容道。大爺不在家。便留他住在堂樓上。也沒有什麼妨礙。秋香道。堂樓前後十大間。留他住在那一間呢。昭容笑道。這倒沒有一定。假如九妹歡喜和他談談燈謎。便住在九妹房中。或者二妹愛他填詞。便和二妹同住。再者四妹要他指

授翎毛的繡法。也可在四妹房中。添着一張小牀。我呢。很賞識他的對仗敏捷。一月之中。提出三四天和我聯牀。倒也不妨。秋香聽着。搖着頭兒。表示着異議。昭容道。九妹的意思。怎樣呢。秋香道。我總覺得這無端登門的余美顏。有些突如其來。越是他才學敏捷。越使我心中懷疑。大姊你想。女子之中。具有這般學問的。談何容易。便有了這般學問。早已蜚聲士林。怎會降着身份。到這裏登門相見。昭容笑道。九妹多疑了。難道怕他是男子改扮的麼。不瞞你說。我恰才和他相見以後。見他對答如流。也曾起着一片疑雲。但是不久便消釋了。假意和他推座位。要看他耳上的針孔。又注意到他的裙下雙鉤。畢竟是真是假。我爲着大爺和杭州周二爺常常弄這頑意兒。耳孔還可以忍痛穿一下了。這三寸金蓮是無可勉強的。所以他們扮女子。只可扮一個大腳姑娘。現在這位余小姐。耳孔既是真的。又纏就一雙很飄逸很纖小的金蓮。天下有這般的男子麼。我的疑慮。自然化爲烏有了。彼此都是瑣瑣裙釵。一筆寫不出兩個女字。留他

住在堂樓上。有什麼不妥。說話時。聽得外面九成堂上有錚錚鏗鏘的月琴聲音。似乎是二人合奏的。但是既和且諧。好似一隻纖手所彈。毫無參差高下的不同。昭容點了點頭道。他實在多才多能。他又在和月琴七妹合奏月琴了。七妹的月琴。一時無出其右。所以七妹的閨名便喚做蔣月琴。但是他能和七妹合奏月琴。他的音樂本領又是很好的了。大娘娘聽的得神。便把金蓮的尖兒。一起一落的在地板上按拍。直待彈完了月琴才止。秋香又繼續討論這問題道。大姊的說話。固然不錯。余小姐決非喬粧改扮。一定是女子無疑了。但他有了這般本領。又是宦家之女。便是遭了家難。怕沒有親戚故舊。從中援手。或者請他做一位公館中的童師。無論文學針黹。音樂。他都在行。又很精進。那沒有他的存身之地。爲什麼到我們這素昧平生的人家。來做毛遂自薦。其中只怕另有機謀。雖然去留之權。全仗大姊作主。但小妹的意思。大姊既然賞識他的才情。見他處境艱難。不妨酌量助他些銀錢。好教他早歸故鄉。免得做一個漂

泊異鄉的女子。昭容道。他沒有向我乞憐。怎好給他銀錢。似乎是瞧他不起。況且他到江南。分明避難而來。教他回鄉。防着又有人要不利於他。秋香道。既不便送他回鄉。也當另尋一個地方。把他位置。或者薦往親戚人家去做女教師。或者便在這裏打掃一間房屋。教他安身。小妹以爲素昧平生之人。便請他在堂樓上居住。總算非計。自古道。一知人知面不知心。一他雖是個女子。或者他的背後。另有陰謀暗算的男子。瞧我們大爺不在家中。教他做先鋒。深入我們的內宅。也未可知。這雖是小妹的多疑。不過遇着突如其來的女子。未免要存着幾分戒心。還請大姊三思。這幾句話。卻打動了陸昭容的心。贊成九娘娘的小心謹慎。忙道。九妹。這也在可慮之中。假如我們要留他在府。好在二爺和兩位弟婦都動身了。那邊的屋子正自空着。便把他位置在這裏。待到相熟以後。再請他到堂樓上住。未爲不可。秋香又搖了搖頭道。請他到堂樓上住。小妹以爲不是個法子。大姊正防着大爺宣誓無憑。只怕應了祝枝山預料的話。自古

道。「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請他住在外面。還防着大爺要惹草黏花把他留到堂樓上面。這便如何使得。昭容笑道。那麼九妹便不知我的用心了。我主張要留他。一者憐惜他的才情。二者也要試試大爺的誓約。畢竟真與不真。自從那天老祝讀了大爺的踏莎行。猜度大爺貪心不足。還要得隴望蜀。我被他一說。懷疑至今。大爺曾向我百般解釋。教我休聽老祝的混話。一經立誓。永不更移。我答着說。只怕遇見才貌超羣之女子。又不免要野心勃勃了。太爺咬金嚼鐵般的說道。有才有貌的女子。都到了我唐寅的家中。除此以外。只怕沒有才貌超羣的女子吧。縱使出我所料。真有一個女子。貌比你們一概都美。才比你們一概都好。但是我唐寅尊重誓約。見了也毫不關心。他的說話究竟是真是假。我便可把余小姐做試金石。試他一下。這便是我的另有一層的用意。秋香笑道。大姊要試他的心。這倒是一個好法子。請問大姊。假使大爺立誓是真。便怎麼樣。立誓是假。又怎麼樣。昭容道。大爺見了他。果然毫不關心。那麼大爺的

立誓是真的。我既相信着大爺。一試以後。便不須再試了。我倒要把余小姐薦到親戚人家去做女教師。以便和大爺難得會面。爲什麼呢。大爺既遵守誓約。我便不該長留這有才有貌的余小姐在左右。萬一大爺日久動情。這不是大爺的不好。是我陸昭容遣人引誘的不好了。這便是立誓是真的辦法。秋香道。立誓是假呢。陸昭容道。大爺和他會面。倘然一見留情。全忘卻在三寶面前立下過誓願。那便立誓是假了。那麼我們九姊妹便該飲着同心酒。從此以後。不准大爺上我們的堂樓。我們九姊妹只和余小姐在一處住。睡也在一處。吃也在一處。罰令大爺在書房裏睡。在書房裏吃。如是這般。不消一個月。管教大爺肉袒牽羊般的向我們乞降。向我們作城下之盟。到了這時。究竟受降不受降。我們諸姊妹還得開了一個大會。要是準許他降。還得教他寫一道「南人不復反矣」的降表。才可允許他暫上堂樓。隨時察看。要是察看他仍有可疑之處。還得擲還他的降表。依舊罰令他在書房裏睡。在書房裏吃。這便是立誓是

假的辦法。秋香聽了也覺得好笑。正待向大娘娘另有商量。二娘娘羅秀英已尋到冷紅小築來。笑說道。你們二位怎麼一去不來。在這裏商量什麼北寺塔。昭容笑道。我們正待要出來了。外面的余小姐。現在做什麼。二娘娘道。余小姐真是數一數二的才女。他和七妹合彈了月琴以後。三妹又和他參禪。他又有問必答。三妹也佩服他。現在他和六妹對弈。六妹的圍棋。我們都着不過他。但是他。和余小姐對局以後。余小姐便佔着先手。他卻落着後手。我恰才看了。一下子。覺得六妹大有應接不暇之勢。看來要輸與他了。陸昭容道。趁着他們對局。我們姊妹三人也來商議一下。便挪動着嬌軀。讓出一些坐位。教二娘娘捱肩坐了。便把秋香以及自己的思意。約略說了一遍。二娘娘道。我也主張要留他。但是九妹所慮的流弊。我也很爲佩服。似乎暫時不宜教他到堂樓上去住宿。好在既住我們家裏。儘可以晨夕相見。何必同住堂樓。才見得彼此要好呢。昭容道。「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你們二位既是這般說。我暫時不教他

住在堂樓上便是了。但是二妹。我要把他當做試金石。試一試大爺的心。你看可使得。羅秀英道。這件事且慢計議。待到留住了他。再作道理。大姊九妹都可出去了。再不出去。他不要以我們爲慢客麼。經秀英這麼一說。於是三人同到外面。卻見余美顏正和六娘娘李傳紅對弈。其他諸位娘娘誰都贊歎着余小姐的本領高強。尤其是蔣月琴。說得余美顏竟是惟一無二的才女。他說。我們所會的本領。余小姐無有不會。余小姐所會的本領。只怕我們追隨不上了。大姊。我勸你把余小姐留在這裏吧。我喜歡和他在一處睡一處吃。我實在愛煞他了。陸昭容笑道。七妹說的這般淋漓盡致。幸而余小姐是個女子。假使余小姐是了一個男子。你也是這般的說法。你不怕難以爲情麼。余美顏正在對弈。聽得什麼女子。他便倏的回轉頭兒來。看了昭容一眼。便笑着回轉頭去。又和李傳紅對弈了。蔣月琴道。他是了男子。也不會和我們在這裏會面了。大姊說。假使余小姐是了一個男子。這句話太可笑了。喚了余小姐。便不是男子。

是了男子。便不會喚余小姐。昭容道。這倒不然。天上的黃姑星。不是織女。而是牽牛郎。古代的馮婦徐夫人。都是男子。而名似女人。怎見得喚了余小姐。便不是男子。蔣月琴道。大姊總是有詩爲證。誰都說不過你。衆姊妹調笑了一會子。余小姐和李傳紅的一局圍棋。方才告罷。在先是李傳紅一敗塗地。幾乎要全局都輸。後來被他攻破一處。方才絕處逢生。但是終局以後。比較輸贏。李傳紅依舊輸却三子。但是輸得他很快活。笑說道。虧得我在死中求活。要不然。全軍覆沒。只怕要輸却一百多子。余小姐的本領真不弱啊。於是衆人歸了座位。再也沒有人去試驗余美顏的才能。旁邊的丫環們竊竊私議。都說天老爺最不公平。余小姐有了這般的美貌。便是沒有才情。也沒要緊。便算才貌雙全。有了兩樁技藝也就夠了。偏是他又會做詩。又會彈琴。又會着棋。又會針黹。本領太多了。不會的一樁也不會。會的却是件件都能。天老爺實在不公平啊。又有會得嚼舌的丫頭。背地裏說笑話。恰才聽得七娘娘說。要和余小姐一起兒睡。

一起兒吃。要是各位娘娘都是這般。豈不軋出了我們大爺。又有丫環悄悄的說道。大爺怎會軋出。將來少不得他便是大爺的第十位娘娘。那丫頭笑說道。照這麼說。大爺又交着桃花運了。從前的九位娘娘。都是大爺出外去尋覓的。現在那一位。却是自己跑上門來了。大爺揚盡了便宜。這丫環笑答道。只爲大爺去尋覓九娘娘。費了七八月的工夫。方才覓到。這是太吃虧了。有了吃虧。才有便宜。他尋覓九娘娘難上加難。他得見十娘娘自然易上加易。那丫環道。你太性急了。天上雀兒飛。你便要斬葱椒。人家還是小娘兒。又不曾和大爺會過面。提起過親事。你竟老實不客氣的喚起十娘娘來。倘被余小姐聽得。老大的耳刮子。打一個暢快。你的兩片面皮。不是要都成了錢板式麼。不提丫環在背地裏說笑。且說九成堂上的大娘娘。又問着余美顏的來意。余美顏很愁慘地說道。難女不幸。有家難歸。便是歸去。這子然一身。也不免受人欺侮。老父遠在塞外。又不知何日赦歸。初意要在族叔處暫時停留。待到老父有了赦歸的消

息再圖父女相逢。不幸族叔遠去。以致飄飄蕩蕩。只好在客店中歇宿。昨夜路經船埠。恰值九位娘娘都到船中。送唐解元動身。路上觀熱鬧的都說九位娘娘無一不是才貌雙全。唐解元擁有九美。是多大的福份。難女聽了。不覺起了一個徼倖之心。雖自知蒲柳之姿。難和諸位娘娘相比。但自幼也曾讀過詩書。習過針黹。學過音樂。談過禪悅。以及一切文虎博奕。都能略解一二。自古道。惺惺惜惺惺。諸位娘娘都是閨中的女孟嘗君。難女不敏。也來做一個彈鋏的女馮媛。或者諸位娘娘不以爲「客無所好。客無所能」。而便加驅逐。況且乘着唐解元不在府上。正是難女求見的一個絕好機會。陸昭容聽他說這不亢不卑的話。又都是彬彬有禮。不覺默默心許。但是聽到最後這幾句。不能不問道。爲什麼我們大爺不在府上。便是余小姐的絕好機會。余美顏沈吟了片晌。方才說道。諸位娘娘不要見怪。明知唐解元是一位端人正士。便是在府上也沒有什麼妨礙。但是難女的上代。一向是詩禮傳家。幼時受過庭訓。讀過內

則篇和閨門女訓。瓜田李下之嫌。不能不避。男女授受不親之誠。不能不守。只爲遭着家難。母既先亡。父又遠謫。一個飄泊之身。拋頭露面。實出於萬分無奈。這幾天寄寓客店。時時心驚膽戰。夜不安眠。爲着客店裏面常有男子出入。實屬防不勝防。聽得府上男主人出門。只有九位娘娘當家。倘蒙收錄。難女仰賴着慈雲保護。便可毫無恐怖。眠食都安。但不知諸位娘娘肯收錄這無好無能的門下之客麼。九位娘娘聽了。誰都佩服着余美顏。非但有貌有才。而且有品。只這幾句話。便見着他的幽嫻貞潔。大有舊家女子之風。對於他的感情便深了一層。而秋香肚裏尋思。恰才在冷紅小築中。和大姊所說的話。我真過慮了。似這般的通詩達禮的女子。我還要疑他做甚。大娘娘道。余小姐。你且放心。我們九姊妹正少一個談詩論文以及擅長雜藝的女友。做我們的良伴。今日天假之緣。有好風吹送你這位四德俱全的余小姐進門。正是我們求之不得。那有拒絕之理。余美顏聽到這裏。便離了座位。走到大娘娘面前。盈盈下拜。慌得

大娘娘答拜不迭。彼此拜罷就座。大娘娘道：「從今日起，余小姐便搬到這裏來住吧。客店裏面魚龍混雜，不是大家女子棲身之所。余小姐在客店有什麼東西，可以寫着字條，由這裏打發僕役前去搬取。倘然房飯錢沒有付清，可教客店中派人到我們帳房中來具領。」余美顏聽了，表示着萬分感激，向大娘娘連聲道謝。陸昭容便命丫環搬取文房四寶，伺候余小姐寫了字條，以便遣人去搬取回來。余美顏道：「難女隨帶的行李，不滿一肩，而且都是不值錢的東西。但是君子不忘其舊，搬取到來，也可以作爲一種紀念。」說時，便下筆颼颼，寫着一紙便條。大娘娘站在旁邊，看他動筆，只爲他的一切本領。大娘娘都已領教了，却不知道他的書法如何。見他運筆如飛，無多時刻，已把便條寫就。寫的一筆趙子昂的洛神賦，足見他的書法也是不苟的了。這字條交付丫環。丫環又去交付轎役，轎役去取行李，瑣事不提。且說昭容向美顏說道：「這裏丹桂軒的旁落，本有幾間房屋，要是余小姐早一天來，便不能供給你住宿，只爲拙夫的兄

弟和兩位弟婦在這裏住宿。巧在昨天他們動身北上了。一切動用東西。還沒有移動。余小姐搬入這裏。實爲穩便。余美顏道。大娘的慷慨好客。勝於齊國孟嘗。不過難女一個羈零之身。只須覓得一榻之地。和你們九朵慈雲相近。便已恩同再造。至於一個人要佔據幾間房屋。享受種種過分的供給。只怕折了難女的福分。昭容道。余小姐不須客氣。且安心在這裏居住。雖和我們的堂樓相隔。但是早晚相逢。仍可和你談詩論文。況且這裏面是一所旁落。閉門以後。便可隔絕。余小姐是孤身女子。住在這裏。最爲相宜。我的意思。也想請你在堂樓上住。但是你確守着閨門女訓。別嫌明微。當然住不得堂樓上面。只爲大爺去遊金焦二山。旬日以後。便要回來的。你若住在堂樓上面。只怕你要感受着不便吧。余美顏聽了。也就不說什麼。這一天。唐家九美。特地備着一席酒。款待這位不速之客。席上談論。不須細表。無非是人人欽佩。個個歡欣。便是了。晚飯以後。便送他到丹桂軒的旁落去居住。昭容要派着一名小鬟。常川伺候。這位

余小姐。余美顏一再謙讓。他說住在這裏。已嫌過分。若再要派人伺候。自知命蹇。只怕不是難女的福。陸昭容拍着美顏的肩道。以後不許自稱難女了。你見了我們。也不許稱娘娘。你只按着次序。喚我們一聲嫂子。自大嫂以至九嫂。任你相呼。你只居於小妹的地位。那便親熱的多了。就此改換稱呼。余妹妹。明天會吧。余美顏也便改換稱呼。不過一人喚九人。萬難周到。他便道。一句大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嫂嫂。明天會吧。九美回身時。他又擎着銀燈。送到門首。方才道。了一句安處吧。和九美相別。九美回到堂樓上。都是笑容滿面。以爲添了一位良友。誰料事實却和他們的理想相反。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憐香之諫。容納於雪明。令嫻。秋香之諫。不容納於昭容。雖曰憾事。實則快事。憾者何。秋香所慮。深中肯綮。而昭容必強辯之。不肯盡量容納。此可憾者也。快者何。秋香之言。苟被昭容盡量容納。則下文離奇情節。將無從發生。幸有昭容之文過飾非。而余美顏乃得暫售其奸。而有下文種種拊掌。

之資料。此可快意也。

余美顏未能遽上堂樓。自是秋香婉諫之力。否則不堪設想矣。諸美之名節。保全於秋香一言之下。秋香之智。豈在憐香下哉。

余美顏混入唐府。與周美人混入兵部府。外表頗似。而內容則絕不相同。讀至下文。當自知之。作者豈好爲犯複之文章哉。似複而非複。愈足以盡文章之能事。布局之巧。設想之妙。而且事有根據。不同臆造。小說至此。神乎技矣。周美人混入兵部府。讀者惟恐其不上堂樓。余美顏混入解元府。讀者惟恐其或上堂樓。何以具此兩副心理。請讀者下一轉語來。

余美顏之性別問題。作者不肯一筆道破。仍在迷離撲朔之中。使讀者心痒難搔。可謂滑稽之至。

第二十五回 羅秀英持贈碧玉釵 余美顏願作試金石

余美顏一進了唐府。不但貌美。而且藝精。從來惺惺惜惺惺。唐家九美都是同聲稱讚。在先。秋香還有些疑慮。疑那女子中間。未必有這全才。恐怕他是男人變相。後來經了陸昭容的解釋。又加着自己的留心觀察。所以他回到房中。便即心口相商起來。姓余的有些可疑麼。確有可疑之處。可疑在那裏呢。可疑的便是突如其來。總覺得他來歷不明。他可是男子改裝的麼。一定不是男子改裝。何以見得呢。這有兩個證據在此。一者。他善針刺。這便不是男子了。男子會得琴棋書畫的。不足爲奇。男子會得描鸞繡鳳的。實在罕有。況且他的針黹很精。不是從小學會的。便不會這般運針如飛。他難道爲着要男扮女裝。便在幼年時學成針黹的麼。斷然沒有此事的。這是第一樁不足慮。二者。他這纖纖蓮鉤。不是三歲五歲時起。始纏足。決不會這般纖小。他難道在幼兒時代。便想纏小了脚。混入人家閨閣的麼。斷然沒有此事的。這是第二樁不足慮。秋香臨睡

時自相問答。想到這兩層都不足慮。當然沒有什麼懷疑了。便卽安然入睡。但是一入睡鄉。却起了幻夢。彷彿身在九成堂上。和八位娘娘陪伴着余小姐談話。正在相親相近。談得異常莫逆的時候。忽的余美顏一聲冷笑道。諸位嫂嫂。原來沒有認得我的本來面目。秋香子細一看。坐在一起的余美顏。竟變做一個頭戴方巾身穿海青手搖紙扇足躡皂靴的少年書生。只這一變了模樣。嚇得九美堂上的鶯鶯燕燕。各自奔跑。尤其是秋香。喊一聲嚇死我也。睜眼看時。仍臥在牙床上面。完全是夢由心造。只爲日間起了疑雲。到了夜間。便會造成這幻夢。自己也暗暗好笑起來。往日在唱本書上。只見女扮男裝的。脫去皂靴。回復了纖纖蓮鈎。却不見有纖纖蓮鈎的男子。扮作女裝。眼睛一霎小弓鞋會得又回復了方頭皂靴。多分是亂夢無憑吧。第二度入夢。心安夢泰。一睜直到了天明。起身以後。梳洗茶點諸瑣事。不須細表。比及出了房門。早聽得大娘娘在樓下傳喚丫環。要吩咐僕人把成衣匠喚來。替余小姐做新衣服。五娘娘在

樓上說。我有幾疋縐紗和紡綢。要送給余小姐裁衣料。二娘娘接着說道。我有一股碧玉釵。也可送給余小姐插戴。八娘娘道。我有兩支翡翠簪。也可替這位好妹妹添粧。秋香暗想他們大家做人情。我也得結結人緣。重又回到房中。檢出四樣禮物。好在他的粧奩豐富。隨意檢了四件。玉環翠翹羅帕繡囊。已可勝過了其他娘娘的禮物。吩咐桂香先行送往余小姐處。自己慢慢的下樓。和八位娘娘同到九成堂。又和余美顏談笑甚歡。比昨天又增加着感情。余美顏謝了九位嫂嫂的所送的衣料首飾。說了許多感激涕零的話。自慶到了這裏。如入青雲。但是言語之中。又惴惴於唐解元回來以後。總免不掉有瓜田李下之嫌。陸昭容笑道。妹妹。你慮他做甚。他號稱伯虎。實則並不是虎。難道怕他把你銜去了不成。余美顏道。大嫂請你原諒。小妹也知道唐解元素別嫌疑。決不是吃人的老虎。但是我自己太膽怯了。見了男子。不慌張也要慌張。所以小妹的意思。最好趁着唐解元沒有回來的當兒。和九位嫂嫂親親熱熱的幾天。待到

唐解元回來了。小妹說到這裏便不說了。陸昭容道。我們大爺回來以後。妹妹便怎樣。余美顏皺着眉說道。那麼小妹只好另作計較了。決不能在這裏久留。偷蒙諸位嫂嫂周旋到底。可否把小妹薦往親友人家。教授閨中小姐的文墨針黹。又須閨門嚴肅。不進男子的地方。小妹才能夠放心託膽地長久住將下去。八娘娘春桃笑道。你倒也別致。見了男子便害怕。將來你嫁了妹夫。難道也嫁一個女子不成。余美顏聽了。便即垂頭不起。大娘娘道。八妹。你慣嘲弄人。人家是閨女。當面嫩。余美顏忽的抬頭道。諸位嫂嫂。並非小妹怕人嘲弄。俯首含羞。只爲八嫂提起出嫁這句話。勾起了小妹的愁思。益發見了男人。萬分害怕。昭容聽了奇怪。忙問他所以害怕男人的緣由。余美顏道。害怕男子。這是小妹的一偏之見。其實男子不是個個如此。只不過驚弓之鳥。見曲木而高飛。想起我的表姊夫。不禁慄慄恐懼罷了。說到這裏。又縮住了不說。昭容道。我們都是自家人。妹妹不用吞吞吐吐。儘可直說。令表姊夫是誰。余美顏道。不用宣

布他的姓名吧。只把事實約略講這一下子。這個男子。是大同地方的有名才子。才子應配佳人。他的擇妻。要娶一個才貌雙全的佳人。在先。他遣人向家父求親。很有意於小妹。承他謬贊。以爲小妹是個有才有貌的人。不過家父心中。很不願意。一者他的年齡。長於小妹六歲。年齡不大相當。二者。他是貴家子弟。自恃才高。未免有些公子哥兒的脾氣。有此兩層。家父便向媒人婉辭。說小女尙未及笄。須得待過幾年。再議親事。後來不知如何。他又看中了我的表姊。這倒要佩服他的好眼力。只爲表姊確是個才貌兼全的女子。而且德性又好。央媒說合以後。應了一句西廂記。「有情人都成了眷屬。」誰知「有情女子負情漢。」在這三個月甜蜜的光陰中。在我表姊面前。說的天花亂墜。什麼「在天願爲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朝朝暮暮念經般的總得在我表姊面前念這三五遍。念得表姊把他太行山般仰望。心頭肉般看待。以爲這是難遇難覓的有情郎。誰料他念的都是「脫空經。」三個月後。便把以前的甜蜜。化做

了一碗淡水。他便在外面看中了人家的一個青年寡婦。另築金屋。情如膠漆。把表姊丟棄在家。守那有夫之寡。偶爾遇見了表姊。總是怒目相視。表姊略進了幾句規諫之言。他便厲聲相加。甚至揮以老拳。以致表姊天天把眼淚洗面。他呢。不問舊人哭。只愛新人笑。天天和那青年寡婦住在一起。以爲他倆的情分。當然是不錯的了。誰料他倆的膠漆。也只有三個月的黏合。三個月後。又化做了一碗淡水。他又另行愛上了一個情人。把那青年寡婦丟在腦後。一任他去啼啼哭哭的度那苦惱日子。屈指四五年。也不知他愛上了多少情人。但是個個有始無終。只有幾個月的因緣。他又要得新忘舊了。表姊憂憂鬱鬱。便在去年去世。病重的時候。我去看他。他向我說。畢竟令尊有見識。不曾把你的終身付託與這個負心人。倘使當時定了親。我的苦痛。便要輪到你身上。這不是人生未有之慘麼。愚姊垂死的人。已不足惜。但願妹妹對於自己的婚姻。千萬留意。男子心腸最狠。休得聽了他口頭的蜜。忘却了他笑裏的刀。表姊說這幾

句話。却賺了我的許多眼淚。後來病歿在京都。遣人星夜到大同去催促表姊夫赴京治喪。他睬都不睬。以致表姊的棺木。至今寄頓在客地庵觀之中。不能夠回籍安葬。表姊臨歿的幾句話。永遠停留在我心中。從此以後。便怕和男子接近。也不願人家提起什麼親事。但求靠着自己的薄技。在深閨繡閣不見男人的地方。和人家的千金小姐做一個繡伴吟侶。所以趁着唐解元沒有回家的時候。願和九位嫂嫂親熱一會子。并且央求你們。如果憐念小妹是一隻驚弓之鳥。總得把小妹位置在一處男子足跡不到的地方。或者教授針黹。或者伴讀深閨。這是小妹感激不盡的。余美顏說了這一篇話。博得九成堂上的九位娘娘。同聲嗟歎。大娘娘道。男子見異思遷。不但是這個山西才子。便是江南第一風流才子。何嘗不是這般。八娘娘春桃。和大娘娘本有主婢的關係。他的論調。當然和大娘娘一鼻孔出氣。他說。大爺確也有這般的脾氣。幸而他懼着大姊三分。才不會和那個山西才子一般。羅秀英笑向余美顏說道。山西才子

固然是詩經上說的「人之無良。」但這位令表姊也太懦弱了。三妻四妾。男子們常有的事。但不該由着他到外面去另築金屋。四娘娘謝天香道。由着他到外面去另築金屋。他自然要得新忘舊了。我們大爺。幸而沒有在外面另築金屋。春桃又推重着大娘娘道。這是我們大姊的器量寬洪。所以大爺不會得新忘舊。陸昭容笑道。雖不會得新忘舊。但未免要喜新厭舊。秋香笑說道。大姊批評大爺的話。我以為要更換一字。他不是喜新厭舊。却是喜新戀舊。衆人聽了。知道九娘娘偏袒着丈夫。許多俏眼睛都向着九娘娘注視。羞的秋香垂着頭兒。弄那裙帶。余美顏笑道。山西才子無情。江南才子自然有情的。小妹無意之間。談起了我們忘恩負義的表姊夫。諸位嫂嫂如何把尊夫和佻儻狂徒相比。將鳳比鴉。未免有些不倫不類吧。陸昭容很爽脆的說道。妹妹。你雖是新到的客人。但一見如故。已和自家人一般。我們的家事。也不須相瞞。秋香聽到這裏。恐防大娘娘要議論大爺的什麼短處。趕緊抬頭。把盈盈秋波向大娘娘盼

了一下。昭容笑道。九妹放心。我決不把他的四川地理圖完全獻出。我只把可以說得的說這幾句。秋香笑了一笑。並不作聲。昭容移一移椅子。靠近着余美顏說道。妹妹的批評男子。確是不錯。男子們沒有一個不是見異思遷的。這位山西才子不足論。便是我們的江南才子。何嘗不是見異思遷。所不同的。只是他憐新而不棄舊罷了。余美顏笑道。大姊太謙了。我想尊夫擁有九美。備極人間豔福。那有見異思遷之理。昭容道。我們何嘗不是這般說。大爺本人何嘗不是這般說。但他在無意之中。題了四首踏莎行。依舊左一個愁字。右一個愁字。在這分上。看出他在家中。依舊和日坐愁城一般。這便是將來見異思遷的預兆。秋香道。這是老祝猜測的話。我想大爺或者不至於此。春桃道。這也難說。只爲老祝料事如神。所料的事。往往十有九中。昭容道。八妹的話不錯。他的蛇嘴是很毒的。余美顏聽了。莫名其妙。便道。諸位嫂嫂所講的話。小妹聽了。完全茫然。昭容笑道。這也難怪着你。我們沒頭沒尾的提起這件事。教人如何理會得。

妹妹。且聽我把始末情由講給你聽。而且還有一樁事。須得借重妹妹。但不知你答應不答應。余美顏道。小妹受九位嫂嫂的特別抬舉。正愁無法酬恩。倘有什麼吩咐。除却一樁。其他都可依得。昭容道。除却什麼一樁事。余美顏沈吟片晌。才道。大嫂。明人不消細說吧。昭容道。妹妹。但請放心。你怕嫁人。我決不替你作媒。尤其不教你嫁我們大爺。休說你不願與男子相處。便是你願嫁大爺。大爺也願娶你。我自手段。教你嫁不成大爺。大爺也娶不成你。既已說明了。我所央求的一件事。大概你可以應允吧。余美顏想了一想。才道。大嫂既肯諒我的苦心。大嫂的吩咐。無論探湯蹈火。有所不辭。陸昭容笑道。既不要你探湯。也不要你蹈火。只要你隨意說幾句話。隨筆做幾句詩。便夠了。現在休說閑話。且把大爺題的踏莎行念給你聽。但是我不能全記了。八位妹妹。誰能背得出全文。但是八美之中。除却秋香。誰都不能完全背出。昭容便叫秋香把四首踏莎行完全背給余美顏聽。美顏連連點頭。讚歎唐解元的才子。確是名不虛傳。昭

容又把祝枝山批評的話說了一遍。美顏道：雖是取笑之談，却也評的正確。才子的詞，也要才子下着評語，才能夠使人佩服。昭容道：枝山下着這個評語，我們大爺很有些神色慌張，而且還有種種掩飾之談。妹妹，你是聰明人，且試下一斷語。我們的大爺題這四首踏莎行，是不是存着得隴望蜀的意思。余美顏道：大嫂，這却不能妄下着斷語。你們九位嫂嫂，誰都是察言觀色，深知唐解元肺腑的人。小妹和唐解元未見一面，怎能夠憑着這四首詞從中武斷。道了唐解元不會見異思遷，倘使他又賞識了第十位美人，便見得小妹的見解不確。道了他會得見異思遷，倘使個克踐約言，不再有風流舉動，又見得小妹的評論不真。秋香聽了，很表贊成，便道：妹妹的說話不錯。大爺究竟怎麼樣，我們自己人也各說各的，不能下那確切的評語。何況你呢。三娘娘九空道：其實這件事無須懷疑的。大爺雖然性愛遊戲，但已在三寶面前立下了誓願，畢竟要當做一件正事看待。大爺可以和我们遊戲，却不可以和佛菩薩遊戲。陸昭

容笑道。這倒說不定。大爺當真遊戲起來。管什麼佛菩薩呢。假如大爺真個怕着佛菩薩。怎樣假燒香跪住了美人的裙幅。怎會將觀音繪了。說到這裏。正要往下說。秋香紅着臉。連向大娘娘做眼色。陸昭容便不好意思往下說了。忙拍着余美顏的肩道。我央求你的事。便是請妹妹決一決大爺的誓言。是真是假。余美顏道。小妹可以決斷的事。早已決斷。這件事只好謹謝不敏了。實在「智有所不及。慮有所不周。」諸位嫂嫂。請你們自己決斷吧。陸昭容道。假如我們可以斷得定的。何必相煩妹妹。只爲我們九姊妹。人人都不能斷定。若要辨別大爺的存心真假。非得借重妹妹不可。好妹妹。你替我們決斷一下吧。余美顏搖着頭道。大嫂怎麼給小妹一個不能交卷的難題。小妹未識唐解元的面。怎能辨別唐解元的心。昭容笑道。現在便叫你下一斷語。果然是一個難題。但是我出的題目。一些也不難。只爲我請你下一斷語。不在這時。而在大爺從鎮江回來的時候。借重你妹妹做一塊試金石。余美顏道。怎樣試法呢。昭容道。待到

大爺回來後。我們便介紹大爺和妹妹相見。余美顏搖了搖頭道。大嫂原諒。小妹有言在先。怕見男人。陸昭容道。你別害怕。我們介紹大爺和你相見。不過是一種賓主相見的禮儀。並非要你和大爺怎麼的相親相近。余美顏道。僅僅一見。還可勉從尊命。但不知怎樣可以試出尊夫的心。陸昭容道。你和我們大爺相見以後。只須說些久仰高才的套話。說完以後。你便可告辭。自回丹桂軒的旁落。我們大爺決計避着嫌疑。不會闖入。過了一天。我便要屈你做一回試金石了。不須你和大爺覲面相語。只要做幾首詩。包含着良珠美玉未遇識者的意思。而且要求我們大爺依韻相和。要是我們大爺避着嫌疑。不肯和韻。這便見得大爺的誓言是真。要是大爺詩興勃發。依韻奉和。有了他的和詩。便可試出他的存心真偽。大爺的誓言是真。他的詩中定有一種正襟而談的氣象。決不會含有什麼風情月意。倘使誓言是假。未脫狂奴故態。那麼他的詩中。免不了有什麼盪氣迴腸的句子。有了這憑據。便可證明大爺的誓言是假。我們與

其伴這無情的丈夫。不如和你做一個閨房中的密友。從此以後。請你在堂樓上住。永不許我們大爺上樓。便可遂了你怕見男子的志願。余美顏道。假使唐解元恪守誓言。不肯和詩。或者肯和詩而言不及邪。便怎麼樣。陸昭容道。我們大爺果真如此。那麼我們已見了大爺真心。不須妹妹再做什麼試金石了。妹妹既要辨別嫌疑。我們也不敢把妹妹久留在這裏。自當依着妹妹的叮囑。把妹妹薦到親友人家。在那深閨內院。做人家處女的教師。聽得沈石田的孫女公子要請一位刺繡的女師。又聽得徐禎卿的女公子。要請一位精於琴棋詩畫的女友。做他的閨中良伴。以上兩處。都是家教很嚴的人家。內外之別。異常頂真。我可以替你介紹。大約如孟子上說的。『二者必居一於此矣。』余美顏聽了。很是感激。便請大嫂早日替他薦引。以便可以放心託膽。昭容道。妹妹放心。我許了你。遲早總要幹到。決不食言。但有言在先。必須你做了試金石後。我才肯替你寫薦信。余美顏道。既這麼說。小妹只好暫做一下試金石。但不知尊

夫何日才能回府。陸昭容屈着指道。大約再有八九天吧。余美顏道。小妹已有一樁事情。須得懇求諸位嫂嫂。這八九天的光陰。忽忽便要過去。小妹想尊夫回來。一定不肯和小妹的詩。便肯和詩。也決不會有什麼佻健之言。看來大嫂把小妹薦往親友人家。倒是十有九穩。照此看來。八九天後。小妹便不得和九位嫂嫂常敘一處。趁着尊夫還有九天回來。小妹意欲在堂樓上和九位嫂嫂親近。如果九位嫂嫂不嫌小妹鄙陋。請在房中設着一榻。以便小妹聯牀談話。按着次序。今夜和大嫂聯牀。明夜便和二嫂聯牀。九位嫂嫂的房中挨次都住了一夜。那麼不枉此番登門求見。果然天假之緣。得和九位美人做了親熱的閨友。如果仍教我住在丹桂軒的旁落。地方雖然寬廠。不過小妹是一個女孩兒家。心怯空房。昨夜翻來覆去。全夜都不曾入夢。諸位嫂嫂哀憐小妹的膽怯。可否允許小妹的請求。陸昭容點頭道。你既有做試金石。我們當然歡喜你上堂樓。我房中自有小牀。妹妹你今天便住在我堂樓上吧。余美顏聽了。不勝歡

喜。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秋香心口相商一段。此不卽不離之筆法。妙在忽疑忽信。似幻似眞。九成堂上之衆美。靈心慧想。獨推九娘。宜乎他日之衆美折服也。唐寅云。家有九美。其智皆不若憐香。是語也。祇可以論八美。不可以論秋香。秋香與憐香。蓋在伯仲間耳。羅雪明智不若婢。惟憐香之是從。故憐香易於見功。若陸昭容者。僅有倜儻之才。而無精密之慮。予智自矜。方以爲莫敢侮余也。秋香忠告。如水投石。惜哉。

因子虛烏有之山西才子。遂使江南才子。亦見謫於室人。九成堂上。衆美各有見解。昭容泥於成見。春桃忠於舊主。均非平允之論。三娘雖袒唐寅。亦僅泥於佛教之言。非眞能爲乃夫雪不白之冤也。能知唐寅者。其秋姑乎。喜新戀舊。足爲解元四字定評。釵裙中有此知己。屈身作僕。七閱蟾圓。不虛也。陸昭容願作曹邱。幸未成爲事實。否則沈石田之孫女公子。徐禎卿之女公

子。有危乎殆哉之歎矣。

隔夕宿丹桂軒之旁落。今日便思登樓。且有輪日聯牀之請。得步進步。其存心之不可測如是。幹練如大娘娘。絕不爲之起疑者。心有所蔽也。所蔽者何。炫於美顏之多才多藝。雖有破綻。亦不之覺也。蔽之爲害甚矣哉。

黎錦
暉編

幼稚園音樂課本

四冊定價每冊
一角（七折）

本書依照教育部頒布之幼稚園課程標準編輯。研討實驗。歷半年之久。始選定教材與教法。教材分作三類。一「演作用歌曲」。二「應用曲」。三「欣賞曲」。舉凡幼稚園音樂應有之教材與教法。均經包羅。旋律之簡易。節奏之明顯。樂句之勻整。音域之廣狹。悉按專家經過實驗。能適應幼稚兒童之心理。使易於辨認及記憶。此爲本書高於同樣書籍之特長點。不可不注意。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
各大書局
均有代售

第二十六回 翠袖邊玉腕齊玉腕 羅裙下金蓮比金蓮

陸昭容聽得余美顏肯做試金石。他竟忘卻秋香叮囑之言。竟願開放堂樓。由着余美顏上樓住宿。與九姊妹捱次聯牀夜話。他一提倡了。二娘娘羅秀英不置可否。三娘娘願擇定一天。和余妹妹同住在桃花庵裏。彼此對坐蒲團。同參禪理。八娘娘春桃是陸昭容的應聲蟲。大娘娘有什麼提議。他總是首先贊成。其他謝天香蔣月琴諸姊妹。莫不同聲稱妙。彷彿拍着一致響應的電報。九娘娘秋香獨持着異議。表示他的政見不同。他說。余妹妹心怯空房。這倒不妨。可以在桂菊二香之中。撥一名去陪伴。倘請余妹妹住在堂樓上。未免有些慢客。只爲每個房間。僅設一張大牀。倘把大牀讓給余妹妹睡。但余妹妹素守瓜田李下之嫌。怎肯睡在大爺曾經睡過的牀。要是另設着小牀。那有主人睡大牀。客人睡小牀的道理。所以請余妹妹在堂樓上住。不是敬客而是慢客。陸昭容已想到昨天在冷紅小築所說的話。分明允許了九妹。暫時不請余美顏在堂

樓上住。現在如何好把余美顏搬上堂樓。倘然搬上堂樓。便是失信於九妹。幸虧九妹提醒着我。昨天的信約是不能不維持的。於是笑向余美顏說道。我們九妹的話。說得很是。他肯派遣一名小婢。伴你寂寞。你便不會心怯空房。你願在堂樓上住。這是我們諸姊妹求之不得的事。不過現在便請你住。實在慢客。而不是敬客。妹妹。你不要見怪。我們並非拒絕你在堂樓上住。只爲你是我們敬而且愛的人。我們萬萬不肯失禮於你。余美顏聽了。面上頓現着失望。捱着昭容說道。大嫂恰才允許了。怎麼又不允許呢。小妹不承望諸位嫂嫂敬我。卻承望諸位嫂嫂愛我。嫂嫂特開賓館。撥人侍奉。敬則有之。親則未也。小妹在這裏做一個敬而不親的賓客。這是違着小妹登門求見的本心。小妹一個孤另無靠的女孩兒。四海以內。覓不到一個知己。幸而得遇了九位嫂嫂。推誠相待。不以小妹爲突如其來而擯之於大門以外。而且蒙以家事相告。和自己人一般看待。小妹感激之餘。不自揣量。竟願陪伴諸位嫂嫂在堂樓上住。自己問心

無他。只是感恩知己。表示着一種親愛之忱。小妹雖不欲在大牀上安眠。但是旁設一榻。得和諸位嫂嫂聯牀夜話。這是小妹以爲萬分愉快的事。果像大嫂恰才允許我的話。才是小妹的知己。既成知己。便不當以客禮相待。休說旁設一榻。已是逾分的抬舉。就是不設牀榻。着令小妹睡在地板上。小妹只要諸位嫂嫂真個愛我。那麼睡在地板上。便似睡在你們九朵慈雲的下面。小妹依舊是萬分愉快。大嫂你怎麼一時允許。一時又不肯允許呢。小妹也知道現在這般待遇。比上賓還要恭敬。但是偶一轉念。覺得諸位待小妹多一分恭敬。便是少一分親愛。大概小妹總有什麼可疑之處。以致諸位嫂嫂不放心教小妹在堂樓上住。小妹想到齊國的越石父。情願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晏子先曾救他在縲紲之中。後來爲着待遇他不好。越石父便卽告辭。他向晏子說。夫子既然脫我於縲紲之中。是我的知己。做了知己而待我不好。我不如仍去做縲紲囚徒的好。現在呢。小妹的流離顛沛。和越石父相同。諸位嫂嫂見了我格外

垂青。自然不能說待我不好。但是恭敬之中。未免有些見疑的意思。小妹以爲見疑於不相知之人。這倒不須介意。現在見疑於知己。便使小妹萬分惶恐。只好告辭出門。仍去做那流離顛沛的女子。諸位嫂嫂贈我的東西。小妹一件也不敢拜領。只帶着隨身的包裹。飄然而來。依舊飄然而去。小妹不怨什麼。只怨自己命苦罷了。說罷。離座而起。眼淚汪汪的和九美相別。陸昭容聽了。覺得他的說話。句句言之有理。他要告辭。如何肯放他出門。況且昭容的性質。吃軟不吃硬。假如言語粗暴。任憑洞裏赤練蛇。也拔下了他的蛇鬚。余美顏的說話。軟中帶硬。而且具着充分的理由。這便制服了陸昭容。倘使放他出門。便見得自己的理短。因爲已許他在堂樓上住。忽又變卦。難怪他要不悅。難怪他要求去。便卽挽住了余美顏的手。苦苦相留。其他的諸位娘娘也幫着大娘娘留客。秋香更覺得不好意思。都是自己多說了幾句話。以致余美顏生心。亟亟求去。大家都要留他。自己也得隨同挽留。倘不相留。便見得自己無容人之量。余美

顏的出走。都是自己不好了。余美顏在衆人挽留之中。當然不能飄然遠引。但他的行止。要決定在八字問題之下。他向九美說道。九位嫂嫂。非是小妹不受人抬舉。定要飄然遠引。諸位要留小妹。小妹也不是一定要。去。但有八個字向諸位說明。叫做「留人莫疑。疑人莫留。」陸昭容笑道。這是妹妹多心。我們決計相信着妹妹。毫無懷疑。余美顏道。「人心不同如其面。」大嫂這般存心。未必諸位嫂嫂也是這般存心。余美顏只這幾句話。卻博得八位娘娘異口同聲的說道。我們也和大姊一般。相信你妹妹。毫無懷疑。列位看官。秋香對於余美顏。總有幾縷疑雲。氤氳在方寸之間。不過現在大家都說毫無懷疑。他也只得跟着說毫無懷疑了。經這一番挽留。余美顏是留住的。陸昭容便不能變更。恰才應許之言。准其從今夜起。便住在堂樓上面。蔣月琴謝天香春桃諸人。都是異常起勁。都說有了這一位般般都會件件皆精的余妹妹。在堂樓上住。我們諸人都得了良伴。秋香到這時。也只好隨聲附和。不能拂着衆意。表示反對。

余美顏喜道。既是諸位嫂嫂真心愛我。從今天起。再也不要把我當做客人看待。一切都要隨便。當我是一個慣會淘氣的小妹妹。遇有什麼頑皮的地方。打我也可。罵我也可。正言厲色的教訓我也可。突梯滑稽的嘲笑我也可。那麼便見得諸位嫂嫂是真心愛我。小妹受了你們九朵慈雲的擁護。只要不把小妹嫁給男子。不使小妹和男子接近。小妹便肯死心塌地的在諸位嫂嫂身邊充當一個知心的婢女。說時。把粉頰偎在大娘的香肩上。做出一副小鳥依人的態度。益發使得陸昭容見了。起着深憐密愛之心。忙把玉手撫摩他的粉頰。很慈愛的說道。我便把你當作小妹妹看待。永遠的愛你保護你。衆美人見這情形。都笑得花枝招展一般。那時奶娘正抱着玉麒官官走入九成堂上。秋香拍着手掌道。官官這裏來。玉麒很歡喜的扯開着小手。待要撲到秋香懷裏來。小眼睛偶一瀏覽。瞧見了九成堂上多了一個面生之人。忽然哇的一聲哭將起來。指着外面。表示他要逃走。奶娘拍着玉麒。且拍且走道。官官要到外面。同

你到外面去。你不怕陌生人的。怎麼見了余小姐便怕起來呢。他把玉麒抱出九成堂。玉麒便不哭了。陸昭容道。真個奇怪。我們玉麒不怕生人。第一次見了九妹。便要撲到他懷裏去。怎麼今天望見了余妹妹。便要逃走。余美顏道。大概官官眼光裏見慣南方人的。現在瞧見了一個北方來的面生人。覺得有些獷野之氣。所以他便哭了。陸昭容道。這倒不對。我們都是南方人。惟有這小孩子卻生在北方。但看方才的奶媽也是北方人。他的眼睛裏是見慣北方人的。不應該見了你余妹妹。反而害怕起來。但是小孩子的脾氣是捉摸不定的。俗語道。一朝生。兩朝熟。也許見慣了妹妹。將來便要和你格外的親熱。余美顏便問官官是那一位嫂嫂所生。怎麼卻生在北方。陸昭容便把官官歸宗的始末。約略講了一徧。余美顏聽了。方才恍然。這一天。昭容款待這位余妹妹。真個和自己的親妹妹一般。攜着他的手。到各處去散步。所有園中的花木亭臺。經歷殆徧。余美顏真個一事精。百事精。不比一無能。百無能。對於亭臺樓閣的構

造方法。名書名畫的源流派別。經他品評。莫不頭頭是道。這又值得諸美人同聲欽佩的。若不是閱閱千金。怎有這般的賞鑒眼光。秋香的心中。也有些自愧不如。佩服雖然佩服。但是一縷疑痕。總不能消滅淨盡。待到會餐的時候。本想分着兩桌。以便寬坐。但是余美顏不肯。以爲這般辦法。又把他當作客人看待了。諸位嫂嫂向來怎樣坐。現在也是怎樣坐。昭容道。我們向來是坐圓桌的。一夫九婦同坐。爲着桌面大。倒也不覺得局促。妹妹不客氣。也坐了圓桌吧。彼此談談說說。也覺親熱一些。余美顏笑道。九嫂一妹。同坐一席。這是再好也沒有的了。圓桌不分大小。余美顏所坐的位子。恰是唐寅平日所坐的位子。坐定以後。彼此歡飲。秋香卻在肚裏忖量。記得第一天大爺在圓桌上和我們會餐的當兒。大爺左顧右盼。非常得意。他說。一夫九婦。同坐圓席。合成十大團圓。這真是人生難得的奇遇。大丈夫當如是也。萬戶侯何足道哉。又說。博得有這十大團圓的一天。真個非同小可。費盡心思。受盡驚惶。才盼到今天的十全十美。可

笑枝山。還要說我野心勃勃。我享了這般豔福。再不知足。天厭之。天厭之。不料大爺出門以後。有這一位余美顏和我們同席。幸而他是個女子。倘是個男子。大爺知道了。豈不要憤氣沖天。他費盡心思。受盡驚惶。經了很長久的日月。才博得十全十美。余美顏不費心思。不受驚惶。只仗着三寸之舌。說動了大姊的心。便能夠在這裏吃一席十全十美的酒。到了晚間。又順着次序。和我們聯牀談話。享受大爺幾年中辛苦得來的豔福。想到這裏。自己又暗暗好笑。道。我真奇怪。他分明是女子。我怎麼總要把男子來相比。他是男子。我逃走都不暇。還肯和他同席麼。這時候余美顏在席上。灑灑落落的別無拘束。任何學問。他都有門徑。諸美人再三的考察他。總是顛撲不破。秋香在佩服之中。卻含有一些不肯甘心。他想我們九姊妹的文學。好煞也是見量的。余美顏在雞羣之中。做鳳凰。他的本領。我們自然顛撲不破。然而無論如何。總比不上我們的大爺。大爺一來。只怕他便顛撲得破了。列位看官。這是秋香的思潮一瞥。誰知「理想

爲事實之母。」秋香以爲大爺一來。他便顛撲得破。到了後來。真個成了預讖。這是後話。按下慢表。席散以後。余美顏要認認堂樓上的房間。陸昭容率着八美做先導。余美顏跟在秋香後面。同上堂樓。果然是好一個所在。這座堂樓。前傳中業已表過。無須複敘。前後十大間。好在兩旁有走廊。是個轉樓的式樣。除卻能靜樓。其他都是九美的房間。大娘娘領着余美顏展覽自己的房間。接着二娘娘直至九娘娘。都招待這位入幕之賓。余美顏展覽自己的房間。余美顏徧歷着九個房間。真叫做目不暇給。美不勝收。九位美人自有九位美人的特長。所以房中的佈置。也是各有所長。大娘娘不愧是首席美人。他的房間中。除卻書畫文具。應有盡有以外。還多着幾具賬箱。他掌握全權。是唐解元的內賬房。所以房裏也儲藏着預備查考的簿籍。二娘娘房中的書籍。詞曲居多。三娘娘房中最是素淨。粧臺上面。還供古磁的送子觀音。其他諸位娘娘。有些是陳設樂器的。有些是愛掛繡屏的。有些是備着棋局的。有些是鋪設畫具的。惟有

參觀到最後一個房間是九娘娘秋香所住的。陳設的富麗。裝潢的華美。無論大小物件。却是件件精工。日用東西以外。又有古董玩器。便是唐伯虎在東亭鎮上得着唐狀元徵聯所獎的一對琥珀酒杯。紅豔豔的也陳設在秋香房中。余美顏連連贊美道。小妹徧遊諸位嫂嫂的房間。宛比上國觀光的吳季子。徧觀六代之樂。遊到九嫂房中。彷彿見了韶樂。要道一句「觀止矣。蔑以加矣。」昭容拍着手道。余妹妹此言。可謂品評切當。我們九妹妹是華相國的千金。相府中的粧奩。自然可以壓倒一切。無怪你要歎爲觀止了。再有居中的一大間。題額叫做能靜樓。是我們大爺靜坐觀書的地方。余妹妹也可去展覽展覽。待到大爺回來後。你不便去走動了。余美顏道。這倒是一個好機會。就請諸位嫂嫂引導入內。以飽眼福。於是衆美人又引着余美顏進那能靜樓。到了裏面。陳卻一張牀。其他完全是個書房格局。畫案上面。除着許多敬求法畫的紙捲。可見求畫之人。端的絡繹不絕。余美顏道。待到唐解元回來以後。可否懇求他繪

一柄紈扇。以便搖拂生光。陸昭容道。這是很容易的。他雖懶於下筆。只須經着我從旁督促。他便不敢不從速交卷了。說時。賓主們便在兩旁坐了下來。原來能靜樓是樓的中間。當然開間稍大。又加着是唐寅靜養的地方。並沒有什麼箱籠木器。妝臺衣櫥。佔據着房中的位置。所以很是空曠。兩旁排列着坐位。以便在樓上和衆美人開什麼家庭會議。大家團聚在一處。確是堂樓上的集中地點。衆美人坐定以後。紅粉兩行。再要整齊也沒有。和恰才坐在九成堂上不同。九成堂上爲着地位寬廣。衆美人是錯雜而坐。一時要辨別他們的姿態高下。須得瀏覽以後。才好下着斷語。現在呢。兩行紅粉。都是一字並肩的坐着。燕瘦環肥。各有各的好處。若要給一個正確的分數。「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人的眼光不同。俗語說的「文章南北看。」所判的分數。未必歸於一致。惟有皮膚的潔白程度。弓鞋的纖小分寸。這是固定的。一經比較。誰優誰劣。自有一定的品評。其時余美顏坐的是第一位。挨肩坐的。便是大娘娘順着次序以至

四娘娘對面坐的從五娘娘以至九娘娘。五月上旬的天氣。大家都穿着稱體的羅衫。正德初年的時裝。正風行着一種短袖的女衣。凡是雪肌玉膚。愈增其美。所以愛好的女子。爲着袖子短了。往往手整金釵。手整金釵是假。表示他們的玉腕是真。昔人有詩道得好。「知道相公憐玉腕。故將纖手整金釵。」其時余美顏偶然手摸着雲髻。這一條又白又嫩的玉腕。却教陸昭容見了生憐。又見諸美人的裙邊。都露着纖纖的蓮鈎。裙幅下只露着鞋尖。究竟這十雙玉腕。誰的玉腕最白。十雙金蓮。誰的金蓮最小。現在同坐在一處。倒有互相比較的可能性。陸昭容忽發奇想。他把余美顏當做標準美人。今天既坐在一起。便可比較一下子。上比玉腕。下比金蓮。好在這都是有目共賞的成績。宛比運動場中的跳高跳遠。一經密達尺比較以後。誰先誰後。彼此都不能強辨。陸昭容既發奇想。便向着八美說道。余妹妹既是我們的自家人。彼此都不用客氣。况且又在堂樓上面。外面人無從知曉。不會傳作笑談。我們今天不妨舉行一種會。

試。叫做手足會試。羅秀英道。請問大姊。什麼叫做手足會試。陸昭容道。我們九姊妹。大抵都是玉藕潔白。金蓮纖小。所以外面人有唐家九美之稱。現在來了余妹妹。珠玉在前。便不免自慚形穢。但是究竟相差着多少。便可以上比玉腕。下比金蓮。我先來開始比較。以下便可挨次相比。余美顏忙道。大嫂不要比吧。比較之下。小妹一定相形見絀。陸昭容笑道。妹妹又來了。你不許我們說客氣話。怎麼你倒說起客氣話來。好在有目同賞。在座的都可以做考官。無所用甚客氣的。妹妹伸手來。我和你手腕齊着手腕。比較一下子。於是兩腕相並。大娘娘便請八位考官。從公評判。萬弗存着偏袒之心。於是公共評判的結果。都說肌膚的潔白。不分上下。但余妹妹佔着一個嫩字。當然是美顏居先了。比過玉腕。又比金蓮。彼此都伸起着裙裏的腿。鞋尖齊着鞋尖。只看後跟。便看得出纖小的程度。公共評判。都說大娘娘的金蓮。比余妹妹長着五分。那麼陸昭容又落後了。陸昭容比過。便和羅秀英掉換了一個座位。羅秀英便和余美顏並坐。

了。又是上比玉腕。下比金蓮。雖然相差不多。但是秀英又落後了。秀英又和九空換座位。如是這般一一的比較。誰都比不上余美顏。便是玉腕相仿。而金蓮總差着幾分。九美之中。惟有蔣月琴的金蓮。和余美顏一般纖小。但是蔣月琴的肌膚不及美顏。蔣月琴的金蓮雖小。而脚背略高。當然不及美顏的玲瓏和飄逸。蔣月琴又比下了。直比到九娘娘秋香。可算得一時瑜亮。玉腕並在一起。同樣的嫩。同樣的白。金蓮並在一起。同樣的玲瓏。同樣的飄逸。惟有看了後跟。秋香的金蓮。也比美顏長着三分。秋香當然又比下了。秋香的纖足比不上美顏。他是很服善的。並不存什麼妬忌之心。但在比手比足的時候。秋香的方寸中。忽又滲起着疑雲。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余美顏作唐寅之試金石。此陸昭容之主張也。其意以爲一經余妹妹之試驗。而大爺之真僞別矣。孰知適得其反。蓋一經大爺之試驗。而余妹妹之真僞乃別耳。昭容之主張。不特使人失笑。卽昭容事後思之。當亦自

笑其主張之訛也。

昭容導美顏上堂樓。作者不肯率直書之。必作爾許迴旋。先有秋香之忠告。昭容遂位置美顏於樓下。此一迴旋也。既已居於樓下矣。而越宿以後。昭容又允許其登樓。此二迴旋也。既已允許矣。又因秋香之指導。而取消前說。此三迴旋也。既已取消前說矣。又因美顏之以退爲進。而仍許其登樓。此四迴旋也。至於行文之有種種迴旋。不僅爲文字美觀計。且於字裏行間。將秋香暗暗抬高。蓋秋香者本書中之中心人物也。未嫁以前之秋香。前傳既寫其聰明絕世矣。苟使出嫁以後。而作者不以特筆寫之。則負此美人矣。

倘不論其前因後果。而僅就其片時之豔福。以比例。則余美顏之豔福。當高出於唐寅十倍矣。夫自陸昭容以至秋香九人。得以同居於堂樓之上。此豈易得也哉。無唐寅之才。不可得也。有唐寅之才矣。無唐寅之貌。不可得也。有唐寅之貌矣。無唐寅之深情密愛。不可得也。以上之條件。一一兼有之矣。又

須運之以智謀。假之以日月。助之以枝山徵明。而後九成堂上有此一夫九婦之豔福。蓋九美團圓若是其難也。何物美顏。乃於兩日之中。卽獲與九美上比玉藕。下比金蓮。如此豔福。其不爲造物所忌者幾希。美顏之不得善果。宜也。

黎錦 暉主 編最 新 曲集

三星歌集

黎明暉編 一冊實價三角

四美之歌

薛玲仙編 一冊實價三角

明月夜曲

張簧編 一冊實價三角

都會之歌

羅靖華編 一冊實價三角

隔牆歌譜

張弦編 一冊實價三角

玫瑰室曲譜

王人美編 一冊實價三角

出塞新聲

胡笳編 一冊實價三角

甜歌一打

黎莉莉編 一冊實價三角

倚琴樓歌譜

徐來編 一冊實價三角

芸窗歌選

張靜編 一冊實價三角

天聲曲集

白麗珠編 一冊實價三角

黎明之歌

于斯泳編 一冊實價三角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
各大書局
均有代售

第二十七回 笑盈盈樓上謔嬌音 情切切房中添俊侶

能靜樓中美人大比賽。上比玉腕。下比金蓮。誰都比不上。這位余美顏妹妹。衆美人都是服善的。比不上便比不上。怎會生什麼嫉妬之心。況且陸昭容有言在先。休說余美顏厭惡男子。不肯嫁人。就是余美顏肯拋棄着獨身主義。情願嫁與唐伯虎做第十位夫人。大娘娘也有權不使他們得成眷屬。爲這分上。誰都知余美顏不是唐解元的金屋中人。決不會分他們的寵。奪他們的愛。所以比賽的結果。大家對於余美顏的佔着優勝。衆論翕然。毫無不滿意的表示。座中不滿意的。只有這位九娘娘秋香。這不是秋香生了什麼嫉妬之心。卻是他方寸中潑起着一朵氤氳氳氳的疑雲。他和余美顏比着玉腕。當然兩腕相並。不免肌膚相觸。但是偶然相觸。和那故意相觸。秋香是玲瓏剔透的人。豈有不知之理。要是在肌膚相觸的時候。余美顏表示着一種無所用心的模樣。秋香便不會生疑。無如美顏的玉腕貼着秋香的玉腕。貼得太近了。秋香覺得熱烘

烘地有些肉痒。便讓過了一些。無如秋香讓過一些。他便靠近一些。秋香讓了再讓。他便靠了再靠。幾乎要把他的皮膚和秋香的皮膚黏合在一起。這便是第一樁可疑之處。直待秋香垂下了手腕。便無法使腕兒相傍。却又是腳兒相並。比較金蓮。單是鞋幫相並。女子和女子常有的事。秋香何用生疑。所可疑的。余美顏把鞋尖在秋香的鞋尖上輕輕地碰了一下。偶然相碰。還不足奇。所可疑的。碰了一下。又碰一下。再碰一下。一連碰了三下。分明鞋尖兒將心事傳示。一定包藏着甚麼不規矩的心思。秋香雖然不疑他是一個西貝女子。但是對於他的德性問題。已投着不信任的票。他想我和你都是女子。況且你又是閱閱千金。早年知詩達禮。和我出身婢女者不同。論理。你該比我端莊。比我穩重。在你的談論上面。我還看不出你的本相。自和你上比玉腕。下比金蓮。你便現出你的原形來了。你把腕兒故意相摩。腳尖兒故意相挑。這些都不是良家女子的行徑。看來這位余妹妹竟令人大有可疑了。這都是秋香不滿意於余美

顏的一種思潮。當時沒人知曉。待到後來講給大家知曉了。於是衆美人便回到想到這一天在能靜樓上的手足會試。確乎余美顏有這種肌膚相貼鞋尖相挑的舉動。不過大家不以爲意。沒有秋香這般的細心罷了。閑話剪斷。且說陸昭容既把余美顏當做標準美人看待。手足會試的結果。却又公認他是玉腕班中的殿撰。金蓮科中的狀元。有了這般十全十美的人做他們的伴侶。誰都要喚一聲三生有幸。惟有懷疑的秋香。只好強與周旋。却不能再向大娘娘進什麼忠告。方才在九成堂上。衆美挽留着余美顏。惹他道兩句『留人莫疑。疑人莫留。如今再要疑他。非但衆美不信。而且大家要笑着秋香無容人之量了。』大娘娘很起勁的指揮丫環。在自己房中安排着牀榻。以便余美顏住宿。又向羅秀英說道。你的房中也可以早一天安排牀榻。只爲今夜住在我房裏。明夜便要住在你二妹的房裏。謝天香蔣月琴笑道。輪到余妹妹住在我們那邊。還有好幾天。真叫人心焦。春桃道。我的心比你們更焦咧。須在第八天。余妹妹才

能住在我的房裏。但不知我可有這福氣。假使到了第八天。大爺回來了。豈不是成了畫餅。馬鳳鳴道。我願大爺在外面多遊玩幾天。那麼人人都不會向隅。陸昭容笑道。我的意思。最好大爺遊了金焦。還到金陵去遨遊雨花臺秦淮河許多勝蹟。那麼便有匝月的勾留了。余妹妹在我們樓上。每隔九天。在各房間徧住一週。如此週而復始。要是大爺有二十七天的勾留。我們每人便可與余妹妹聯榻三宵。彼此都不會向隅。春桃笑道。大姊算得淋漓盡致。你巴望着大爺緩緩回來。難道余妹妹可以替代大爺不成。昭容發嗔道。你怎麼把便宜給人佔去。我說不對。余妹妹是一個如花如玉的女郎。我們九姊妹宛比九弟兄。你也愛着余妹妹。我也愛着余妹妹。彷彿九男爭一女。又笑向余美顏說道。余妹妹。假使我們都是個男子。你便怎麼樣。余美顏微笑不答。秋香忽的接口道。大姊。假使余妹妹是個男子。我們便怎麼樣。昭容笑道。九妹。你是聰明人。怎麼和八妹一般見識。八妹把便宜給人家佔去。我正待收回來。却不料你又把便

宜給余妹妹佔去。回頭看余美顏。見他臉泛桃花。忙拉着他的手道。好妹妹。莫害羞。人家比你男子。我偏說我們都是男子。惟有你是個女子。好妹妹。那麼夠你的惶恐了。你不願嫁男子。你現在同時嫁了九個男子。今夜住在大爺房裏。明夜便住在二爺房裏。一直住到九爺房裏。一週才徧。週而復始。又要陪伴我陸大爺了。好妹妹。你怕不怕呢。余美顏笑答道。若是你們這般的丈夫。我便嫁一百個也不怕。說罷。彼此大笑。春桃又湊趣說道。那麼余妹妹。和我們都成了假夫妻了。畢竟大爺便宜。今夜便有你相伴。說到這裏。又指着自已鼻頭。并指着秋香道。惟有我八爺和九爺吃盡了虧。盼到你這北方美人來陪伴我們八九兩爺。眼睛都要望穿了。羅秀英道。名不正則言不順。余妹妹既願嫁我們這九位丈夫。也得親親熱熱的向我們九位爺臺各喚一聲丈夫。余美顏低着頭道。二嫂原諒。這兩個字我叫不出口。春桃道。不喚丈夫。喚一聲良人吧。余美顏搖了搖頭兒。馬鳳鳴道。不喚良人。喚一聲夫君也可。美顏依舊搖頭。李傳紅道。

不喚夫君。喚一聲情人也好。余美顏道。益發叫不出口了。蔣月琴道。那麼喚一聲哥哥吧。美顏不肯。謝天香道。不喚哥哥。喚一聲外子吧。陸昭容搶着說道。外子兩個字。只配寫在紙上。不配喚在口頭。我有一個妥當的辦法。余妹妹既和我們有緣。便在稱呼上給我們佔了些小便宜。也未爲不可。從此以後。不喚我們爲大嫂二嫂。以至九嫂。却喚我們爲大爺二爺。以至九爺。豈不比較有趣。衆美人聽了。大都贊成。立逼着余美顏改換稱呼。美顏道。改換稱呼。未嘗不可。閨中女伴戲謔。何足爲奇。但是給婢僕們知曉了。傳揚出去。豈不鬧成笑話。昭容道。這也說得是。但現在能靜樓中只有我們「九夫一婦」。衆美人聽得「九夫一婦」四個字。誰都笑的花枝招展。羅秀英笑罷。說道。大姊虧你說出「九夫一婦」四個字。你不覺口軟麼。昭容道。有什麼口軟呢。二妹。我告訴你。人生不幸作女子身。外面人都說唐解元擁有九美。多大的豔福。才有這「一夫九婦」的風流佳話。「一夫九婦」四個字。已被人家說的耳熟能詳。我偏來換

個花樣兒。在堂樓上做一回「九夫一婦」。彼此都可以吐一口氣。余妹妹。這裏沒有別人。你便向我們九位爺台親親熱熱的喚一聲吧。我是大爺。他們挨着次序。自二爺以至九爺。不要害羞。快快叫啊。在堂樓上喚爺。下了堂樓便可以喚嫂。我們不是一定要佔你的便宜。只爲我們吃虧了多時。一夫可以娶九婦。似乎女人太低了。有你來湊趣。我們暫做着巾幗鬢眉。大家都成了喬丈夫。橫豎是假的好妹妹。你從了我們吧。美顏躊躇了片晌。才道。在這裏能靜樓中。只向諸位面前喚這一聲。以後便要喚嫂了。惟有到了夜間。和大嫂聯牀的時候。聲聲喚你大爺。明夜在二嫂房裏也是這般。自二嫂以至九嫂。都是這般。好在這時已閉着房門了。旁邊沒有丫環們竊聽了。你們要我喚一聲便喚一聲。喚十聲百聲便喚十聲百聲。陸昭容道。這般辦法。也是很好的。現在無須空談。便要實行。你這第一聲。便可叫起來了。美顏款款盈盈的站立起來。走到門口。向兩下望了望。沒有什麼人在那裏窺探。返身進來。掩上了書畫長窗。先走到

陸昭容那邊。襖衽一下子道。大爺。妾身萬福。昭容搭起了唱喏架子道。娘子。卑人也有一禮。昭容作揖時。忍着不笑。但是引得衆人都笑了。其次。走到羅秀英面前。也是深深萬福。口稱二爺。羅秀英不過站立起來。拱一拱手。口稱不敢。却不好意思。自稱卑人。喚他一聲娘子。春桃笑說道。二姊倒也好笑。有這便宜。却不肯揚。假如輪到了我。我便要自稱愚夫。喚他一聲賢妻。其次輪到三娘娘。他不曾答揖。却是合十相答。不脫比邱尼的本色。以後四爺五爺。一個個喚將過去。說也奇怪。誰都沒有大娘娘這般的從容不迫。宛比蘇州人說的「像煞有價事」。有些自稱卑人。忘却了喚他一聲娘子。或賢妻。有些喚了娘子。又忘却自稱愚夫。或卑人。有些自稱和稱人都沒有錯誤。但是忘却了答揖。也是深深的答了他一個萬福。那時衆美人笑了一陣。又笑一陣。能靜樓變做了極樂世界。聖人說。「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看到能靜樓中的迷離撲朔。顛倒乾

坤。我便想在「中庸」上添這兩句。叫做「素丈夫的行乎丈夫。素娘子行乎娘子。」儻然不肯吾行吾素。一定要矯揉造作。無論扮得怎樣的像。多少總要露出一些馬腳來。卽如九位娘娘。素來做慣娘子。今日裏忽然要旋乾轉坤。化陰爲陽。做一次丈夫以自娛。除却大娘娘素來有些女中丈夫的氣概。所以扮來尙有幾分相像。其他誰都不像。誰都要露出「羣雌粥粥」的本色。最可笑的便是八娘娘春桃。他自信可以承受大娘娘的衣鉢。做一次「像煞有價事」的丈夫。但是余美顏走到他的身邊。向他丟了一個媚眼。笑盈盈的說道。八爺。賤妾向君萬福。春桃答着一揖道。娘子不用客氣。小妹也有一禮。他的馬脚便露出在小妹兩字上。比及衆人喧笑以後。他才覺察。却已悔恨不及。又輪到秋香。他只是勉強答揖。並沒有什麼稱呼。這一齣喬丈夫的趣劇演過了。余美顏又鄭重丁寧道。諸位嫂嫂。除却夜闌人靜。閉了房門以後。再也不能有這般的稱呼了。陸昭容道。你且放心。我們揚你的便宜。也是適可而止。並不過分。又

回頭向羅秀英說道。二妹。待到大爺回來以後。請余妹妹做那佛前宣誓的試金石。假如試出大爺的誓言是真。那麼便宜了大爺。依然是一夫擁着九婦。假如大爺的誓言是假。那麼大爺要吃虧了。不許他上我們的堂樓。把他貶入了冷宮。我們在堂樓上做我們的丈夫。九夜一巡迴。有這十全十美的娘子相伴。有什麼不快活。羅秀英道。到這地步。大爺要懊悔不迭了。只怕不到三天。便要含着眼淚前來跪獻降書。春桃道。大爺便獻降書。我們只是不受。三娘娘九空道。佛家最重懺悔。他若懺悔。便饒了他吧。秋香道。我想余妹妹便做試金石。大爺未必被他試破。只爲大爺以前的風流罪過。無非爲着寧王不肯放他。借此隱於好色。現在寧王已失敗了。大爺不須佯狂自污。所以大爺的底細。余妹妹是試不破的。倒是余妹妹。說到這裏。他便笑了一笑。把下半句的說話咽了去。列位看官。九娘娘畢竟是個聰明絕頂。他見余美顏的來路可疑。所以說這歇後語。意思要說。倒是余妹妹的底細。只怕大爺一試便破。語在口頭。他只說

了五個字。便不說了。在座的都不曾注意。惟有余美顏的面上忽的紅了一紅。爲什麼紅了一紅呢。心細如髮的秋香。方寸中又浮上了一層疑雲。那時紗窗外忽聽得有彈指的聲音。陸昭容忙問是誰。外面答道。小婢鸚哥。陸昭容道。你且進來。鸚哥道。余小姐和諸位娘娘一同下樓去用晚點吧。燒好了一會子。怕要冷了。昭容道。既已燒好了。爲什麼不早來通知。鸚哥道。小婢已上來了多時。只爲看見闔着長窗。不敢擅入。待要呼喚。裏面又是笑聲很多。呼喚也不會聽得。只好退到樓梯旁。聽得笑聲停止了。重又過來相請。誰知走到紗窗相近。又起着一陣笑聲。又把小婢笑退了。這次相請。已是第三次了。不知諸位娘娘。有何好笑。昭容道。你不用問。且下樓去伺候。我們便要下來了。鸚哥下去後。昭容道。我們也笑得夠了。下樓去用晚點吧。下去以後。大家不用說笑話吧。實在笑的肚子都疼了。於是一賓九主。同下樓梯。五月裏天氣。日晷正長。用過了晚點。一角斜陽。兀自很光明的照着。好在消遣的方法很多。余美顏和三娘娘談了

幾句禪理。蔣月琴已吩咐着小鬟取了兩面月琴。和美顏對彈一曲「平沙落雁」。彈琴完畢。斜陽還掛着枝頭。陸昭容道。這般困人天氣。盼望也不會夜。李傳紅道。大姊爲什麼盼望夜來。昭容道。爲什麼不盼望呢。盼到了夜間。不甘雌伏。定要雄飛。余美顏道。小妹也盼望到夜間。看你大嫂怎樣的雄飛。說時。把水汪汪的妙目。向大娘娘看了一眼。衆人不注意。秋香覺得他的眼波中含有一些春情動盪的意思。暗暗自思。大姊和他戲謔。這是不足爲奇。大姊不是閨女。又不是新嫁娘。本是放誕慣的。沒甚拘忌。他呢。是一個居處無郎的小姑。在這裏攏總只有兩天。畢竟總有些面嫩。如何劈口便說。「看你怎樣的雄飛。」這句話似乎不是處女說的。而且說這話時。水汪汪的眼波。彷彿是個曾經滄海的人。當着諸姊妹尙且這般放蕩。閉了房門以後。要放蕩到怎麼樣呢。他的才情雖好。可惜品行欠了一些。到了第九天。要來和我聯牀。我倒有些怕他。但願到了那夜。大爺便回來吧。過了一會子。天色漸晚。大娘娘吩咐丫環。先把余小

姐帶來的包裹。送到堂樓上去。余美顏很慌張的說道。要不要。待到臨睡時。我自己帶上去。陸昭容道。你可是放不下心。包裹裏面。難道有什麼珍珠寶貝。余美顏道。有了珍珠寶貝。我倒要由着他們搬上去了。倘被他們看見。倒可以替我掙面子。只爲沒有珍珠寶貝。裏面的東西見不得人。我才不敢煩勞他們。大嫂。你若是愛我的。快不要吩咐他們搬動我的窮包裹。陸昭容正愛着他。便允着他的請求。由着他臨睡時自攜包裹入房。秋香已存了疑心。見他要自攜包裹。不肯假手丫環。包裹裏有什麼祕密呢。想到這裏。他的方寸裏又浮起着一層疑雲。忽忽之間。暮鴉聲中。已催送這輪紅日下了西嶺。九成堂上已點得燈燭輝煌。晚飯的時候。依舊是坐着圓桌。大娘娘故意敬他一個肉圓。說一聲賀你今夜團圓之喜。余美顏接受這肉圓時。並沒有含羞的態度。反而笑吟吟的向着羅秀英道。到了明夜。二嫂要敬我吃肉圓了。秋香聽了。又覺得有些肉麻。暗想。我可料定他是個有才無行的女子了。待到有了說話的機會。我要悄悄

地規諫着大嫂。似這般的放蕩人物。還是少和他接近的妙。待到晚膳已罷。余美顏和大娘總是形影不離。秋香覓不到說話的機會。心中正自悶悶。待到將近登樓。余美顏到自己房裏去攜取包裹。蓮步珊珊。當然有好一回工夫。秋香便拉着大嫂嫂借一步講話。他說。大姊。我又要多疑了。余妹妹的才貌固然超羣。但是太放蕩了。恰才我察言觀色。總覺得他不像是個好人家的閨女。大姊。你許着他登樓聯榻。子細想來。總覺有些不妥吧。昭容笑道。九妹。你敢是生長在九疑山下。動輒多疑。你說他放蕩。我說他是天真爛漫。再者。你方才也曾幫着我把他挽留。他不是有言在先麼。疑人莫留。留人莫疑。我們又要留他。又要疑他。這算什麼呢。秋香再待規諫。已聽得弓鞋瑣屑的聲音。知道余美顏來了。良言不納。也只索暫作罷論。但見余美顏提了一個青布包袱。盈盈而來。於是丫環掌燈。把一賓九主都送上了堂樓。昭容笑向諸美道。你們都到我房裏來。算是鬧一回新房。於是大娘娘房中到了許多鶯鶯燕燕。李傳紅蔣月琴都是

說些笑話。喬鬧新房。秋香道。我是不會鬧新房的。只好作壁上觀。羅秀英道。我雖會鬧新房。但是不敢鬧。只爲今夜鬧了大姊的新房。明夜。大姊便要鬧我的新房。一六月債。還得快。陸昭容道。我今夜喬做新郎。總要做得維妙維肖。你們不要喚我大姊。要喚我大哥。那麼才像一位新郎了。大家說笑了一回。便卽退出。臨走時。春桃回頭道。大哥大嫂。早些安睡吧。在這喧笑聲中。房門呀的閉上了。誰料樓上正閉房門。樓下的老媽子高喊道。諸位娘娘。且慢歸房。大爺回來了。衆美人聽了。不打緊。却把余美顏嚇得面色都變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陸昭容有巾幗丈夫之概。威足以震老祝。而今乃受欺於小余。此自恃其才之弊也。蓋自大鬧祝家莊以後。昭容奏凱而回。駸駸乎有驕態矣。驕心一萌。而外魔卽由此而入。當昭容自鳴得意之時。正我輩代爲擔驚受嚇之時也。語有之。一驕兵必敗。一治兵如是。治家亦如是。

得便宜處失便宜。本回所述之陸昭容。處處欲自佔便宜。而孰知其所佔便宜之處。正其所以失便宜之處也。與余美顏上比玉腕。下比金蓮。似乎考試美顏。可謂便宜矣。然在美顏觀之。則大娘娘之命令。正所以給乎其無上之豔福。便宜在美顏。不在九美也。令余美顏輪日伴宿。似乎妾媵美顏。可謂便宜矣。然在美顏心中。則正適如其願。正所以給乎其無上之快樂。便宜在美顏。不在九美也。其他強加調笑。圖作丈夫。小謔嬌音。偏呼娘子。凡此種種。皆喜揚便宜之陸昭容所引爲得意者也。然而事後思之。揚便宜者。在彼而不在此。昭容之得便宜。卽昭容之失便宜也。喜揚便宜者。可以鑒矣。

四傑傳中之秋香。未嫁之秋香也。續四傑傳中之秋香。已嫁之秋香也。前後兩傳百餘萬言之文章。莫不以秋香爲重心。秋香一最美麗最聰明之妙人兒也。然而寫處女時代之秋香易工。寫少婦時代之秋香難工。譬之兒女英雄傳。其寫少女時代之何玉鳳。何等生龍活虎。而一作少婦。便如呆鵝。減色

甚矣。今作者寫少婦時代之秋香。其玲瓏。其警變。其高出儕輩。其獨具隻眼。猶之前傳中之秋香也。閱者疑吾言乎。且於此前後數回文字。一一細辨之。

傅德

雍編

兒童簡易幻術

一册定價大洋

三角（七折）

本書系傅德雍先生編繪而成。其目的即為啓發兒童之心靈與智識。謀小學生課外得正當高尚之娛樂。參譯歐西幻術書報。編就二十餘套之新奇幻術。內容力求簡易。俾易於兒童仿習。文字說明。分「現象」「解釋」「材料」三項。淺顯明白。無煩教者指導。即能了解。并有精確插圖二十餘幅。非常清晰。兒童閱後。更易穎悟。幻具用物。尤極簡單。毋須另製。以免多費金錢云。

上海大衆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
各大書局
均有代售

第二十八回 寄家書苔岑逢舊友 出奇案杯酒話人妖

唐解元果然回來了麼。果然回來了。再不回來。他的家庭中還堪設想麼。非但一天都遲不得。便是遲來了一個半個時辰。也要鬧出一件不可告人的醜史。若問怎樣的醜史。看到下文。自會明瞭。現在不必先行說破。以致將來說了再說。多費一番複敘的筆墨。且說唐解元攜帶家僮唐壽。在端午後一日動身。若論當時的行程。遊歷金焦二山完畢。便即歸家。至少也須半個月的光陰。如何先後未滿三天。初六日動身。初八日的夜間。便回到了蘇州。當時一沒有輪船。二沒有火車。三沒有飛機。無論如何。總沒有這般的迅速。除非王勃停舟馬當山麓。神人助他一帆風。八百里路程一夜趕到。「一時來風送滕王閣。」以便在一篇滕王閣序上大出風頭。但是相傳的神話。未必實有其事。即使唐解元和王子安一樣的遇着順風。然而去時節遇了順風。未必來時節也遇順風。所以唐解元的速去速來。未必含有神話在裏面。當然另有一個道理。原來唐解元

初意要伴着仲熊。遨遊金焦二山。雖然撇不下家庭。但是爲着手足分上。怎能夠戀了同命鴛鴦。忘却聯輝棣萼。臨出去的時候。他也拚着有數旬的勾當。誰料竟爲事實所不許。船隻當夜在濟墅關過夜。來日正行到無錫縣的境界。兄弟倆偶然相商。路過無錫。我們也可遊遊惠山。橫豎遊山玩水。多經一兩天。也是無妨於事。仲熊又商之兩位娘娘。大娘娘羅雪明。三娘娘憐香。也是素慕惠山的風景。當然深表贊成。所以這一天停舟無錫。唐寅兄弟倆。以及雪明憐香。都是坐着轎兒。上山游玩。停轎以後。也不過品品名泉。訪訪古蹟。以及瞻仰瞻仰華孝子的祠堂。當時風氣。女子都是纖足。帶了家眷游山。當然不能翻山越嶺登峯造極的了。待到暮鴉聲中。便是歐陽永叔說的。一夕陽在山。人影散亂。他們又各各坐了轎兒。抬往河濱下船。這一夜預備在河濱過宿。待到來日開船。再向京口進發。在先停泊的時候。只有一隻官船。現在下船時。自己的船邊。也傍着一隻大小相等的官船。這是不足爲奇。唐寅兄弟倆都未注意。他們

出轎下船。先讓女眷進了船艙。兄弟倆恰正走上船頭。鄰船的艙中忽的走出一位儀容秀整的少年。口稱伯虎仲熊兩兄。今日裏邂逅相逢。真正巧極了。兄弟倆舉眼看時。原來是吳門陸應龍。他和唐解元是鄉榜同年。他和周仲熊是翰苑同僚。相見之下。甚爲欣慰。尤其是陸應龍。他問兄弟倆的行蹤何往。周仲熊道。小弟南下以後。已是多時。現在準備挈眷北上。晉京銷假。爲着難得南回。所以要在常鎮山水之間。遨遊數日。唐寅道。鄙人別無所事。只不過陪着仲熊舍弟。往遊金焦。陸應龍道。天下真有這般相巧的事。若不是在這裏邂逅相逢。來日兄弟到了蘇州。奉訪二兄。便要彼此相左了。仲熊很着急的問道。應龍兄。此番從北京動身。可知道家父家母近體是否勝常。陸應龍道。兄弟連連道巧。便是爲着尊大人有家書在兄弟處。以便到了蘇州。送往尊處。現在便可奉呈了。船頭上不是講話之所。請過敝舟。以便暢談。於是伯虎仲熊一齊過船。自有舟子們打着扶手。扶他們換過船頭。伯虎道。寶眷可在艙內。倘在艙內。我們便

立談數語吧。陸應龍道。此番兄弟一人回南。爲着財產鞵轆的事。料理清楚後。便須北上。所以舟中別無他人。快請進艙細談。於是賓主三人。同入艙內坐定。自有僕人送茶。不須細表。且說周仲熊急於要看他父親周子山的來信。坐定以後。便道。拜煩老哥。請把家父的來書賜給小弟一觀。陸應龍便在小官箱裏。取出書信一封。這便是周子山的家信。仲熊拆書看視。上寫道。

字付熊兒知悉。汝安抵吳門後。兩次家稟。均已閱悉。所有良卿老夫子葬事。汝皆親自監督。不憚風日。此是爲弟子者應有之職。甚慰甚慰。家中急盼汝回。倘無其他要事。速卽北上。勿再勾留。緣汝母在四月中旬。大發肝胃病。老年人不宜有此。殊爲悶悶。二媳分娩期近。亦盼望大媳三媳北上。才有照料也。餘不多述。父子山書。某月某日。

仲熊看信時。伯虎不便同看。只是冷冷地看他面上的表情。便可知道家書中的消息如何。見他看這前數行時。態度如常。大約此書不關緊要。但是看到後。

數行。見他攢着雙眉。便不禁關心起來。待到看畢。便問仲熊道。老弟。家書中消息如何。仲熊便把家書授給伯虎道。哥哥請看這番金焦之游。只可作爲罷論了。伯虎看過信後。便把家書還了仲熊。忙問令堂是否有這舊病。仲熊道。家母雖有此病。但有好多年沒有發過。現在年齡就衰。宿疾復發。卻教游子在外。有些心思不定。陸應龍道。仲熊兄且免愁慮。肝胃氣病。發動時固然形勢可怖。但是平復以後。便可安然無事。兄弟出京的時候。子山老伯親把此信相委。也曾略敘伯母的病情。據說。三天以前。曾經發過肝氣。當時疼痛異常。徧體流汗。形勢很覺險惡。趕緊延請大夫。服了真正的奇楠香後。方才轉危爲安。老伯再三叮囑。教兄弟見了仲熊兄後。千乞轉告。不宜憂慮。只是路上不要耽擱罷了。也。許伯母發過一次。不會再發。不過老伯防着再發。所以催着行人早歸。仲熊兄儘可安心北上。不須煩悶。只爲兄弟知道真正奇楠香療治肝疾。頗有神效。往往可以斷根不發。也許仲熊兄北上的時候。伯母早已勿藥有喜。不過倘無要

事。總以早歸爲是耳。說罷。彼此又敘些別後之情。但是仲熊心中。多少總抱些憂慮。金焦之游。當然作爲罷論。便是唐寅也覺得深中下懷。只爲此番陪着兄弟出游。本來帶些勉強性質。爲了手足之情。只得虛度着自己的甜蜜歲月。仲熊既然不去游山。自己便可早歸蘇州。便向仲熊說道。既是兄弟歸心如箭。依着「游必有方」的古訓。游山玩水。自該停止。不如早早上。以慰倚闥之望。愚兄送到了鎮江。便要彼此分袂。仲熊道。哥哥。我們明日分途吧。既不遊山。哥哥何必遠赴鎮江。還不如早早回府的好。這句話。唐寅也是贊成的。不過手足之親。明日便要分袂。未免有些依依不捨。便道。兄弟。依你的囑咐。愚兄不送往鎮江了。但是明日便卽折回。似覺難分難捨。有一個折衷辦法。且待送到了常州。再行折回。何如。仲熊道。這又何必呢。千里送人。終須一別。承你的厚情。已送到了無錫。此去不須再送吧。唐寅聽了。遲疑未答。陸應龍道。我勸伯虎同年兄。也是明日返蘇的好。一者。仲熊兄可以心安。二者。兄弟明日到蘇。艙中正少件

侶。伯虎兄明日和兄弟同舟返蘇。既可免得兄弟的寂寞。而伯虎兄又可免得在常州另喚舟船。歸來時反而踽踽獨行。這時候。艙中已張着燈火。陸應龍請他們兄弟倆在舟中晚酌。他們也不過辭。但仲熊要暫回本舟。和家眷說明了原委。到了來日。黎明便要開船。既然知道了母病。當然是早行一刻。好一刻。唐寅也要回到自己船上。把東西部署部署。好教唐壽搬將過來。以便明日開船。不誤仲熊的行程。陸應龍道。那麼。伯虎兄今夜便在這裏過宿吧。明日開船。彼此都可在船頭話別。免得到了來朝。又要收拾鋪陳。多費時刻。仲熊深以此言爲然。便道。哥哥便這麼辦吧。伯虎聽了。只得應允。於是陸應龍吩咐舟人打扶手。掌明角燈。送兩位老爺過船。且說羅雪明和憐香兩位娘娘。見自己夫婿和大伯都被鄰船邀去。心中正自沉悶。兩面中艙相並。只不過障着窗衣。隨口談論。鄰舟都會知悉。要是二十世紀的開通世界。兩面隔着船艙。便可無論男女互相談話。紗窗上的窗衣。更無障蔽的必要。便是陸應龍要款留伯虎兄弟晚

餐也可順便請雪明憐香同來。男女合坐。豈不直捷痛快。無如十六世紀的舊禮教。正在銅牆鐵壁時代。男女嫌疑之別。無法可以打破。仲熊礙着應龍。不能揭起窗衣。就在船中和大娘三娘隔舟講話。須得過了船頭。回到自己船艙。才可和雪明憐香講話。應龍爲着此番南下。未曾攜帶太太。舟中沒有女主人。所以不能兼請女賓。閑話剪斷。且說仲熊見了兩位娘娘。不待傳述應龍之言。他們早已聽個明白。當然別無異議。只勸着丈夫不要留連山水。早早北上。免教公公婆婆操心。又勸着大伯不須相送。明日就此分別。於是唐寅吩咐唐壽收拾東西。送往陸老爺的船上。明日便趁着陸老爺的寶舟回蘇。唐壽雖然應允。但是很不起勁。這小廝是性喜出門的。跟着大爺到過東亭鎮。又跟着大爺二爺往遊金焦二山。正是洋洋得意。以便游罷回來。可向僕婦人等談天說地。賣弄他的見多識廣。萬不料今天歸舟。會得和同泊在一起的陸老爺會面。千穩萬妥的遊山玩水。會得被陸老爺的幾句話。以致化作雲烟。唉。天下真有這般

不巧的事。陸老爺遲不會面。早不會面。偏在今晚會面。陸老爺赴蘇的船這邊不停泊。那邊不停泊。偏在我們的船邊停泊。唉。陸老爺。陸老爺。你簡直和我唐壽作對。你簡直是我唐壽的仇人了。列位看官。陸應龍和唐寅邂逅相逢。這關係非同小可。若不是在這裏船埠相逢。唐解元的元字。只怕要加着一個黽字。在海龍王手下承當職務了。無知無識的唐壽。反把陸應龍當作仇人看待。其實應龍不是你的仇人。却是你主人的恩人。非但是你主人的恩人。而且是你九位主母的恩人。癡小子。你還沒有明白麼。隔了一會子。陸應龍的船艙中。已是一主二賓。在那裏暢敘衷曲。先說些朝廷舉措。專制時代的官僚。明知皇帝無道。專事淫樂。鎮日在新建築的豹房中歌舞宴會。置朝政於不問。但是不敢明明白白的指斥乘輿。總說主上明聖。不過受了一輩宵小的熒惑。以致朝政日非。聽說王守溪相國進京以後。今上曾經召見數次。王老相國又上過一道很切直的本章。內分「端聖德。遠佞臣」兩條。洋洋千餘言。可惜留中不發。而

且左右親近之臣。見了遠佞臣三個字。以爲王老相國指着他們而言。便在今
上面前。百般媒孽。所以今上對於相國。眷顧頓衰。召見兩次以後。便不再召。看
來這位老相國大概不能久於其位了。唐寅聽了。頻頻嗟歎。想到春間老相國
奉旨入京。唐寅曾替他繪了一幅出山圖。吳郡名士題詠殆徧。以爲寧王伏誅
以後。國事定有一番轉機。朝政清明。革除積弊。四海以內。不勝厚望。誰料元兇
雖去。羣小未除。以致老成報國。不能夠遂他的耿耿忠心。想到這裏。未免悶悶
不樂。吃過幾杯悶酒以後。又談些其他的瑣屑情形。直到二更。周仲熊方才過
船歸寢。僅僅不過睡得一晷。五月裏天氣。容易東方發白。兩家的船隻。都在黎
明啓行。未經解纜的時候。兄弟倆並立船頭。灑淚告別。一切依依不捨情形。凡
是離人。無不如此。著者無庸替那江文通的別賦畫蛇添足。一經解纜。兩船各
行着反對的方向。「伯勞東去燕西飛。」又須數年之久。才能兄弟會面。周仲
熊北上供職。按下不表。且說唐伯虎和陸應龍同舟赴蘇。談談說說。頗不寂寞。

陸應龍道。守溪相國赴京。伯虎兄既繪一幅出山圖。兄弟今天和足下同舟。也可希蹤古代的李郭同舟。不有名畫。何以示後。擬請伯虎兄繪一幅同舟圖。也可徧徵名人題詠。傳爲一種雅話。唐寅道。繪圖是很易的。不過單稱同舟圖。未免近於簡略。須在同舟上面加着兩個字。老哥。你想怎樣的標題。才是穩妥。應龍道。也喚李郭同舟圖何如。唐寅道。字面雖然現成。可惜我們的姓氏。非李非郭。應龍道。那麼質直言之。便喚做唐陸同舟吧。唐寅道。這又覺得不典了。況且你是翰苑。我是孝廉。決不能把賤姓加在貴姓上面。再者。把唐陸更作陸唐。同是不典。我想與其喚作陸唐同舟。不如喚作龍虎同舟。你稱應龍。我喚伯虎。一龍一虎。天然配合。況且秋榜又喚作龍虎榜。我和你秋榜同年。便是大家同在一張龍虎榜內。所以龍虎同舟四個字。非但切着我們的名號。而且又適合我們秋榜同年的身分。老哥。你道何如。應龍拍手道。這四個字。當然是很好的了。但有一些不好。便是龍居虎先。未免有些慚愧罷了。兄弟忝居翰苑。其實怎及

你一榜秋元的大才槃槃。這不是我故作謙詞。其實盡是曲衷之詞。伯虎兄。我這條無用的龍。要附在你的虎尾上面。才能夠名傳後世呢。你這幅畫最好在三五天內。便替我繪就。我便可以攜往京師。請人題跋。微倖傳在後世。我陸應龍三字。便附着你伯虎而留名。這不是龍附虎尾麼。唐寅聽了。當然遜謝不迭。但是著者以爲「龍附虎尾」四個字。並非是應龍的謙詞。確有事實可以證明。只爲這幅龍虎同舟圖。雖然沒有傳到今日。但是陸應龍三個字。確是爲着唐寅而傳。何以見得呢。只爲明朝弘治戊午至今。已有三百數十年的歷史。所有當時鄉試的題名錄。早已無人記憶。但是不然。明朝年間每省鄉試的題名全錄。雖然都在廢紙簍中埋沒了。一切都無稽考。惟有弘治戊午科南直隸鄉試全錄。一共中式舉人一百三十五名。解元唐寅。殿軍陸鍾。都是蘇州人。而且主試何人。三場是何題目。以及全榜舉人的姓名籍貫。一一詳載無遺。都附刊在六如居士集中。試想三百數十年前的題名全榜。會得一字無遺的流傳到

今日。這不是靠着第一名唐寅唐伯虎之力麼。爲着唐伯虎中了戊午科的解元。所以戊午科的題名全錄。便有了傳世的價值。書中提起的陸應龍。是蘇州長州縣人。和伯虎同榜。中式第九十名舉人。陸應龍的事蹟。雖然不傳於世。但是陸應龍的三字姓名。畢竟仗着這一紙弘治戊午科的唐寅榜。會得流傳到今日之下。並非著者嚮壁虛造。自有六如居士集中的題名錄可以證明。應龍所說的「龍附虎尾。」不是信而有徵麼。閑文少敘。且說龍虎二人。同舟赴蘇。恰恰遇着順風。兩人在艙中對酌。談談說說。非常快心。所不快心的。只有這個禾盡遊興的唐寅。唐寅笑道。我們就龍言龍。就虎言虎。在這舟中。雖不能龍蟠虎踞。却也可以龍吟虎嘯。但是在這風虎雲龍的時候。聽說當今主上。時時有游龍戲鳳之舉。這怕不是盛世的事吧。陸應龍道。這都是一輩佞臣的不好。時時誘引今上到宣府大同一帶去遊幸。尤其是大同。很多粉白黛綠的妖姬。所以外面有種種游龍戲鳳的傳說。唐寅歎道。只可有風流才子。不可有風流天

子。可見做了天子。也是不得自由的。大同美人。著名纖足。當然容易惑人。陸應龍道。大同的纖足美人。固然是女妖。大同的纖足男子。尤其是男妖。伯虎聽得纖足男子。忙道。老哥所指的男妖。可是大同地方的伶人。應龍道。倘是伶人。倒可原諒。伶人粉墨登場。本來是忽男忽女。撲朔迷離的。吾所說的男妖。並非伶人。伯虎道。這也奇怪了。既非伶人。如何纖足呢。他們不登臺做戲。難道也裝着木製的纖足麼。應龍道。倘然是裝着蹻。扮做纖足女子。這是一望而知爲假的。可恨男妖的纖足。並非裝着木製的蹻。却是從小纏成的。爲着大同的土質關係。纏成的脚。往往比着別省的女子來得纖小。所以大同的小脚。名聞全國。這些男妖。是在童年時便即纏足。纏得和蓮瓣一般的輕盈。所以混入釵裙隊裏。誰也瞧不破男妖的原形。伯虎奇怪道。好好的童男。纏成了纖足。那麼這個人除却扮戲做旦角。別無用處了。你又說他們不做伶人的。既不做伶人。豈不是定做一個廢人。難道他們的父母。忍心下這辣手麼。應龍道。他們的父母。忍心

下這辣手。將男作女。是有大欲存焉。成化十三年鬧出的桑冲案。便是將男作女。從小裹足絞眉。待到長成後。冒充女子。混入閨閣。以遂他們種種淫惡的手段。壞人名節。詐人財物。這雖是二十餘年前的事。但是破露以後。刑部及都察院存有檔案。不過外面人業已不復省憶。以致桑冲的餘孽。近來在各處又復活動。可惜都察院置若罔聞。若輩益發沒有忌憚了。唐寅道。他們怎樣的闖入人家呢。應龍道。他們打聽這一家沒有男子。便借着做繡娘爲名。前來嘗試。說到這裏。伯虎猛想起仲熊家中。曾經到過這般毛遂自薦的繡娘。便向應龍探問這詳細緣由。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閱至上回結尾。以爲唐解元一返里門。而余美顏之男女問題。立可解決。故上回讀畢。急於接讀本回。而孰知急脈緩受。在大勢岌岌間。不容髮之秋。而作者好整以暇。竟不順敘解元返里以後之事。而逆敘解元所以提早返里之由。經此一逆敘。而閱者急於欲知之問題。不免因之遲緩。悶葫

蘆何從打破乎。狡獪文人。可謂惡作劇矣。

余初以作者筆端狡獪。須在逆敘文字終了以後。方肯打破葫蘆。而孰知否。二十七回以後。不敘閨房中之余美顏。而敘歸途中之唐伯虎。非使閱者納悶也。正使閱者曉然於余美顏之性的問題也。唐伯虎之歸途。似於余美顏之性的問題。不相干涉。惟其不相干涉。而使閱者得於杯酒閑談之中。可以早早揭破此一重黑幕。此正作者念及閱者有「先覩爲快」之心。故於此有意無意之中。先破此人妖之祕密。而不必待諸伯虎既歸以後。乃始破露其真相。斯時也。唐府九美。尙未知余美顏爲何如人。而閱者得以先九美而知之。此作者之特別奉敬。有心討好也。謂爲狡獪。謂爲惡作劇。豈非適得其反乎。

伯虎固曠世奇才。諸藝皆精。而畫居第一。故本回之龍虎同舟圖。與三十回之篷窗話雨圖。雖係點綴之筆。而實爲伯虎表示絕藝。猶之前傳之畫鷓鴣。

畫觀音畫出山圖也。

由龍虎同舟而談及遊龍戲鳳。而談及正德皇帝之遨遊大同。而談及大同之多小脚女郎。而談及小脚女郎之外又有小脚男子。此種剝蕉抽繭之筆。最足耐人尋味。

小學初級用

黎錦
暉編

大眾音樂課本

每冊定價七分（折七） 四冊

本書完全遵照教育部頒佈之課程標準編制。所取材料。由淺入深。極便教學。歌詞與各科聯絡。且注重兒童文學。曲譜又極合於民族性。且以快活雄壯為主。加以歌詞與曲之配合。力求精當。歌詞字句既保留合於國音之聲調。曲譜之結構又完全保留自然及優美。尤為本書之特色。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第二十九回 失貞操閨女抱羞慚 存野心奸徒施祕密

唐寅和陸應龍杯酒閑談。偶然談到桑沖的餘孽。依舊將男作女。在各處活動。借着教繡爲名。私闖人家閨閣。不覺回想那天和仲熊閑談。也曾談起這麼一件事。不過以爲這般的繡娘。有些形跡可疑罷了。却還沒有知道這是桑沖的餘孽。教繡是假。行奸是真。所以很着緊的問道。桑沖兩個字。似乎幼年時聽得人家說起。但是怎麼一起案件。却還不知其詳。請老哥把桑沖一案的始末情由。講給兄弟知曉。怎見得桑沖餘孽。還在各處活動。陸應龍道。此事說來話長。好在舟艙無事。借此閑談。作爲下酒物。請伯虎兄乾了一杯。以便從頭細講。唐寅飲了一杯。應龍也陪着一杯。於是把這離奇的人妖公案。閑閑講起。應龍道。論着先後。應當從桑沖案說起。但是兄弟雖然久居都中。對於三十餘年前的桑沖一案。久已不聞人說起。自從近來北京發生了離奇的繡娘。便有老年人竊竊私議道。只怕又是成化年間的桑沖餘孽吧。兄弟聽了奇怪。便問桑沖案

是怎樣的。老年人道。這是成化十三年發覺的離奇案子。刑部和都察院中都有檔案。你要知道詳細。只須託人抄錄一分便夠了。我便依着老者的指導。央託熟人。在都察院中抄出一分檔案。閱看以後。才知道現在的離奇繡娘。確乎是學着三十餘年前桑沖的故技。老年人疑是桑沖餘孽。並非過慮。確有八九分是真實不虛。便即盡我之心。一一向五城御史報告。請他們隨時注意。以便拿捉到案。盡法懲辦。但是近來的言官。都沒有以前的丰裁峻厲。認真辦事。我雖屢進忠告。他們只是聽之藐藐。這是沒有法子想的。不過我盡我心罷了。我又向親戚人家。徧行通知。倘有妙齡女子上門教繡。萬萬收留不得。便是令弟仲熊兄那邊。我也曾致意子山老伯。請他們對於這般人物。嚴加拒絕。子山老伯道。我們第三小媳。早已慮及這件事。仲熊入闈閱卷的一年。也曾有這般的女子。登門自薦。願作繡娘。大媳二媳頗有留納的意思。經三小媳數言之下。便即遣發出門了。伯虎道。不錯。不錯。舍弟也曾提起這件事。佩服第三弟媳的見

識不凡。陸應龍道。無怪令弟要佩服這位第三夫人。實在他的眼力非凡。確有深切的見解。聽說這位夫人足智多謀。從前曾有一「先入咸陽」的佳話。他的見識。當然是不凡的了。伯虎兄。幸而你住在蘇州。假使你住在北京。我又不得不憚煩勞。向府上再三警告。以後倘有這般的女子登門。萬萬收留不得。要是不然。你在家中。他們不敢來嘗試。你一出門。難保沒有這輩毛遂自薦的繡娘。乘隙而入。伯虎兄。這是你住在南邊的便宜。這一層可以無須慮及。不比都中的親戚朋友。都要在他們妻妾面前再三告誡。凡有形跡可疑的纖足女子。萬萬收留不得啊。伯虎笑道。老哥談了良久。還沒有談到正文。陸應龍笑道。先要起些波瀾。才能談到正文。我和你痛飲三杯。再往下講。唐寅並不推辭。彼此對飲了三杯。應龍道。都門既發生了這般繡娘。凡是家中有少年男子。若輩便不上門。一聽得這家的男子新近出門。這些繡娘自會登門求見。他們所說的話。和令弟公館中所來的少年繡娘如出一吻。總是託言幼承家教。怕見面生男

子。一切守着瓜田李下的嫌疑。所以有了少年男子。他們便不願登門了。女子裏面。似你們那位三弟媳的見識。這是不可多得的。誰都要把若輩認做規矩的繡娘。留他在家也不妨。只須一留。那麼借教繡而成奸的恥辱。永遠洗滌不清。過了三五天。遂了若輩他們的淫心。才肯辭別。出門的時候。又是百般要挾。必須得了一筆遮醜的錢。才肯守口如瓶。不向外面人多言。要是不然。定把房中穢史。一一的在四處宣揚。以便人人知曉。婦女們都是膽小的。怕他們向外人飛短流長。或取金珠。或取釵珥。悄悄的作爲贈品。才能夠暫時無事。伯虎兄。你想男妖的手段。很辣不很辣。污了人家婦女的清白。還要騙取人家婦女的財物。桑冲的遺孽。簡直殺不可恕。唐寅歎了一口氣道。半是男妖的不是。半是婦女們太沒有烈性了。假使有了烈性。他們便是混入了閨閣。只怕未必能遂其所願吧。應龍道。伯虎兄責備之言。僅知其一。未知其二。似這般的人妖。不進門便罷。一經進門。便是三貞九烈的女子。到了這時。也不能保全清白。只爲他

們行使蠱惑的方法。大抵帶着媚藥同來。一經行使了媚藥。婦女便失却了本心。當然只好任其所爲了。待到清醒。這身子便不乾淨。趕緊遣發人妖出門。人妖便大施其要挾。知道婦女怕羞。便不怕他不出錢遮醜了。唐寅聽了。很覺憤。陸應龍又舉着酒杯道。我們再對飲三杯酒。澆一澆胸中的塊壘。再往下講。於是三杯飲畢。唐寅又問道。這是祕密的事。老哥何以得知其細。應龍道。假使住過人妖的人家。一齊太平無事。沒有什麼亂子發生。那麼便不會疑及是桑冲遺孽。在暗地裏活動。兄弟未出京以前。都中發生兩件事。都和繡娘有關。一件。某姓閨女。已受了人家的聘禮。他的父母。爲着他是幽嫺貞潔的女子。所有接受的六禮。都交女兒掌管。待到出閣期近。父母向他索取首飾。以便出閣時插帶之用。但是少了一對金釵。向他再三窮詰。他才說是已經贈與昔日在這裏教繡的繡娘了。父母以爲託詞。天下沒有這般愚人。把男家送來的聘物。會得贈與一個暫住三五天的繡娘。爲什麼要贈他呢。無論如何。道理上斷然說

不過去。一定另有別情。却把繡娘來搪塞。知道繡娘已不知去向。無可質證了。所以不說贈與他人。只說贈與繡娘。父母打定這般的偏見。一定要女兒說出贈與那一個情人。閨女堅說是贈與繡娘。始終矢口不移。父母又問他爲什麼要把這寶貴的東西。贈與繡娘呢。閨女含着眼淚。不肯直說。但是父母定要逼他說出。逼得無可逼了。閨女才說。待女兒思量一宵。明天一早。告稟爹娘知曉。父母悻悻的答應道。看你到了明晨。用什麼言語來唐突。一宵已過。到了來天。却不見女兒開動房門。高聲呼喚。也不見接應。父母詫異。打門進去看視。不禁放聲大哭。原來女兒已上吊死了。後來解下遺體。在他的胸前。檢得一紙字條。只寫着四個字。叫做「說也羞慚」。爲什麼說也羞慚。當然有關係名節的事了。可見這個繡娘。實有絕大的嫌疑。但是死者已死。而嫌疑的繡娘。又無處可以尋覓。只索罷了。唐寅道。似這般的花叢蠱賊。簡直殺不可恕。還有一件是怎樣的。應龍道。又有一件。也是一個名門閨女。輕易不出中門。再要端莊貞靜也沒

有。但在今春。忽的肚腹漸漸膨脹。父母以爲他害了癥疾。延醫診治。醫生當着
閨女。含糊其詞。比及到了外面開寫方案的時候。却向他父母說知。令愛並非
是病。脈理中却是喜脈。大爲奇怪。父母聽了。氣極不堪。後來盤問閨女。閨女垂
淚不答。但是闖教森嚴的人家。閨門以內。雄蒼蠅都飛不進一個。怎會有這曖
昧的事。還疑惑是醫生的本領不佳。冤枉了女兒。使他含冤難伸。爲這分上。却
不敢過分責備女兒。且待過了幾天。再看他是否懷妊。誰知到了來日。閨女吞
金死了。絕命書也只有寥寥四字。叫做「繡娘害我」。原來五個月以前。有一個
毛遂自薦的繡娘。曾和他女兒同住一間房中。兩三天後。便即辭退而去。這繡
娘是個纖纖金蓮的妙齡女郎。如何會使閨女懷孕。這也是一件疑案。繡娘已
不知去向。死者又不能復生。一切疑團。無從打破。也只索罷了。唐寅道。這又是
一樁可恨的事。如此人妖。貽害閨門。吾恨無尙方斬馬劍。把這輩人妖。一一斬
爲兩段。說罷。連飲了兩杯酒。澆澆胸中的塊壘。又問後來怎樣。應龍道。自從都

門發生了這兩案。哄傳遠近。都疑這些年輕繡娘。大概都是可雄可雌的兩性人。惟有飽經世變的老年人。想到三十餘年的奇案。知道這不是天生的兩性人。這是矯揉造作的人妖。可以斷定是成化年間桑冲案的遺孽。比及我抄了全案。才知道以前人妖的始末。怎樣的發生。怎樣的破露。怎樣的供招。怎樣的定罪。我都細細的記得清楚。好在舟中無事。我可以講給你聽。作爲下酒物。說時。吩咐小僮燙了兩壺酒。不須伺候。以便主賓自斟自酌。那小僮本已枵腹多時。聽得這般吩咐。當然樂於從命。便離了中艙。到後面和唐壽對酌去了。於是艙中賓主。在那自斟自酌的時候。講起這段人妖的公案。應龍道。人妖案的發生。並不始於桑冲。而始於大同府山陰縣的奸民谷才。其時還是景泰年間。據那谷才向人說。自己在五歲的時候。跟着老父。到深山中去採藥。忽見松林之下。站着一位童顏鶴髮的異人。似乎在那裏守候他們到來。比及走近松林。那異人摩着谷才的頂道。裹了纖足。享了豔福。三千粉黛。隨心所欲。谷才的父親。

知道這異人定有來歷。便跪在他面前求教。異人把谷才的父親挽了起來。便道。這不和你相干。我說的是令郎的豔福無量。谷才的父親向他請問原由。異人道。令郎將來雖不過做一個平民。但是他的豔福。不輸於古今的帝王。凡是做了帝王。後宮佳麗二千人。愛上那個。便喚那個來侍寢。帝王的豔福。誰也比不上。比得上的只有這位令郎。於是力勸谷才的父親。快把兒子的雙足裹小。從小便扮做女子。教些女紅針繡。琴棋書畫。管教將來你父子倆都有好處。說罷。又傳授谷才的父親幾紙藥方。照方合藥。管教受惠無窮。谷才的父親接受了藥方。正待道謝。但是轉眼便不見了異人的蹤跡。從此以後。便把谷才開始裹足穿耳。當做女孩看待。這就是人妖的起始。唐寅道。凡是妖言惑衆之徒。大都託詞深山採藥。得遇異人。谷才的老子。決不是個安分良民。應龍道。豈但不是安分良民。簡直是個殺不可恕的奸民。他把兒子改作女裝以後。不知從何處得來的藥方。偽稱是異人傳授。一是變音方。服藥以後。會得變成了女音。

二是滅鬚方。待到成年的時候。敷上滅鬚的藥。永遠不會生鬚。三是平結方。成年的男子。喉頸之際。自有喉結高起。敷上平結的藥。永遠不會起着喉結。把這三種藥。如法泡製以後。無論走到那裏。便不會露出男子的破綻。最可惡的。是一種昏迷藥。和一種昏迷呪。在谷才出外行使他的奸計。遇到意志不堅的婦女。只須誑言調笑。便可成奸。遇到秉正不從的女子。他只須向女人噴出昏迷藥。念動昏迷呪。那女子便由着他擺布了。谷才從十六歲起。出外教繡爲名。圖姦詐財是實。經了一十八年之久。從景泰而正統而成化。被他奸過婦女。不可計數。但是從沒有破過案。那時谷才的老子已死了。谷才已在中年。但是面貌仍和少年相似。而且祕密授徒。又可借此斂財。博一個吃着不盡。自從谷才有了這條別創一格的生財門徑。大家見了眼紅。希望做他的入室弟子。學就他的祕訣。也是合當破露。他收了桑冲做弟子。以致有成化十三年的人妖發覺案。當時盤問發始的人。由桑冲口中供出谷才是他的師傅。但在這時谷才已

死了。倒被他幸逃顯戮。否則一定也要凌遲處死。唐寅笑道。老哥慢發議論。且把桑冲的事。告我知曉。應龍道。桑冲這廝。據他的供狀。知道他本姓李。是太原府軍籍李大剛的姪子。爲着家境貧苦。自幼賣與榆次縣人桑茂爲義子。據說有人相他的面。說他豔福第一。當世無匹。有二百名絕色佳人。做他妻妾。桑冲這時正靠着他義父的家產富有。飽暖思淫慾。正要博幾個絕色佳人。做他的妻妾。他聽相士這般說。怎不喜出望外。他想。絕色佳人。得着一二。已覺豔福不淺。如何有二百名之多呢。除却帝王。沒有這般豔福。難道自己也有帝王之份麼。後來有人傳說。山陰縣的谷才。人家稱他谷大姑娘。實則不是姑娘。是一個男子。他靠着將男作女。又學就了烹飪刺繡的本領。便可闖入人家。和絕色的佳人相近。聽說他在十八年中。和他同宿的絕色佳人。山西山東北直隸等處都有。先後約有三五百人。便是古代的唐明皇。也沒有這般的豔福。桑冲聽在耳中。便去物色。這位男身的谷大姑娘。果在大同南關居民王長的家中。尋見

了這位谷才谷大姑娘。便在密室中雙膝點地。定要拜認谷才爲師傅。以便傳授他的種種魘魅行奸的祕訣。谷才問明了他的家世。知道他是桑茂桑大員外的兒子。便道一聲桑大官人。這法術是不配你學的。你是富翁的兒子。你要錢財。自己家中都有。不用在婦女身上。騙詐金錢。你要佳人。自有佳人肯做你的妻妾。不用扮着女人。行那危險的事。桑冲道。實告師傅知曉。桑冲並不貪財。只貪着絕色佳人。曾經相士說過。我的豔福不淺。有二百名絕色佳人。都和我發生着枕席之愛。我想我的家私。單娶一兩個絕色佳人。還未必如願以償。休說二百名之多了。若要享這豔福。除却拜你谷大姑娘爲師。更無他法。倘肯收錄。我是不吝重酬的。谷才爲着自己幼時。也有人說他豔福無匹。所以聽得桑冲命中該有二百名佳人同枕。認爲桑冲和自己一般。都是有來歷的人。而且又貪着桑冲的重酬。便肯收錄在自己門下。做他的弟子。從此以後。桑冲便是谷才的門徒了。桑冲的面貌本來清秀。年齡不過一十五歲。先把變音減鬚平

結的三個方法。傳授與他。果然扮了女子。不易看出。只是兩腳不能纏成纖纖金蓮。幸而桑沖的腳寸。並不十分大。谷才又傳給他一種方藥。可以臨時束縛。使那腳寸減少十分之二。所以桑沖的裙下。變成一雙比大不足比小有餘的。一半攔脚。又教成他粗淺的女工。如剪花樣。繡鞋花。以及炊飯燒菜的本領。待到學成的時候。又要桑沖當天賭誓。他日倘有破露。無論如何。決不攀出師傅。有渝此誓。千刀萬剮。賭誓以後。才准他到各處去實行他的法術。唐寅道。後來桑沖怎樣的破露奸情。應龍道。他在成化三年從谷才處學成魘魅行奸的法術。直到成化十三年方才破露。這十年中。不知幹了多少造孽的事。我在檔案中查出他的供招。他不但到處圖奸。而且傳授了許多門徒。供出的門徒。有本縣谷家山的任茂。張虎。谷城縣的張端。文水縣的孫成。其他還有多名。我可記憶不清了。他便把谷才傳授的本領。傳授與諸人。也向諸人要約。你們到各處人家須得出入小心。若有事發。休得攀出我來。當天立誓。以昭鄭重。諸

人立誓以後。各各散去。分道揚鑣。各去覓魅行奸。單說成化三年三月內。桑冲離家。徧遊各地。共有十年之久。不作其他生意。專做他的圖姦舉動。果然到處隨心所欲。不曾破露。他所經歷的地方。大同平陽太原真定以及河間濟南東昌等府。朔州永年大谷等四十五府州縣。旁及鄉村鎮店七十八處。凡是庸脂俗粉。他都看不上眼。到處用心打聽良家出色女子。被他探聽得實。他便隨機應變。有時自稱是人家的逃婢。有時自稱是被難女子。先在附近人家借宿。以女紅代替房飯錢。住了數日。便央託他們薦入他所蓄意圖奸的人家。要是那家回絕了。他便無計可施。如其把他收留。他便得步進步。日間教作女工。夜間伴宿閨房。聯牀昵語。把風情話打動良家女子的心坎。倘使不爲所動。候至更深。行使祕術。將隨身帶着的雞子一個。去白留黃。又用桃辛七個。柳辛七個。燒灰存性。另加新針一隻。鐵槌搗碎。燒酒一口。合成迷藥。噴在女子身上。女子便動擇不得。口不能言。一切任其所爲。待到遂了他的慾念。又念解昏呪。女子如

夢初醒。已被玷污。聲張不得。但遣發他早離此地。他借此便可索些金銀。才肯出門。唐寅奇怪道。這個藥方。你怎會知曉。應龍道。也在檔案中鈔出。是桑沖供詞中供出的藥方。唐寅道。這個方法靈驗否。應龍正待答言。却見船上人忙着扯篷。原來這時已轉着順風。應龍道。今天順風相送。定可趕到蘇州。這順風大概。是伯虎兄招來的。唐寅忙問其故。應龍道。你忘記了風從虎麼。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人妖公案始末。見明陸燦所著之庚巳編。當時固有此檔案。非作者之嚮壁虛造也。蒲柳仙聊齋志異中亦引此事。惟言之不詳。作者敘述此事。借陸應龍杯酒談心。閑閑說起。自是一種筆法。前數回中之余美顏。撲朔迷離。讀者亟欲知其究竟。作者知其然也。於是用烘雲託月之法。不言余美顏之來歷。而僅述陸應龍之閑談。讀者至此。思過半矣。

第九回。「登門來少女。妙擅針神。」即爲二十四回。「門內到奇人。九娘愁

慮。一立一影子。第九回丹桂軒中兄弟談都門瑣事。卽爲本回龍虎同舟談人妖公案。作一先導。有此先後呼應。文筆便一氣呵成。讀數十回書。作一回書觀也。蓋分之爲數十回。合之則成一大回也。

明代多奇案。人妖案其一也。將男作女。混入閨閣。此不足奇。所奇者纖足耳。兼擅女紅耳。如此之喬妝案。非惟前史所未聞。抑亦後史所罕有。可謂空前絕後之大奇案矣。彼夫周文賓之喬妝案。祇可以欺霧裏看花之祝枝山。不學無術之王老虎耳。以比桑沖。小巫見大巫矣。

第三十回 花枝綽約心醉佳人 月色迷離魂驚男子

歸心如箭的唐寅。遇見了一帆順風。怎不胸襟大快。又加着篷窗對酌。知己談心。益發笑逐顏開。連浮大白。這時候。坐舟已過了滸墅關。半村半郭的地方。另有一種風趣。三村兩舍的人家。婦女們都忙着在門前刺繡。一帶繡花綑。都排列在綠陰之下。畢竟鄉間婦女。比着城裏人勤奮。任憑河中船舶往來。他們只注目在繡綑上面。不肯抬頭。看一看閑眼。俗語道得好。「一眼失三針。」是說。瞧一次閑眼的工夫。繡綑上便少做了三針。所以他們的繡綑。雖擺設在河濱。只爲着仲夏天氣。在綠陰下繡花。可以得些涼風拂暑。並不是貪圖着眺望什麼野景。其時。只有舟中人眺望岸上繡花婦女。却不見岸上繡花婦女。停針注視行舟。唐寅見那俯首刺繡的婦女。髮髻上都插着紅豔豔的榴花。便想起了「紅裙妒煞石榴花」的一句詩。想起了這句詩。便想着那天在石榴樹下。爲着哦詩。便引起了石榴的誤會。不覺自己好笑起來。陸應龍忙問道。伯虎兄有

何好笑。唐寅不便把石榴誤惹情魔的事。向他直說。只得託詞道。兄弟見了河濱刺繡的婦女。想到這裏面可有將男作女的桑冲。混迹在內。所以好笑。應龍大笑道。幸而沒有。倘有其人。我便要替足下寒心。唐寅笑道。舍間是在桃花塢。不在澚墅關。便有桑冲其人。也只是澚墅關一帶的婦女遭殃。和我何涉。應龍道。桑冲的獵豔眼光。何等厲害。他所圖謀的婦女。決不是尋常脂粉。足下擁有九美。備極人間閨房之福。而且現在足下又不住家中。幸虧桑冲遺孽。不曾蔓延到姑蘇地方。要是蔓延到此。足下只可以深居簡出。坐守老營。才可以免得若輩覬覦。要是不然。只怕若輩到了姑蘇。第一屬目的。便是一挑花塢裏解元家。唐寅聽了默然。原來他也有些動心。桑冲遺孽既會在仲熊家中希圖嘗試。難保不混迹蘇州。也來登門自薦。自己擁有九美。端的聲名太大了。倘來嘗試。九位娘子裏面。却沒有憐香弟媳。這般的足智多謀。如何是好。應龍看出唐寅的沉吟模樣。笑說道。足下停杯不舉。莫非上起心事來麼。兄弟來說幾句笑

話論到閨房之福。兄弟輸君多多。足下擁有九美。兄弟只有一個黃臉婆子。但是足下出門。多少總要擔驚受嚇。兄弟則不然。任憑桑沖遺孽。在京師地方活動。兄弟只向親友人家。隨時警告。至於自己家中。一些不生驚恐。若如賤內這般姿色。若輩見了。都要掉首不顧。所以兄弟南北往來。放着家眷在北京寓所。儘可一百個放心。不生內顧之憂。說到這裏。又笑道。伯虎兄。天道忌盈。你有了九美團圓。快不要希望十全。豔福上留一分缺憾。才是戒滿防盈的道理。令弟在都中也曾和兄弟說起。說足下聰明絕頂。人所不及。但有一種「寡人好色」之癖。未免多多益善。樂此不疲。知道足下的。便說有託而逃。隱於好色。不知道足下的。便說漁色不厭。自號風流。應龍沒有說完。唐寅呵呵大笑道。承蒙教誨。但是小弟已早有了覺悟。從前風流玩世。不拘禮法。蓄意要不入宸濠的網羅。現在宸濠已伏誅了。小弟也不會再有這般輕佻舉動。并且懺除綺語。已在三寶面前立下了誓願。老哥以爲今日之唐寅。仍是昔日之唐寅麼。應龍道。足

下既是大澈大悟的人。兄弟聞之。也覺欣慰。請乾一杯。以誌慶幸。於是舉一舉酒杯。和唐寅對浮一大白。唐寅道。恰才的人妖公案。以下何如。應龍笑道。貪講閒話。誤了正文。現在却要言歸正傳了。恰才所談的桑冲。他在成化元年。訪師。成化三年。出外覓魅行姦。直至成化十三年。他在外已有十年之久。被他奸污的女子。已有一百八十二人之多。他爲着相士所說。有二百名絕色佳人。和他同眠。屈指計算。二百之數。只缺着一十八人。他的意思。須滿了二百之數。方才回頭是岸。不再做這溫柔之夢。可惜他不知天道忌盈的道理。要是知道了。享受了一百八十二人的豔福。便即回歸故里。不再破壞人家的名節。那麼便可和他的師傅谷才一般。終於牖下。得以幸免顯戮。但是他怎肯回頭呢。他在成化十三年七月上旬。道經真定府晉州的一個村鎮。地名叫做聶村。他凡到一處。總在庵觀寺院前去閑步。看有什麼美貌女子。前來進香。這天。也是他惡貫滿盈。合該破露。他打從大悲庵門前徘徊。恰有一個絕色女郎。打從庵中燒

香回來。桑冲一見動情。認爲生平所遇的美人裏面。惟有這位美人是美到了十二分。忙向旁人探聽。才知是本村高宣高秀才的甥女殷如花。替母還願。順便要去探望高宣。他住在離轟村十二里一個小村莊。他探望舅父以後。今天便須坐着原船回家。桑冲又問高秀才的家庭情形。人家告訴他高秀才夫婦都是六旬以外的人。兒子在外面經商。家中只有婦孺。他暗自打算。要去接近殷如花。須得經這高秀才的介紹。立意先進高姓的門。再由高姓薦往殷姓人家。便可不疑。過了幾天。他便趁着黃昏人靜。坐在高秀才的門前。嗚嗚哭泣。高宣聽得哭聲。開門詢問情由。他又施行他的慣技。慘悽悽的申說情由。詐稱自己是趙州民人張林的妾。只因偶然失手。打碎了丈夫心愛的古董花瓶。張林大怒。把他打了一頓。聲稱到了晚間。還要把他打死。一時情急。乘隙逃走。跋涉了好幾天。才從這裏經過。時已暮夜。投宿無門。所以坐在這裏哭泣。高秀才是一個行善之人。可憐他是年輕婦女。不能夠露宿終宵。便把他招留入內。到客堂

中坐定。高奶奶也是和霽可親。問過家世以後。很憐惜他的遭遇。以爲長此飄零。也不是個辦法。便問他可有什麼謀食的技能。他說。粗細針繡。都理會得。高奶奶向他丈夫說道。甥女殷如花不是出嫁在卽麼。只爲他母親新病才愈。一切針繡。不能幫着女兒的忙。正要覓一個會得針繡的人。高秀才道。若薦他去。倒可覓得一個啖飯的地方。便問桑冲道。有這麼一個所在。你願不願去呢。桑冲聽了。正中他的心願。於是說了許多感激的話。自稱願效微勞。高秀才道。本待今夜便送你到殷家甥女那邊。但是相距有十二里之遙。今夜已不及了。便在這裏權宿一宵。明天送你登程。唐寅歎道。那麼我要替這位殷如花小姐寒心了。應龍道。不用替他擔憂。聽我向下講去。桑冲以爲高秀才是年老之人。家中只有婦孺。在此借宿。異常穩妥。到了來日。便可和殷如花相親相近。自己的計畫。可謂順利非凡。心中暗暗快活。誰知外面蓬蓬地敲門。高秀才又自去應門。隔了一會子。同了一個中年男子入內。桑冲假作羞慚。低頭不語。但是那男

子却把桑冲上下打量。又聽得高老夫婦把他借宿的情形。一一告訴那男子。那男子也代爲嗟歎。高秀才又向他介紹。說這男子是老夫的女婿。在本州充當書吏。今天因事下鄉。在這裏權宿一宵。你別害羞。彼此都識得瓜田李下之嫌。你住南面房間。他住北面房間。其中隔開着一個院子。儘可辨別嫌疑了。桑冲聽了。自然放心。待到歸寢入房。這天正是七月十三日。月光如水。銀瀉地。院子裏樹影婆娑。桑冲把窗戶都閉上了。熄燈安眠。只爲多跑了路。有些疲乏。上炕以後。便入睡鄉。誰料夢中聽得撬門聲響。忙睜倦眼。見房門業已大開。月光入室。照見一個男子。闖然入室。桑冲待欲聲張。那男子已一躍上炕。便把他摟抱。自稱是高秀才的女婿趙文舉。中年喪偶。見色動情。向他再三求歡。且欲娶他作爲繼室。桑冲哀求無效。一時憤憤。連打文舉兩下嘴巴。文舉惱羞成怒。便施強暴。把桑冲摔倒在炕上。一手按住。一手摸索。這便破露了十年未破的人妖公案。只爲用手摸索的時候。揣無胸乳。摸有腎囊。趙文舉便大呼着捉到。

了人妖。一時全家盡起。詢悉情由。高秀才的意思。不欲多事。驅之出門便算了。但趙文舉是在本州當差的。怎肯放鬆一二。況且隔牆有耳。鬧得鄰右都知曉了。倘不報官。便要擔着處分。於是待到天明。將桑冲捆送晉州。審供數堂。供出詳情。爲着這是非常重案。奏明朝廷。治以凌遲之刑。我所敘述的事。都從他的供招中看來。就是這個迷藥方法。也在他的口供之中。唐寅道。恰才我要問你。這方法究竟靈不靈呢。應龍道。受他魘魅的有一百八十二名良家女子。可見這藥方是很靈的了。單仗迷藥。是無效的。須得輔以昏迷呪。才能靈驗。聽得都察院中專司檔案的書吏說起。原供上本有呪語全文。便是這迷藥還有幾味主藥在內。只爲長官防着傳布在外。有關風化。所以削去呪語全文。以及迷藥中的幾味主藥。任憑藥方流傳在外。已是殘缺不全。無有效驗。這也是上官的一種好心。所可惜的。桑冲的幾個門徒。不曾捉到。以致成了漏網之魚。經了三十餘年之久。桑冲遺孽。尙在輦轂之下。荼毒良家婦女。怎不令人恨恨。唐寅聽

了。又歎息了一回。又問應龍道。你看過了檔案。竟能這般元元本本。講個詳細。你的記性倒很好。應龍笑道。我的記性不算好。爲着這件事。很有關於風化。所以曾把人妖公案。很詳細的告訴親友知曉。講過了幾遍。自然脫口而出。如背熟書一般了。唐寅道。這檔案可曾攜帶在巾箱裏面。以便小弟借錄一通。以昭炯戒。應龍道。桑冲的供狀。是字數很多的。留在北京寓所。沒有帶在身邊。惟有都察院的文件。曾錄入兄弟的日記裏面。少頃。可以檢出。以便足下轉錄一通。於是又談了些閑話。待到酒飯完畢。已近申刻。應龍檢出日記。唐寅便在舟中借錄一通。原文道。

都察院爲以男裝女魘魅行奸異常事。該直隸真定府晉州奏。犯人桑冲犯罪云云。由趙文舉將冲捉送晉州審供前情是實。參照本犯立心異人。有類十惡律無該載。除將本犯并奸宿良家女子姓名開單。連人牢固押法司收問外。乞

敕法司將本犯問擬重罪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都察院看了來說。欽此。臣等看得桑冲所犯。死有餘辜。其所供任茂等。俱各習學前術。四散姦淫。欲將桑冲問擬死罪。仍行各處巡按御史挨拿任茂等解京。一體問罪。以警將來。及前項婦女俱被桑冲以術迷亂。其姦非出本心。又干礙人衆。亦合免其查究。成化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掌院事太子少保兼左都御史王王某等具奏。二十二日於奉天門奏奉聖旨。是這廝情犯醜惡。有傷風化。便凌遲了。不必覆奏。任茂等七名。務要上緊挨究。得獲解來。欽此。

唐寅下筆颯颯。不多時便抄好了。交付唐壽。藏在護書夾內。但是風又轉了。天邊隱隱作雲。唐寅笑道。恰才風從虎。現在又雲從龍了。但願不要下雨才好。應龍道。便是下雨。我們都在艙中。又有何礙。唐寅道。只怕受着風雨之阻。今天不及進城。應龍道。不及進城也不妨。便在舟中歇宿一宵。又可請你繪一幅一篷

窗話兩圖」了。彼此一笑。重又談到桑冲的案子。唐寅道。這一百八十二名婦女。幸遇皇恩寬大。得免查究。應龍道。雖免查究。但已吃驚不小。據那老年人傳述。這一百八十二名被姦女子。被桑冲攀出以後。一時羞於見人。在家自盡的有數十名之多。全是桑冲害人。唐寅歎道。我對於此案。桑冲自是罪魁禍首。但是那個趙文舉。却也殺不可恕。夤夜撬門圖姦。他的存心已不可問。待到破露人妖。便即當官告發。桑冲爲他而死。桑冲自有可死之道。最傷心的。便是這數十名羞憤自盡的女子。受了桑冲的魘魅失身。已覺可憐。還要使他們含羞而死。益發慘不忍言了。我做了官吏。也得把趙文舉懲戒一下。只爲這數十名可憐女子。雖然死於桑冲的魘魅。也是死於趙文舉的舉發。正名定罪。桑冲是人類之妖。趙文舉也是人類之賊。應龍道。若照足下的意見。應當作何辦法。唐寅道。我處了趙文舉的地位。把桑冲驅之使出。就照高秀才的辦法。才是忠厚之道。應龍道。在這分上。兄弟的主張。便和足下不同了。趙文舉的起意。固然可惡。

但是舉發以後。畢竟功多罪少。這數十名被污女子。雖然因此自盡。但案發以後。便保全了無量數的妙齡女子。從此這輩人妖。便不敢輕於嘗試了。唐寅道。小弟以爲不然。羞憤而死的數十名女子。是實事。保全的無量數女子。是猜度之詞。趙文舉畢竟功不蔽罪。若說案發以後。若輩便可斂迹。那麼現在輦轂之下。爲什麼又有桑冲餘孽發現呢。應龍笑道。無怪現在士大夫。分着黨派。原來每人的主張。總難一致。我輩談些毫不干己的事。尙且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唐寅笑道。我輩龍虎同舟。誰是公。誰是婆呢。我知道了。虎爲山君。公當屬我。龍有豬婆龍。婆當屬足下了。說罷。彼此撫掌大笑。談笑一會子。天際的浮雲。業已被風吹散。一輪紅日。漸漸落向西山。唐寅又笑道。風虎雲龍。又是我佔了優勢。你這條龍。休想騰雲致雨。應龍也笑道。你休自誇獸王。聽說府上的母大蟲。比着你這公大蟲。更爲厲害。去年大鬧祝家莊。這新聞傳到都門。大家都有些談虎色變。唐寅道。傳聞之詞。未免言過其實。應龍見唐壽站在旁邊。笑問道。你

替我下一斷語。究竟是母老虎凶。公老虎凶。唐壽笑道。我們大爺。名虎實不虎。我們大娘娘。名不虎。實在是虎。小人有句放肆的話。最好大爺和大娘娘掉換了名字。那才名實相符。唐寅捏着錐鑽拳頭。恐嚇唐壽道。狗頭無禮。唐壽道。小人已告罪在先了。應龍大笑道。伯虎兄不用怪他。他的說話。很有幾分道理。嫂夫人更名伯虎。才是虎中稱伯。可以嚇走老祝。足下生就這眉清目秀的臉蛋兒。更名昭容。確是名副其實。這時候。船上已點着明燈。紅日方才下山。東方已推起一輪明月。船隻越近里門。越是歸心如箭。可惜又不巧了。前面正通過很長的木牌。把那河流截斷。所有大小船隻。都停止進行。須待木牌通過以後。才能進發。唐寅皺着眉兒。頻喚奈何。應龍道。着急些甚麼呢。兄弟已打定了主意。便是到了碼頭。兄弟也不上岸。須待明日進城。但不敢有屈伯虎兄。你是偎紅倚翠的人。怎能錯過你一刻千金的良夜。兄弟呢。船中是孤眠獨宿。岸上也是孤眠獨宿。船中岸上。都是一般的住。唐寅見他這般說。覺得不好意思急急的

回家。唐壽道。大爺便聽了陸老爺的話吧。不爭這一宵。明日清早進城。豈不是好。唐寅猶豫不定道。且看木牌何時通過。再作道理。唉。唐解元。你若知道府上的情形。無論水道有阻。飛也要飛到桃花塢裏去了。唉。陸應龍。你若知道唐解元府上的情形。無論如何。總不敢留他在船裏住了。唉。唐壽。你若知道堂樓上面。今夜有一個桑冲第二希圖在大娘娘房中過宿。無論如何。總不敢說大爺不爭這一宵了。但是木排撐了多時。依舊沒有通過。應龍道。伯虎兄不須猶豫。看來你也不及進城了。我們重整杯盤。再來對飲吧。於是吩咐船家。預備夜飲。唐壽素性貪懶。和陸家小廝在船中談談說說。倒也有趣。最好住過一夜。明日起岸。又勸着主人道。大爺。一恭敬不如從命。一便住在船裏吧。倘使九位娘娘知道大爺今夜回家。小的便不敢勸大爺在船中過夜。現在呢。九位娘娘不承望大爺提早回家。要是深夜敲門。反惹九位娘娘吃驚。不如明天開了大門以後。安然回家。豈不是好。唐寅點頭道。這小廝說得有理。便應允着在舟中過夜。

船已停泊了。酒肴已搬出了。唐寅的手已執着酒杯了。假使依了赤壁賦中的話。「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那麼明天回去。便要脫却解元巾。換上綠頭巾了。編者不肯使閱者諸君。替唐寅捏一把汗。趕緊用着幹旋的筆法道。唐寅捏着酒杯。正待對飲眼光一瞥。忽見停泊的地方。正是人家的一個院落。明月瀉地如銀。婆娑的樹枝。在粉牆上弄影。便回想到恰才應龍所談的桑冲破案。也是在這月明之夜。不禁心動。想到自己家中。女流居多。現在我已到了蘇州。爲什麼不早一夜回去。倘有小人窺伺。豈不使他們擔驚受嚇。想到這裏。方寸中受了警告。便不顧應龍嘲笑。唐壽慙息。船隻雖然被阻。可以舍舟就陸。喚轎回去。便吩咐舟人。上岸雇轎兩乘。好在行李簡單。可以附帶在轎檣上面。便取出三兩銀子。賞了陸應龍的僕役和船家。自己帶着唐壽。離船上岸。和陸應龍拱手作別。乘着月色如銀。一主一僮。坐着轎兒進城。逕向桃花塢解元府而去。這便是唐解元提早回家的緣起。欲知後事如

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行文全在脈絡貫通。未來之事。固宜有伏線。已過之事。亦宜作迴波。如滄墅關之沿岸繡花綉。看似閑文。實則有三種章法。一是點醒現在時令。「五月榴花照眼明。」有此點綴。乃不拋荒仲夏風景。二是回顧以前瑣事。因「紅裙妬煞石榴花」一語。自應回想上月在適園之中。因此詩句而惹起石榴之誤會。二是預作下文伏筆。因繡女而慮及桑冲混迹其間。因桑冲遺孽活動。而深恐九位娘子也受其患。在當時爲理想。在下文爲事實。然則閑閑寫景之文。點綴現在在於斯。迴顧已往在於斯。預伏未來在於斯。誰謂此爲閑筆哉。實緊要之關鍵語也。

桑冲破案。而谷才幸免誅戮。此其中有天意存焉。谷之作惡。其父釀成之。惟冲則孽由自作耳。本一窶人子。幸獲溫飽。卽沈醉於術者之言。妄冀二百佳人。供其蹂躪。當止不止。遂遭顯戮。應龍天道忌盈一語。不特可以論定桑冲。

抑亦可警告唐寅。杯酒談心。其中有晨鐘暮鼓之音。足抵得一篇戒淫文也。自有舟艙一席話。余美顏之來意。固已瞭如指掌。讀者心理。莫不亟盼唐寅早回。以破此祕密。偏有此木牌斷流。阻其歸路。遂使一般讀者。擔驚不淺。此非作者之不肯做美也。行文最忌直率。須處處有頓挫。乃能出奇制勝。木牌阻歸舟。不必有此事實。作爲文章中之頓挫觀可也。

第三十一回 求佛佑九空念觀音 試夫心大娘授祕計

但聽得老媽子喚一聲大爺回來也。陸昭容不過奇怪着大爺回來得快。惟有那自甘雌伏的余美顏。卻嚇得面如土色。陸昭容道。怕什麼呢。大爺早一天回來。你便可以早一天做試金石。但是今夜且不要和大爺相見。你且下樓到丹桂軒那邊去安息。到了來天。再向你傳授錦囊。你快去吧。免得撞見以後。反不穩便。余美顏慌慌張張的說道。大爺且待我到了那邊。再迎你們這位大爺上樓。陸昭容又是好笑。又是好恨。好笑的美顏既喚自己爲大爺。又喚回來的大爺爲大爺。好恨的自己的命運太劣了。做了多年的大娘娘。難得今夜有這余妹妹的趣人。肯認我做假丈夫。肯把大爺相稱。也好使我吐一口氣。誰料才閉房門。只輕輕的喚了我一二聲的大爺。我們這位貨真價實的大爺。早不回來。遲不回來。偏在這時回來了。他既回來。我便做不成我的西貝大爺了。在陸昭容籌思的當兒。房門已開了。余美顏已帶着來時的小包裹。由一名小丫頭。陪

着他下樓去了。陸昭容一聲吩咐。大爺進來以後。誰都不能把余小姐登門求見的事。走漏一絲半毫的消息。其時。唐壽已提着東西。送到中門以內。老媽子問他爲什麼回來的快。唐壽撇起着嘴不做聲。面孔上堆着許多的不快。堂樓上面的九位娘娘都已嫋嫋婷婷齊齊整整的下樓。歡迎這位倦游回來的唐解元。九成堂上。本已熄着燈火。爲着主人歸來。重又張燈。明如白晝。霎時便熱鬧起來。唐壽見了諸位主母。跪着稟告大爺半途折回。並沒有遨遊金焦二山。大娘娘正待問他何事折回。聽得丈夫的聲音。已入中門以內。便喚唐壽退出。他們九姊妹並立在滴水簷前。歡迎丈夫歸家。在那月色如銀的時候。唐寅含笑入內。只聽得一疊連聲的大爺回來了。大爺路上辛苦。大爺因何提早歸家。大爺敢是不曾去遊金焦二山。這一串珠喉。這一隊嚦嚦的鶯聲在檐下鳴。當然是最後這一隻黃鶯。尤其鳴得悠揚宛轉了。唐寅只得喚一聲列位娘子。深深一揖。從大娘娘起直至九娘娘止。只把雙袖徐徐的移動。作了一個「一以

對九一的長揖。畢竟是唐解元便宜。他只作得一個揖。却博得九位嬌娘答禮不迭。你也萬福。我也萬福。九位嬌娘九萬福。這也可以成爲一種佳話。叫做「一揖換得九萬福」。於是九位美人簇擁着唐解元上那九成堂。唐寅問及玉麒。衆美人道。小孩已先睡了。衆美人知道丈夫還沒有晚餐。吩咐廚房準備酒肴。唐寅道。酒可無須了。今天附着友人的船。艙中無事。知己對飲。已喝了許多酒。現在只須吃些稀飯。便夠了。於是重又吩咐。只須幾碟粥菜。以及一鍋香珠白米粥。以供大爺晚餐。同時。還有許多瑣屑的事。外面開發轎夫。關閉門戶。裏面的唐壽。安頓行李。自去吃飯。都可一言表過。單說唐寅在九成堂上晚餐的時候。九位美人。雖已用過晚膳。卻也坐著相陪。當然要詳問丈夫提早回家的緣由。唐寅便把遨遊惠山。邂逅友人。得悉周老伯母在京都發病。二弟知道了。心緒不寧。便把金焦之遊。作爲罷論。一一的說了。衆美聽了。方始釋然。九空道。我聽得大爺回來了。心跳不止。急念彌陀。只怕大爺身上有什麼不爽快。春桃

笑道。我聽得大爺回來。却不疑及大爺身上有什麼不爽快。只是暗暗地好笑。笑大爺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唐寅道。八娘子料我什麼。春桃道。大爺出門後。我曾向大姊說過。大爺此番出門。是萬分勉強的。雖說有十天八天的停留。據我看來。決沒有多天的停留。至多三五天。便要歸家的。家中放着這一位如花如玉的九妹妹。他怎肯久住客邊。秋香拍着春桃的肩道。八姊姊說錯了。大爺提早回來。便是捨不得你這位如花如玉的八姊姊。唐寅笑道。你們不須互相取笑了。我來口占一首九言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不分高下輕重與新舊。相親相愛到老不相忘。試問世人幾個能消受。口占既罷。呵呵大笑道。大舜做了天子。只有娥皇女英爲伴。我唐寅一介書生。却有你們九位作耦。當今之世。似我這般享受豔福者。莽乾坤能有幾人。休說其他。便是吃一碗粥。也有你們九位姊妹圍坐在一張圓桌旁邊。談談說說。我敢自誇一句。除却我唐寅。誰也沒有這般的豔福。秋香暗暗好笑。余美顏也曾消受這般豔福。只不過他是個女

子罷了。要是男子。只怕大爺知道了。氣一個不可開交。比及晚餐完畢。侍婢們送過手巾。陸昭容又問些路上情形。唐寅道。此行很不寂寞。去時候。兄弟同舟。自然有說有談。回來的時候。又和陸應龍同舟。他是龍。我是虎。適成其爲龍虎同舟。一路杯酒談心。從無錫談至蘇州。談些雖是閑文。卻也奇奇怪怪。聞所未聞。陸昭容道。怎樣的奇奇怪怪。唐寅道。說來話長。待我上了堂樓。到你房中去細談。列位看官。假使陸昭容允許唐寅進他的房。只須唐寅談及桑冲一案。陸昭容一定回想到登門求見的余美顏。很犯些桑冲餘孽的嫌疑。他是一個急性的人。一定要帶着丫環僕婦。下樓去喚余美顏起身。再向他嚴厲詰問。只須他有些言語枝梧。便要着令老婆子領他到下房裏去實行檢驗他的性別。再作計較。那麼便在今夜。余美顏的本相便要破露。也是這件事合該再有波折。不會一破便破。陸昭容聽得丈夫要待進房以後。才肯細細地講給他聽。暗想不妙。丈夫出門數天。水陸往來。未免總有些勞頓。古人云。一行百里者不同房。

「我爲什麼貪着他的閑談。准許他睡在我的房裏。便是規規矩矩。祇不過枕上閑談。然而諸位妹妹。總不免疑及我們這一夜睡的不乾不淨。再者如何對得住九妹。上月他和大爺從東亭鎮省親回來。便令大爺獨睡在能靜樓上。爲着路上勞頓以後。切忌夫婦同房。既經開這先例。今夜便不能獨異。當下沈吟片晌。笑道。好在是閑文野帳。無論那一天都可細談。何必急急在今夜便卽從頭開講呢。大爺你路上辛苦了。這時候又是夜深了。不瞞你說。你若不回來。我們早已進了黑甜鄉裏。你的閑文野帳過一天再講吧。說時。打了一個深深的呵欠。呵欠是有傳染性的。大娘娘打了呵欠以後。八娘娘便接着一個呵欠。三娘娘也打呵欠了。七娘娘也打呵欠了。唐寅笑道。我今天彷彿進了呵欠陣中。其時秋香正張着櫻口。要繼續一個含有傳染性的呵欠。經着唐寅一說。他的呵欠只打了半個。便不好意思再打了。其時丫環僕婦們都掌着燈火。送那一夫九婦登樓。比及到了樓上。唐寅笑向大娘娘道。我還是到你的房裏去休息。

一宵吧。陸昭容正色答道。不行不行。你從風塵僕僕中回來。行蹤才定。大學云。一定而後能靜。請你到能靜樓中去休息吧。說時。丫環們已去開那能靜樓。點上了燈火。便不由唐寅不答應。衆美人把唐寅送到了房門左右。又是羣鶯齊鳴般的。一疊連聲的說道。大爺安處吧。大爺辛苦了。大爺明天會吧。鶯聲停止後。九位娘娘已各歸自己的繡房。是夜能靜樓中。唐寅又消受一夜孤眠的况味。到了來朝。衆美人先後起身。唐寅兀自在能靜樓中酣眠未起。爲什麼起來得遲。這有三樁原因。第一樁。一咫尺巫山天樣隔。一領受孤眠况味時。當然有些輾轉不能入寐。待到深入睡鄉。已是三更時分了。睡得遲。當然起來得也遲。第二樁。舟行勞頓。未免睡得不大貼服。今夜睡在自己家裏。便可博一個美睡。把連夜所欠的睡帳。連本帶利。在今夜的美睡中。一一償清。所以起來得遲了。第三樁。昨天在舟中和陸應龍對酌。飲了一壺又一壺。未免有幾分醺醺。爲着麻醉力的作用。所以入睡以後。睡思更濃。待到日上三竿。任憑鶯鶯聲。竟

喚不回他的美夢。唐寅的美夢未醒。陸昭容趁這機會。把八位美人都請到己房裏。商量一個試驗丈夫的妙計。衆姊妹中。只有秋香不大開口。他的一寸芳心。很不以陸昭容的計畫爲然。但是他倒深信着唐寅。便把任何方法去做試金石。料想唐解元總不會見色迷心。忘却了三寶座前的重誓。唐寅的懺悔前非。大家都以爲不甚可靠。惟有秋香似乎窺見了大爺的肺腑。他以爲大爺雖喜逢場作戲。但是遊戲時候是遊戲。信實時候是信實。怎麼可以聽了老祝奚落之言。便把大爺看得這般沒有價值。他覺得大姊這般試心的方法。未免多此一舉。他又想大姊和大爺做了多年的夫妻。怎麼還沒有窺破大爺的心。自己和大爺。只是兩月的夫妻。却把大爺看了一個真切。那天三寶座前的重誓。句句都是大爺肺腑中流出的話。大姊大姊。你使用這一番計畫。真叫做「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了。秋姑娘不大開口。便是暗暗笑他們的庸人自擾。生有慈悲性的九空三娘娘。在諸美之中。第一個替着唐寅着急。他想大姊

安排的香餌。大爺沒有不一口吞下去的。若要吞。除非是佛菩薩在冥冥之中。默加保佑。所以他們商定了計畫。三娘娘也是難得開口。只把他的櫻脣。一扭一扭的牽動。原來他在那裏默誦佛號。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莫使大爺見色迷了心。南無救苦救難觀自在。莫使大爺加添什麼風流罪。除了三娘娘九娘娘以外。誰都希望着大爺。今天在衆美面前鬧出這笑話。要是鬧出這笑話。大爺一定羞慚滿面。無地自容。大娘娘維持他的威信。當然不許大爺走上堂樓。那時大爺貪了野鶩。失却家雞。失却家雞以後。野鶩可以到嘴。倒也罷了。無如一駝子跌斛斗。兩頭弗着實。野鶩既沒有到嘴。家雞又不許他接近。眼看貶入冷宮的大爺。不須三五天。一定要修了降書。一步一拜的。拜倒在大娘娘的石榴裙下。涕淚交流。自陳罪狀。大娘娘是口硬心軟的人。只須大爺一屈服。還加着諸姊妹幫着大爺。在大娘娘面前苦苦哀求。當然恕他前非。依舊准許他在堂樓上行走了。似這般的恩威並用。一定可把那意馬心猿的大爺。收捉

得服服貼貼。從此見了任何嬌娘。再也不敢起什麼多多益善的心腸。所以大娘娘巧設香餌計。他們雖覺得手腕很辣。但要收服這貪花愛色的人。不得不出於此舉。這倒是一個「一勞永逸」的辦法。二四五六七八娘娘的心理。都是這般。所以很高興的幫着大娘實行今天的香餌計。是真金。是假金。要在試金石上看分明。密議成就以後。陸昭容指派着芙蓉鸚哥兩名丫環。在能靜樓左右探聽動靜。一聽得大爺有起來的聲音。一名丫環。到房中去侍奉大爺盥漱櫛髮等事。一名丫環快快下樓。到丹桂中來報信。吩咐完畢。十八辦金蓮同下了樓梯。都到丹桂軒中來和余美顏會面。這位余妹妹昨夜翻來覆去的睡不穩。挑燈而起。坐待天明。待到小丫頭進房侍奉。余美顏再三的在小丫頭口中。打聽消息。打聽昨夜大爺回來以後。可知道家中有了一位生客。小丫頭回說。大娘娘吩咐秘密。誰也不敢在大爺面前走漏一些消息。他又問究竟大爺見了大娘娘。是否懼怕三分。小丫頭回說。豈但三分。簡直是十二分的懼怕。他

又問大爺見了美貌女子。可要動手動足。有什麼不規則的行爲。小丫頭回說。昔日的大爺。難免有這般的放浪行爲。自從娶了九娘娘以後。大爺已另換了一個樣子。余小姐但請放心。大爺見了你。一定規規矩矩。決沒有什麼輕薄行爲。倘有一些不尊重模樣。你儘可告訴大娘娘。自會責罰大爺。使他以後見了余小姐。只是眼觀着鼻。鼻觀着心。心觀着腳背。再也不敢起什麼邪念。余美顏笑道。我不信你們大爺竟是這般的懼內。小丫頭伸長着頸子。望了望外面。見沒有人走來。然後笑着說道。余小姐。你不知曉。我們大爺怕老婆。怕出了名。外面人不叫他唐伯虎。却叫他唐怕虎。我是不識字的。聽得識字的姐妹告訴我。伯虎和怕虎。相差的只是一些些。怕虎怕虎。便是懼怕着家中這一隻雌老……小丫頭的虎字還未出口。外面的春燕。已奉着大娘娘之命。來請余小姐到丹桂軒相會。據說大娘娘以至九娘娘。都在丹桂軒中。請余小姐快到那邊。有些祕密要言。和余小姐商議。其時余美顏已用過了點膳。聽得相請。便整了整

衣襟。移動小金蓮。去到丹桂軒中和九位美人相見。見面後。略說幾句套話。彼此都坐定了。余美顏先問起唐解元可曾起身。陸昭容道。他若起身。我們便不能在這裏開什麼祕密會議。只爲他昨天在舟中多飲了幾杯酒。更兼路上辛苦了。所以日上三竿。他兀自好夢未醒。趁這機會。我們便有祕密商量的餘地。余妹妹。今天便要相煩你做我們大爺的試金石了。余美顏沉吟片晌。面上很露出爲難的樣子。陸昭容道。余妹妹。你作何思量。余美顏道。大嫂。我想和大爺相見。無論如何。總是不大穩便。小妹是個膽怯的人。從來不會和什麼男子單獨相見。昨夜爲了這件事。半夜不會合眼。大嫂。我只好辜負你了。實在沒有這膽量。和你們大爺相見。說時。僂傍着陸昭容。做出一副害怕的樣子。陸昭容沈着臉道。余妹妹。你是讀書明理的人。總理會得一與朋友交。言而有信。我們請你做一次試金石。已蒙你一諾千金。怎麼到了臨時。忽又翻悔起來。余美顏道。大嫂。責備得很是。小妹也知信約爲重。極想力踐前言。無奈女孩兒家。生就

一個鼠子的膽。實在鼓不起這一股勇氣。謹告大嫂。以及諸位嫂嫂。情願你們罵我一個無信的女子。一個悔約的女子。要我單獨和大爺相見。簡直惴惴於心。看來我和諸嫂的緣分是很薄的。」「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所。」「趁着大爺沒有起身。小妹只好告辭了。說時。正要抬身。却被陸昭容按住他的肩頭。強他坐下道。余妹妹。你假使要告辭的話。那天便該告辭。你既在我們家中住了兩夜。又承你允許我的要求。已肯暫時相屈。做一回試金石。那麼無論如何。便不能放你輕易出門了。你說與我們緣分淺薄。這句話我卻不肯相信。你以為昨宵房門已閉。大爺忽然回來。這便叫做緣分淺薄麼。余妹妹但請放心。我陸昭容可以做得緣分的主。任憑你做了試金石以後。試得破大爺。或者試不破大爺。我總有法子。教大爺暫在書院裏住這九天。我們九姊妹依舊可以教你余妹妹捱着日子。輪流在我們房中伴宿一宵。這個便宜。我陸昭容無論如何一定不肯放棄的。可恨我們九姊妹三縉梳頭。兩截穿

衣。做人家的娘子。做的膩煩了。要換一個花樣頑頑。閉了房門做丈夫。有你這妙人兒在我們旁邊喚大爺二爺以至九爺。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們怎肯失諸交臂呢。昨夜你在我房中。攏總沒有喚得幾聲大爺。我們的大爺便回來了。這是緣分中的挫折。不是叫做緣分淺薄。只須暫停數天。依舊可以重整前緣。恩恩愛愛的在房中以爺們相呼。使我們佔得些乾便宜。說時。笑向諸美說道。諸位妹妹。你們沒有領略過閉了房門以後的消魂時刻。昨宵才閉房門。我便老實不客氣的做出那丈夫模樣。輕輕的向余妹妹喚一聲娘子。時候不早了。那知情識趣的余妹妹。低喚一聲大爺。尊重一些。我聽到這六個字。每一個字裏面有一個勾魂使者。真叫做「我見猶憐。何況老奴。」可惜消魂伊始。便起了一個挫折。樓下傳言。說什麼大爺回來了。余妹妹便嚇得發抖。急於下樓。我領略了這消魂趣味。怎肯就此罷休。不但是我。只怕諸位妹妹同有這般的心思。大家聽了大娘娘的話。除却秋姑娘。誰都聽得津津有味。都說有趣有趣。

我們一定也要做過一回喬丈夫。才肯放余妹妹出去。余美顏道。承蒙諸嫂的深情厚意。小妹最好夜夜的喚你們做丈夫。若不是唐解元回來。小妹決不忍捨着諸嫂而去。陸昭容道。我請你放心。我請你一百二十個放心。你和我們大爺相見。我們都在門背後監視大爺。稍有不規矩之處。你只輕輕喚一聲諸位嫂嫂。我們便立刻前來解紛。大爺再敢無禮麼。況且大爺也不是這般的急色兒。他便有情於你。也不過在言語和文字之中。向你勾引。或者寫幾句平頭詩。或者替你描一幅美人容。他的調情。不過如此罷了。只須你得了他的調情證據。那麼試金石的大功已成。我們諸姊妹都是很感激的。春桃也幫着說道。這些輕而易舉的事。你難道也要拒絕麼。又不要你和大爺怎樣的相依相偎。只不過借着書畫上面。試試大爺的心。你請他題一首詩。看他可把你的名字。嵌在平頭。你請他繪一幅美人。看他可把你的面貌寫入畫圖裏面。這幾句話。說得比大娘娘更顯明了。旁人聽了不打緊。惟有九娘娘的粉頰上。泛着兩朶桃

花忽的鸚哥來報告道。樓上有了聲息。大爺已在起身了。陸昭容忙向余美顏說道。余妹妹附耳過來。我把妙計傳授與你。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大風起於蘋末。掀天動地之事。往往發生於閑文野帳之中。然則閑文野帳。其不可忽視也審矣。九美伴一喬女子。桑冲餘孽。近在肘腋。倘使大娘娘肯一聽。乃夫所述之閑文野帳。未有不憬然夢醒者。今也不然。唐寅欲述此關係重大之閑文野帳。而大娘娘云。閑文野帳。何日不可談。何必急急。似此拒絕良言。得毋愚乎。或曰。此非大娘之愚。乃作者筆端之狡獪也。苟使唐寅一返家中。而喬女子卽行破露。則用筆直率。減少本書精神。故以昭容之愚。遂使文字上多一曲折。正如海上三神山。舟欲近之。又被大風吹退也。

九美之中。作者獨袒護秋姑。大娘定計。贊成者居多數。而秋姑獨腹誹之。且深知唐寅必不失敗於試金石之下。尤與衆美心理不同。蓋衆美之料唐寅。

以昔日之唐寅爲標準。而秋姑之料唐寅。則以今日之唐寅爲標準也。八美皆愚。而秋姑獨智。真不愧爲九級浮圖之首一級也。正續四傑傳。所寫之美人至多。而字裏行間。總有一獨冠羣芳之秋姑在。作者之推戴秋姑也至矣。「得便宜處失便宜。」事實之顯著。無有如陸昭容之欲作喬丈夫者。其言曰。「教余妹妹捱着日子。輪流在我們房中伴宿一宵。這個便宜。我陸昭容無論如何。不肯放棄。」我讀至此。幾欲失笑。果如卿言。堂樓上之便宜。都被喬女子佔盡。卿所謂佔便宜者。正以便宜被佔於人耳。世之喜佔便宜。盡以陸昭容爲前車之鑒乎。

八美之中。春桃總不脫婢女腔。趨附大娘。而以含譏帶諷之論調。對付秋香。我讀至此。又不禁爲秋姑不平。

無垢道人原著

二版出版書

許理 整理 塵父

八仙得道傳

集中古今軼聞 詳述民間故事

歷叙八仙得道前後經過：及種種困苦情形

可抵二十部武俠小說 有八百餘件歷代祕史

- 呂純陽如何得道？ 如何三戲白牡丹？ 如何被狗咬？ 如何背寶劍？
 - 鐵拐李如何得道？ 如何會變醜乞丐？ 如何救孝子？ 如何護田螺？
 - 韓湘子如何得道？ 如何到蘭闈救叔？ 如何施甘霖？ 如何除蠱蛟？
 - 何仙姑如何得道？ 如何搭救呂純陽？ 如何受磨折？ 如何殺淫婦？
 - 尚有其他一切神仙及與神仙有連帶關係的故事 如
 - 孟姜女前世何人？ 如何匹配萬喜良？ 如何受摧殘？ 如何變銀魚？
 - 東方朔如何偷桃？ 如何頭落再生頭？ 如何殺龜精？ 如何尸石路？
 - 張天師如何治鬼？ 如何得住龍虎山？ 如何被鬼迷？ 如何放妖魔？
 - 海龍王如何出身？ 二龍因何而搶珠？ 如何鬧天宮？ 如何受讚貴？
- 以上種種故事，雖說三頭二年，亦不能說完全書

請看本書 便知其中曲折情形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出售

全書八册二十萬言 裝一錦盒實價七元 特價四元 購書一部贈了雲先彩色八仙立軸一幅

第三十二回 評顏色合喚白頭公 認眉痕懷疑紅粉女

陸昭容聽說大爺業已起身。便教余美顏附耳過來。傳授他的錦囊妙計。只須如是如是。這般這般。出於昭容的口。入於美顏的耳。美顏當然許可了。計議已成。九美自回九成堂上。專候大爺下樓。且說能靜樓上的唐解元。一覺黃梁乍醒。三竿紅日高升。他推枕起坐。知道時候已不早了。這時候沒有時鐘。却有日規。把日規測一下日影。已在巳初時分。他便自覺好笑道。這一認的美睡。直睡到這時才起。幸而睡在能靜樓中。否則只怕這些時候還不及起身咧。他在昨夜上岸時。只爲連日欠眠。又多飲了幾杯酒。本覺得有些辛勞的模樣。自經這酣暢的睡眠以後。頓覺得精神舒暢。疲勞全忘。輕輕的喚了一聲大娘。你昨宵指派我孤眠獨宿。我很有些抱怨於你。以爲你自己不要我陪伴。合該派遣我到其他娘子的房中去住宿。爲什麼要我住在能靜樓中。你敢是存着三分妬意麼。到了今天。這三分妬意。竟增添我一倍精神。若不是大娘的調度得宜。我

怎能夠身子健全。一輩子無病無痛。昔人說的好。一到老方知妬婦功。我唐寅「未老已知妬婦功。」想到這裏。一時忘形。隨口道一句。大娘大娘。你的功勞不淺也。門外探聽動靜的兩名丫環。聽得房中有聲。一名鸚哥。忙到丹桂軒中大娘面前去報信。一名芙蓉。便把指尖扣扉。聽得大爺拔去門門。喚了一聲進來。才敢推門而入。唐寅笑道。今天起得遲了。娘娘們都已下了樓麼。芙蓉道。早已下樓。在九成堂上款待一位女客。唐寅道。女客是誰。芙蓉道。大爺。你想想誰。唐寅道。常來的是祝大娘娘。但是已到廣東去了。其他想是天庫前的文大娘娘。文二娘娘。芙蓉搖頭表示否決。唐寅道。不是文解元的宅眷。定是周解元的內助了。不過這幾天來。沒有聽得周大娘娘要到蘇州來啊。芙蓉取了面盆出房。且走且說道。也不是周大娘娘。唐寅急問道。不是他。是誰。芙蓉道。且待捧了臉水上來。再向大爺告稟。唐寅滿腹懷疑。猜不出女賓是誰。直待芙蓉送了臉水進來。才向他細問情由。芙蓉的一口對白。又是陸昭容預先教就。芙蓉道。

這是大娘娘的表妹。張雋英。張大小姐啊。他是一位才貌雙全的千金小姐。大爺你不聽得大娘娘說起麼。唐寅聽說張雋英三字。便憶起陸昭容確乎有這一位表妹。不過久居京師。和陸昭容疏隔已久。記得去年春間。文衡山還沒有定親。大娘娘曾向我說起。他有一位才貌兼全的表妹張雋英。可惜住在北京。久疏音問。不知道是否待字閨中。便是待字。我也不能作媒。只爲南北相隔數千里。我舅父張適聲。止有這一位愛女。未必肯嫁到蘇州來。假使我表妹也住在蘇州。他和文家叔叔。正可算得一對璧人。我這大媒。倒有幾分把握。唐寅正在默想時。又聽得芙蓉說道。這位張小姐。真正是一個出色人物。無論做詩作對。彈箏着棋。他是件件皆會般般都精的。所以九位娘娘沒有一位不佩服他。唐寅正在漱口。不能說話。趕緊吐去漱口水。便問芙蓉道。你這句話。講得奇怪。張小姐恰才到來。你怎會知道他有這許多本領。芙蓉道。大娘娘沒有說起麼。大爺動身的後一天。張小姐便到這裏來的。只不過沒有住宿。從今天起。大

娘娘便要接他到這裏小住。住在樓上是不方便的。丹桂軒的旁落。是二爺住過的。昨天打掃潔淨。預備張小姐在那邊住宿。唐寅道。原來如此。大娘娘昨夜沒有向我說起。料想爲着我在路上辛苦了。要我早早安處。所以不把瑣事向我來絮聒。那時唐寅毫不懷疑。自己的娘子接一位女親戚來暫住。這是不成問題。他那裏會得想到張雋英便是余美顏。余美顏便是一個無端上門的怪客呢。他又向芙蓉問道。你看這位張小姐的才貌。比着我們九娘娘如何。芙蓉道。大爺出了一個難題。我是一個粗使婢子。怎懂得兩位的才情。誰高誰低。唐寅點了點頭道。你不懂得才情的高低。你總懂得面貌的上下。畢竟我們九娘娘。比着張家大小姐的面貌。誰強誰弱。芙蓉道。丫頭是一個粗人。只怕說的不對。唐寅道。你姑妄言之。我姑妄聽之。快快說給我聽。芙蓉道。丫頭看來。張小姐和九娘娘。一個八兩。一個半斤。端的無分上下。不辨重輕。唐寅搖了搖頭道。我不信他會得和九娘娘的面貌差不多。其時芙蓉正執着木梳。和唐寅理髮。笑

道。大爺。你不信。我便可以不說。恰才一搖頭。險把木梳的齒。碰痛了大爺的頭皮。唐寅見芙蓉不說。又覺得心頭痒痒的。便道。我不搖頭。你說你說。於是芙蓉一壁梳髮。一壁品評他倆的面貌道。我爲什麼說一個半斤。一個八兩呢。論他倆的眉清目秀。一個半斤。一個八兩。論到一笑兩個酒渦兒。一個半斤。一個八兩。論到身段的娉娉婷婷。一個半斤。一個八兩。論到潔白的皮膚。一個半斤。一個八兩。論到伸出手來十指尖尖。一個半斤。一個八兩。唐寅道。芙蓉。你要換一個名字了。芙蓉道。換什麼。唐寅道。你和鸚哥的名字。都是我取的。鸚哥是能言的鳥。芙蓉也是善鳴的禽。現在你的名字。須得換着一個鳥名相呼。芙蓉道。不喚芙蓉。難道也喚我鸚哥麼。唐寅道。你不配喚鸚哥。你只配喚白頭公。芙蓉道。這個名字我不要。我年紀輕輕。又沒有白髮。怎麼喚起白頭公來。唐寅笑道。既不是白頭公。你怎麼滿口的半斤八兩呢。芙蓉聽了。也自好笑起來。梳櫛已罷。芙蓉又侍奉着主人用那早點。唐寅一壁吃點心。一壁心頭懷疑。不信張雋英

的姿色。竟會和秋香並駕齊驅。當下又向芙蓉盤問道你的說話。我總覺得疑信參半。九娘娘和張小姐又不是一母雙胎的孿生姊妹。難道真個無分上下。不辨重輕。芙蓉道。我是個粗人。我的說話。算不得準。不過大爺問我。我不好不答罷了。你不要笑我白頭公。據我粗人的眼光看來。端的是一個半斤。一個八兩。除非是裙下的一對金蓮。唐寅正吃着碗內的湯糰。吃了三個。覺得夠了。正待把箸放下。忽聽得芙蓉這般說。可見兩人相比。未必處處相等。秋香的裙下雙鈎。在那桃塢九美之中。推舉第一。又纖小。又輕盈。休說吳門女子。誰都比不上他。便是著名小脚的維揚女郎。也沒有人勝過了秋香的凌波微步。料想這位張雋英般般比得上秋香。但在金蓮上面。他一定要失敗了。於是起勁的問道。比着九娘娘究屬如何。芙蓉道。一經比較。張小姐欠了三分。唐寅大喜道。幸而他欠了三分。這便不是一個半斤。一個八兩了。張小姐欠着三分。便是九娘娘多了三分。可見一個半斤的要加上三分。一個八兩的要減却三分。無論

如何。張小姐總比不上我們的九娘娘。於是待要放下的筷子。重又舉起。吃了第四個的湯糰。碗中只剩着一個了。手中的筷子。還不肯放下。只爲聽得秋香占了優勝。他的胃口也開了。大有欲吃第五個之勢。誰知芙蓉忽問道。大爺。究竟你說金蓮是大的好。還是小的好。唐寅道。自然是小的好。九娘娘勝過了張小姐。便得力在這一雙金蓮上面。芙蓉笑道。那麼大爺纏誤了。我說的欠着三分。便是說張小姐的金蓮。比着九娘娘小着三分。這個三分。是金蓮上的三分。不是半斤八兩上的三分。怎說九娘娘勝過了張小姐。唐寅聽了方才恍然。原來這三分是指着長短而言。不是指着輕重而言。我把三分在半斤八兩上去加減。真個「冬瓜纏到茄門裏」去了。但是恍然以後。不覺嗒然。本要吃的第五個湯糰。他便把筷子在碗上一擱。放着不吃了。在這當兒。鸚哥上樓相請。說是奉了大娘娘之命。請大爺下樓去會見這位新從北京來的張雋英小姐。唐寅慢吞吞的答道。知道了。稍停片刻。我下樓和他相會便是了。唐寅爲什麼慢

吞吞的回答。只爲聽說張小姐勝過了九娘娘。他心中早有八九分不快。假如秋香勝過了張小姐。他便要立刻下樓。和這位張雋英小姐相見。見面之後。自己面上生光。只爲張小姐雖然美麗。相形之下。總不如我們的秋姑。可見秋姑的美。要算「無出其右」的了。鸚哥去後。唐寅歎了一口氣道。同是一名青衣。芙蓉遠不如鸚哥。芙蓉聽了不服。向大爺請問緣由。唐寅道。三月初四日。我也是睡在能靜樓上。起身略遲。家中到了幾位女客。我在下樓之先。曾問鸚哥。這許多女客。和我們九娘娘孰美。鸚哥說。周大娘娘。王秀英。文大娘娘。杜月芳。和我們九娘娘。在許多女賓裏面。可以算得鼎甲三人。我說。既稱鼎甲。究竟誰是狀元。鸚哥說。若論狀元。只有我們九娘娘。他們雖美。只算得是榜眼探花。這幾句話。便見得鸚哥的眼光不凡。後來我和他們相見。鸚哥的品評。一些都沒有錯誤。你不見九娘娘房裏掛的一幅桃塢三結義的圖麼。他們雖美。總美不過我們的九娘娘。若照着你的品評。九娘娘和張小姐爭起女狀元來。狀元便要

讓給張小姐了。這是斷然沒有的事。多分你眼花撩亂了。芙蓉道。大爺又來埋怨我了。我早向大爺說的。我是粗人。我的說話算不得準。唐寅道。確是粗人。若不是粗人。怎會這般的不好歹。芙蓉道。旁的說話。算我是說錯了。若說張小姐的金蓮。比九娘娘減着三分。這是不能瞎說的。唐寅道。你的眼睛。不是工部營造尺。怎會一見之下。便知道張小姐的金蓮。比九娘娘小着三分。這也是你的瞎說。芙蓉道。大爺原來不知。我們九位娘娘。眼見張小姐的金蓮瘦小。都會和他比過一下子。比來比去。總沒張小姐這般的三寸不足。二寸有餘。便是長短和張小姐差不多。也沒有張小姐這般菱角也似的纖瘦。蓮瓣也似的輕盈。總算九娘娘的金蓮。和張小姐一般纖瘦。一般輕盈了。然而美中不足。比張小姐長着兩三分。那便比了下去。這是九娘娘自己說的。大爺不信。可問九娘娘。唐寅道。九娘娘是一個謙謙君子。人家的金蓮。便比着他大。他總說是自己脚大人。家脚小的。你不但是一個粗人。也是一個愚人。怎麼把九娘娘的客氣

話。信以爲真。芙蓉聽了。又不服起來。要是他在大娘娘面前。便是不服。也只好「敢怒而不敢言。」唐寅是一位好好先生。家中僕婢人等誰都不怕他的。所以芙蓉今天便和他辯論起來。芙蓉道。大爺如不信。容易辨別分明的。你下樓的時候。不妨隨帶着畫案上的一根玉尺。你量了九娘娘的腳寸。再去量那張小姐的腳寸。畢竟誰短誰長。自有那不開口的玉尺作證。唐寅道。胡說。張小姐的金蓮。我怎好去用玉尺衡量。幸而張小姐不在面前。要是不然。你吃了嘴巴。做主人的還得替你謝罪。芙蓉笑道。這算是丫頭說錯了。但是可用旁的法子。好在張小姐便住在我們這裏。過了一天。丫頭向他告借一隻弓鞋。只說九娘娘要博取他的鞋樣。借得以後。大爺便可教九娘娘試穿一下子。假如穿着嫌寬。便是張小姐的金蓮大於九娘娘。假如無法穿上。這便是九娘娘的金蓮大於張小姐。唐寅正待答言。鸚哥便上樓來催促道。張小姐很恭敬的在九成堂上等候大爺相見。大娘娘說。大爺再不下樓。便是慢客了。唐寅笑道。你且下樓。

我略整衣巾。便卽下樓來。決不遲延的。於是鸚哥轉身出房。走到房門口。兀自回頭叮囑道。大爺便卽下樓。不要教我三次登樓。請你這位諸葛亮。唐寅自言自語道。這小丫頭會討便宜。我做了諸葛亮。難道他是一位三顧茅廬的劉皇叔麼。於是唐寅也不再遲延了。把衣巾整理已畢。便卽啓步下樓。列位看官。前四傑傳中的唐寅。和續四傑傳中的唐寅。已另換了一個樣子。昔日的唐寅。借着風流放誕。避那寧王宸濠的注目。假使知道有一位閨秀。勝似自己的娘子。那麼隔牆果子分外的甜。也不待鸚哥兩度登樓相請。早已飛也似的下樓去了。現在的唐寅。一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一夫九妻。於願已足。九級浮屠。已造到最上的一級。所有風磨銅定風珠這一類寶物。都在第九級的塔頂上面。他當然心滿意足了。況且他又當着陸昭容面前說過的。從此以後。斷絕了「得隴望蜀」的心。休說人間女子。不在他的心上。便是天仙下凡。也不能牽動他的眼光。所以他聽得張小姐到來。並不要急於一看。聽得張小

姐勝過了秋香。他益發不願意看了。無奈大娘娘催逼的緊。也只好下樓去接見這位女賓。到了遮堂門後。輕歎一聲。分明打一個照會。表示着鄭重的態度。陸昭容聽得丈夫的聲音。忙卽離座。來到門後。向唐寅說道。我的表妹張雋英來了。昨夜爲着你路途辛苦。沒有向你說。今早。待要告訴你。你又不曾起身。現在我表妹便坐在外面。他是個才貌無雙的女郎。我特地來介紹與你相見。又輕輕的叮囑道。你見了他。休放出不穩重的模樣。惹人家在背後譏評。唐寅笑道。昔固有之。今則不然。請放心便是了。於是陸昭容陪着唐寅。來見這位西貝的表妹。指着唐寅說道。這便是拙夫。張雋英早已站着恭候。一經介紹。便深深的檢衽。輕喚一聲表姊夫。唐寅答禮不迭。也喚了一聲妹妹。彼此互談幾句。欽仰的套話。九位娘娘的目光。都向着他倆注視。尤其大娘娘。看這位風流放誕的夫君。見了張雋英。可有什麼失魂落魄的模樣。誰知不然。唐解元見了張雋英。只是態度如常。既沒有「眼花撩亂口難言」。也沒有「魂靈兒飛去半天」。

「轉是託名張雋英的余美顏。見了唐寅。反而有些不自然的態度。說話時候。眼看着鼻子。眼皮都不敢一抬。說話的聲音。有些帶顫。似乎是驚慌的模樣。陸昭容很有些好笑。笑他太膽怯了。當着這許多人。不見得大爺把他一口吞下。爲什麼膽小到這般地步。唐寅見他這般的拘束。也有些奇怪。從來北地胭脂。個儻的實居多數。不比南方的閨秀。膽小如鼷。動不動便是羞人答答。唐寅問他的說話。他回答的時候。輕的如蚊蟲叫一般。這位北方美人。太不儻了。太有南方化了。便是南方美人。似他這般拘束的。也是寥寥罕見。陸昭容看出了丈夫遲疑的模樣。便道。我這位表妹。怕見面生男子的。見了便要抬頭不起。自古道。『一朝生。兩朝熟。』以後見面。大概不會這般矜持了。唐寅笑道。張妹妹不嫌怠慢。這裏便和自己家庭一般。無庸生疎的。又回頭向九美說道。聽說張妹妹是當今的才女。你們儘可請他指教指教。才女臨門。這是非常的榮幸。又向張雋英呵了呵腰道。再見再見。說罷。便到外面書房中去了。到了書房中。獨

坐在圈盤椅子上。把方才的眼光一瞥。默默推敲。覺得這位北方美人。姿色確乎很好。但要勝過秋姑。只怕未必。南方美人以柔媚勝。北方美人以倜儻勝。恰才見面的時候。他若脫卻了兒女子態。很大方的和我問答。那麼不失卻北地胭脂的特長。或者還可與秋姑相比。他見了我。偏偏有這不自然的羞縮態度。失却了北方美人的特長。在這分上。他比着秋姑。無論如何。總差着一些。再者。還有可疑之處。他既然怕見男子。見了便要抬頭不起。他就是一個守身如玉的女子了。但我幾年來。隱於好色。旁的學問沒有增長。鑒別羣芳的眼光。卻增添了不少。究竟是花是蕊。經我唐寅鑒別之下。可以十得八九。方才這位張小姐。我見他眉雖秀而不緊簇。眼雖媚而近流蕩。正似西廂記上描寫破瓜以後的鶯鶯。叫做「春山含黛。秋山凝眸。都休。」可見他已非處子身了。既非處子身。爲什麼偏會假惺惺。見了我。便即抬頭不起呢。況且我看他這副神氣。不是見我羞。竟是見我懼。眼光偶和我的眼光相觸。他便轉睛逃避。而且聲細而顫。

完全是懼我的模樣。我有什麼可懼呢。休說我懺悔綺業。今吾已非故吾。便是
佻健依然。放誕未改。也不會當着許多人。調戲這位難得上門的女賓。況且這
位女賓。又是大娘的親戚。他也該知我「投鼠忌器」。懼什麼。怕什麼呢。唐寅
想到這裏。益覺疑雲疊疊。尤其是對於他的裙下雙鈎。有些委決不下。只爲他
的湘裙束得並不掠地。所以窄窄金蓮。已被唐寅看了一個透澈。他對於婦女
的纖足也曾下過一回研究工夫。他有一種小品。叫做「金蓮佳話」。對於幾
處著名的小脚。都曾繪圖貼說。辨別源流。如南直隸的揚州小脚。山東的膠東
小脚。山西的大同小脚。尤其考證的詳詳細細。明明白白。憑他的眼光。認得出
這對小脚。確是大同脚中的雋品。倘逢瞭脚會。一定可以爭得一名首選。無怪
秋姑自愧不如。但是張雋英不是大同人。怎會裏成這大同風味的蓮翹呢。爲
着這幾層疑慮。他便要轉到九成堂的後面。到那裏去偵察一下。他便躡着脚
步出那書房。正走得沒多幾步。忽聽得有人拍手笑道。子畏做什麼。在自己家

中也是這般的鬼鬼崇崇。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含三分妬意。添一倍精神。此十字格言。可懸爲合歡床畔之「床右銘」。

提及張雋英。偏回顧到去年春間之文徵明親事。可謂脈絡貫通。

鸚哥芙蓉皆善鳴之珍禽也。以此名婢。其婢之口才可知。四傑傳中既有鸚哥之推舉秋姑。續四傑傳中又有芙蓉之推舉雋英。而且同在能靜樓中作品評語。行文有意犯複。而獨不覺其複。其關鍵悉在唐寅之一喜一慍。聞鸚哥之言而欣欣。聞芙蓉之言而怏怏。或所謂「彼一時此一時」歟。

白頭公之喻。可謂想入非非。吾在夏日立綠蔭下。聞白頭公聲聲道半斤八兩。往往聯想及能靜樓上芙蓉之語。小說中有閑閑着筆。而深入人之腦蒂者。此類是也。

唐寅吃湯糰。與四傑傳中之王本立吃立湯糰。遙遙相對。王本立之湯糰。吃

剩無餘。唐寅之湯糲。獨留一個。而均與秋香有關係。尤爲巧妙。桃塢三結義圖。卽掛在秋香房中。此補前文之所未及者。讀者亦僅以閑筆視之。孰知引起下文之波瀾乎。以閑筆作爲伏案。可謂「裁縫滅盡針線跡」矣。

唐寅一見喬女子。便懷疑慮。風流教主之眼光。自與尋常人不同。我爲喬女子危矣。

程小青新著

霍桑探案外集

中國偵探小說第一部成功作品

程先生之偵探小說，全國無人能與之頡頏，著作界中，稱爲東方柯南道爾，（其筆下所產生之霍桑，也成爲東方福爾摩斯）所著無不風行全國。本書爲其最近之傑作，共計十六長篇，約六十餘萬言，內容精警，處處引人入勝，筆法緊湊，佈局嚴密，時而疑陣四佈，時而枝節橫生，忽急忽緩，忽隱忽現，恍惚迷離，不讀完全書，端難推測其全案癥結之所在。

上海四馬路大衆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大厚裝錦盒定價四元八角 三元二角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5240B



1615569